

书剑恩仇录之三



誤打鐵胆庄

书剑恩仇录之三

误打铁胆庄

原著 金庸

改编 郑明之

绘画 亚非 吴恺

永龙 晓明



扫描制作 小陆飞刀

安徽美术出版社



三女泉山恩險許

五胆將許吳

【内容提要】本集主要描写红花会群雄得知奔雷手在铁胆庄被捕，误认为是周仲英出卖，遂奔赴铁胆庄为四哥报仇雪恨。经过一场扑朔迷离的格斗之后，群雄进入灵堂，见到周仲英爱子棺木，方知错怪了周老英雄。镖行贼子童兆和见离间之计未遂，于是纵火将铁胆庄烧成白地。周仲英深明大义，前嫌尽释，携女儿周绮随同群雄前去救助文泰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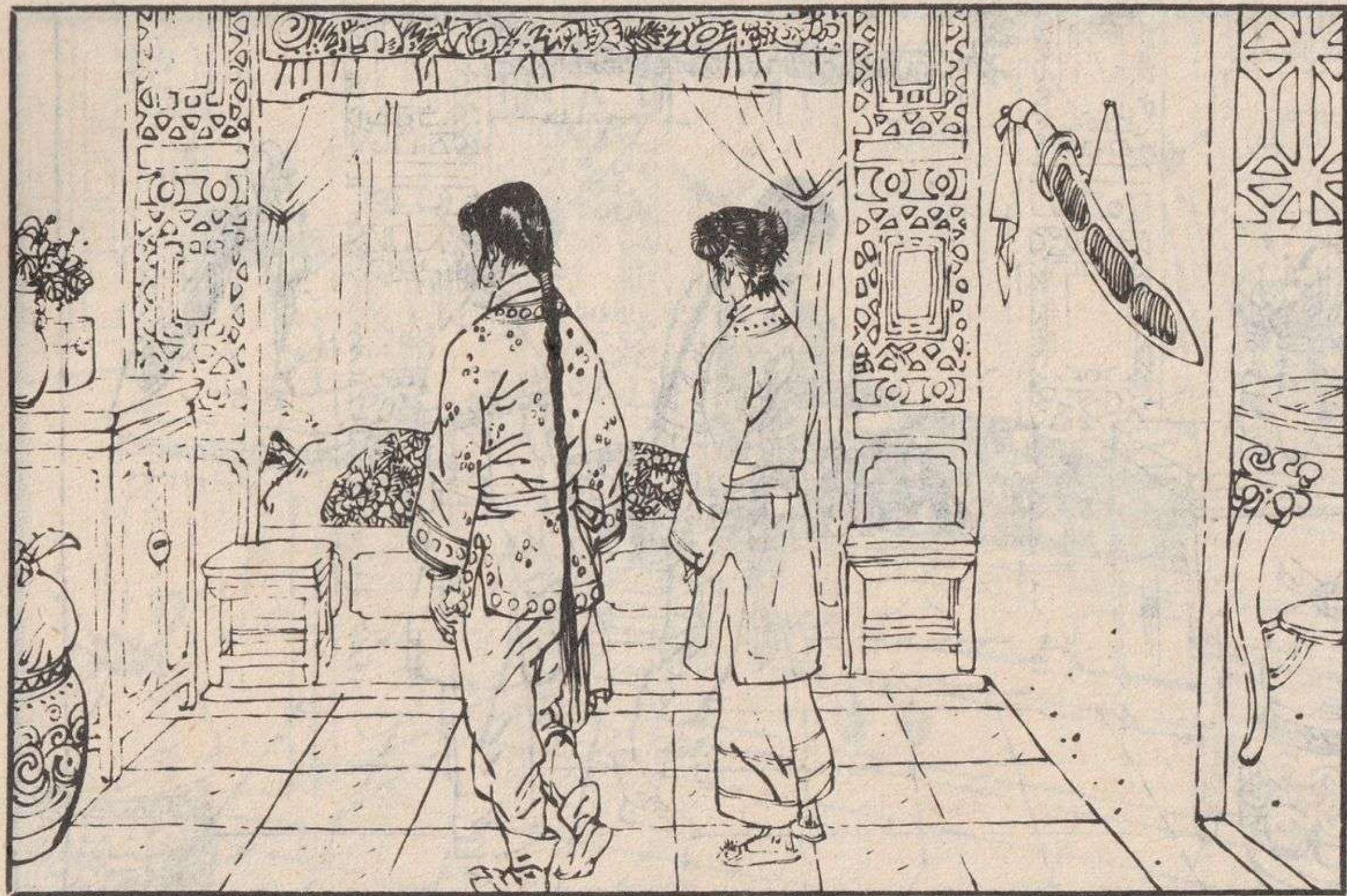
林淵出木美謝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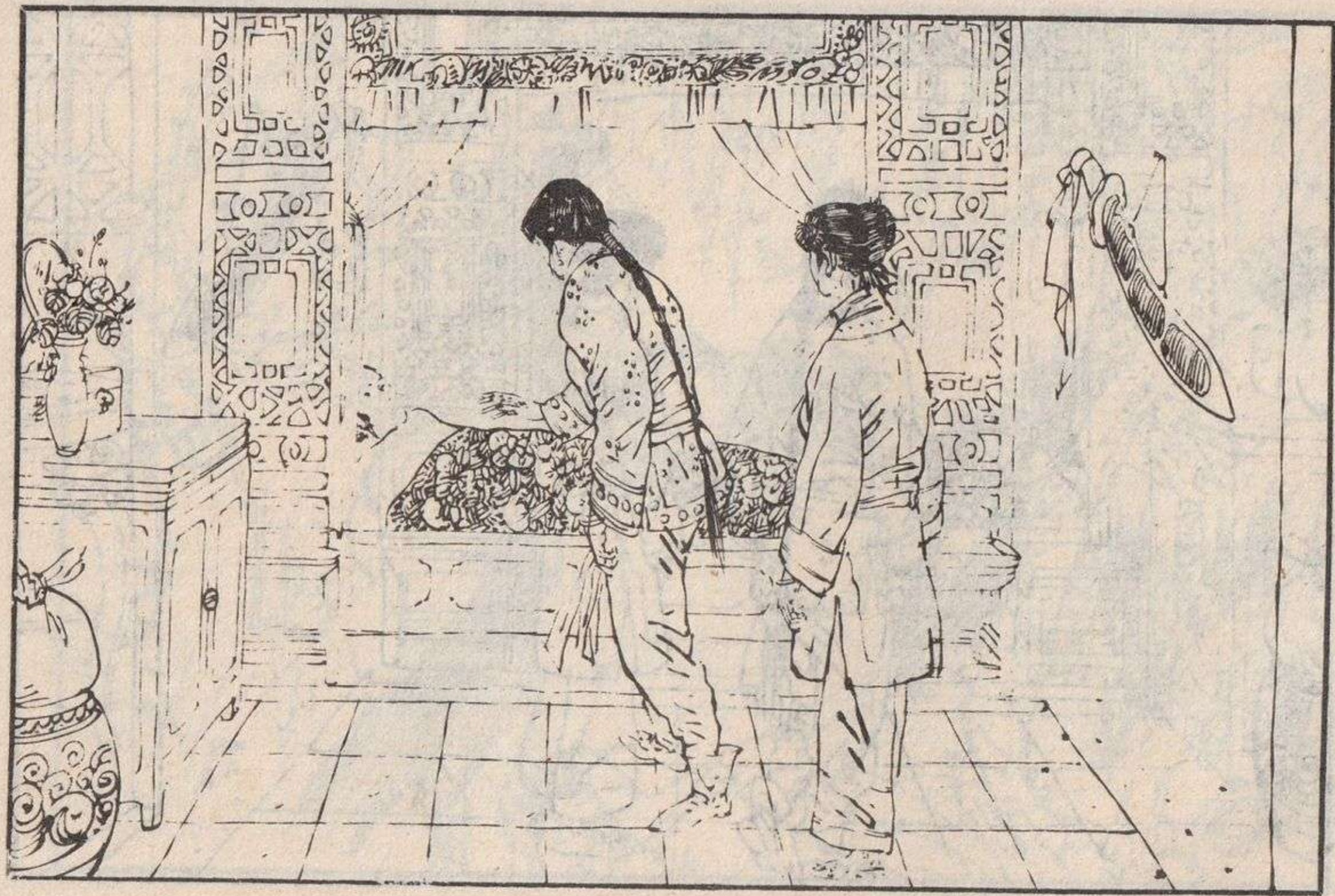
1 上集说到骆冰自丈夫被捕之后，又被余鱼同滋扰，十分气恼，径自骑马离去。仰看北斗，她辨明了方向。向西可去会合红花会群雄，向东则能暗随被捕的丈夫。但想到自己身上有伤，势孤力单，怎能去救人？伤心之下，任由坐骑信步走出七八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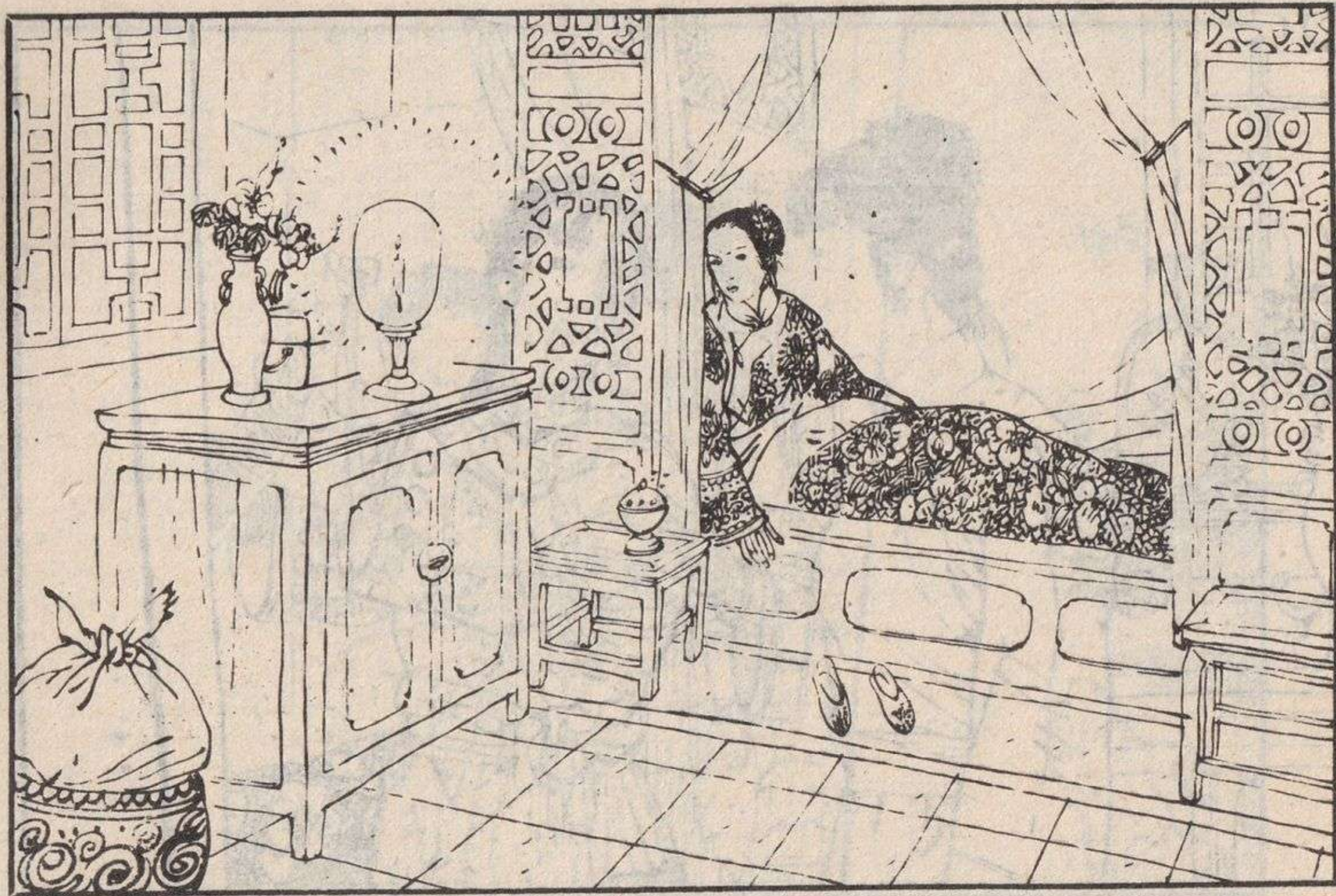
2 她十分疲惫，只好下得马来，在一处矮树丛中睡了。夜里忽然身上烧得火烫，口干舌燥，迷迷糊糊，第二天病势更重，想挣扎起身，一坐起就头痛欲裂，眼前一花，晕了过去。



3 也不知昏睡了多少时候，听得有人说道：“好了，醒过来啦！”她缓缓睁开眼，见一位少女站在面前。骆冰一凝神，发觉是睡在床上被窝之中，房中布置雅洁，象是大户人家，知是自己被救，心中顿生感激之情，问道：“请问姑娘高姓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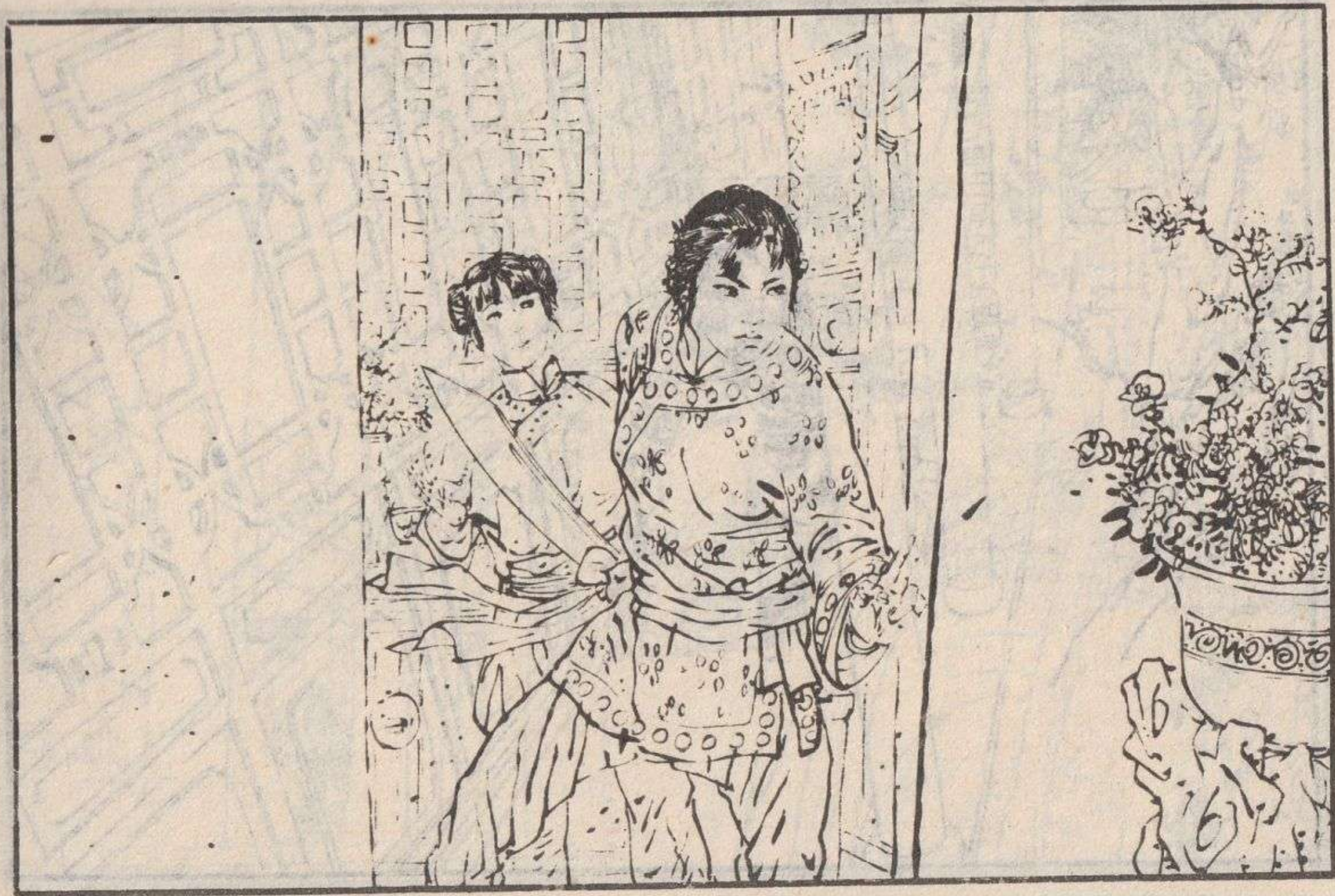
4 那少女脸色微黑，浓浓的眉毛，十八九岁年纪，见她醒来，显得十分喜欢，对骆冰道：“我姓周，你再睡一会儿，待会再谈。”然后又吩咐身旁丫环拿小米稀饭给这位奶奶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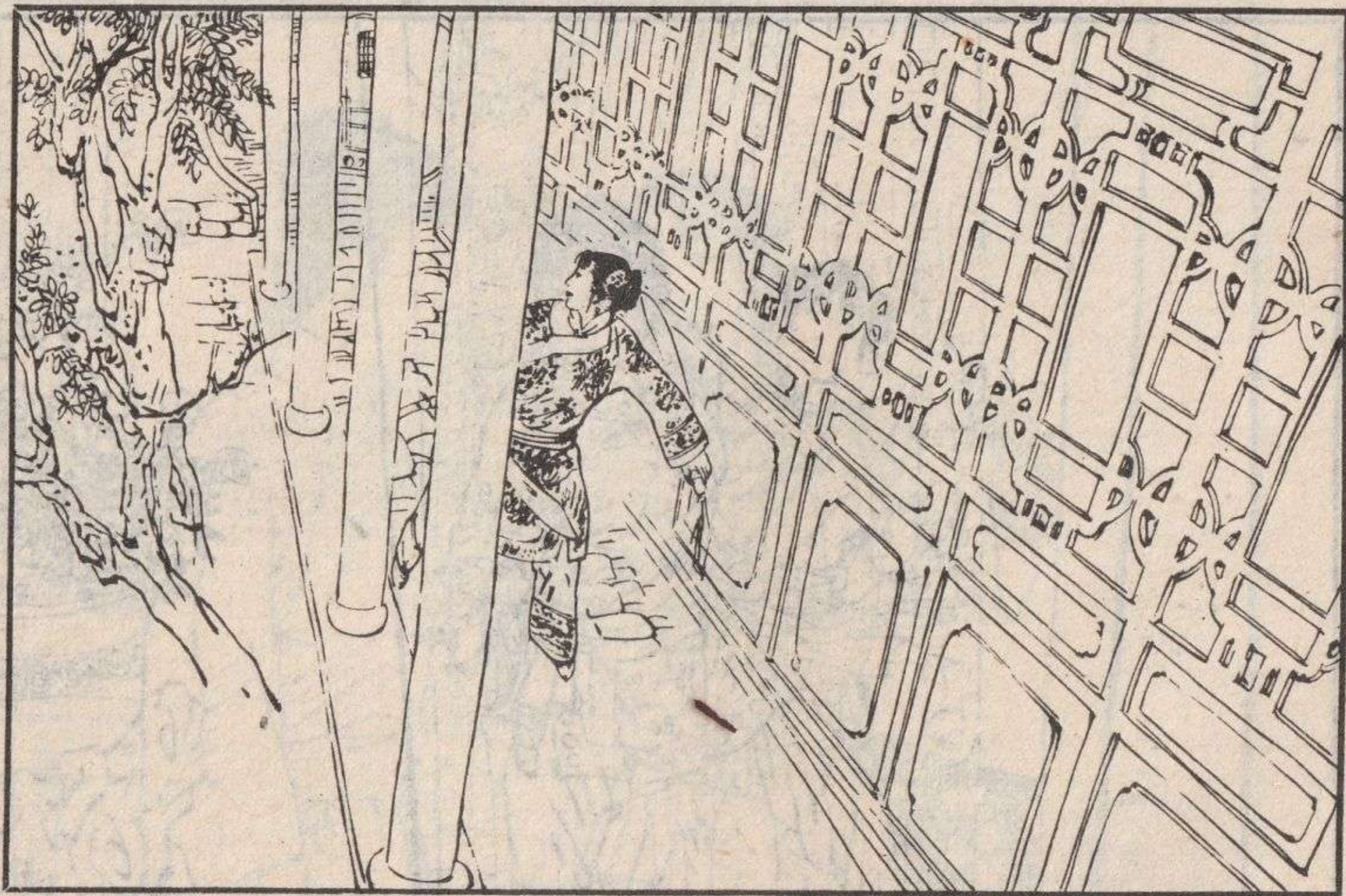
5 骆冰喝了一碗稀饭，又沉沉睡去。再醒来时，房中已掌上了灯，只听得房门外一个女子声音叫道：“这些家伙这么欺侮人，到铁胆庄来放肆，老爷子忍得下，我可得教训教训他们。”骆冰心中一惊，敢情又到了铁胆庄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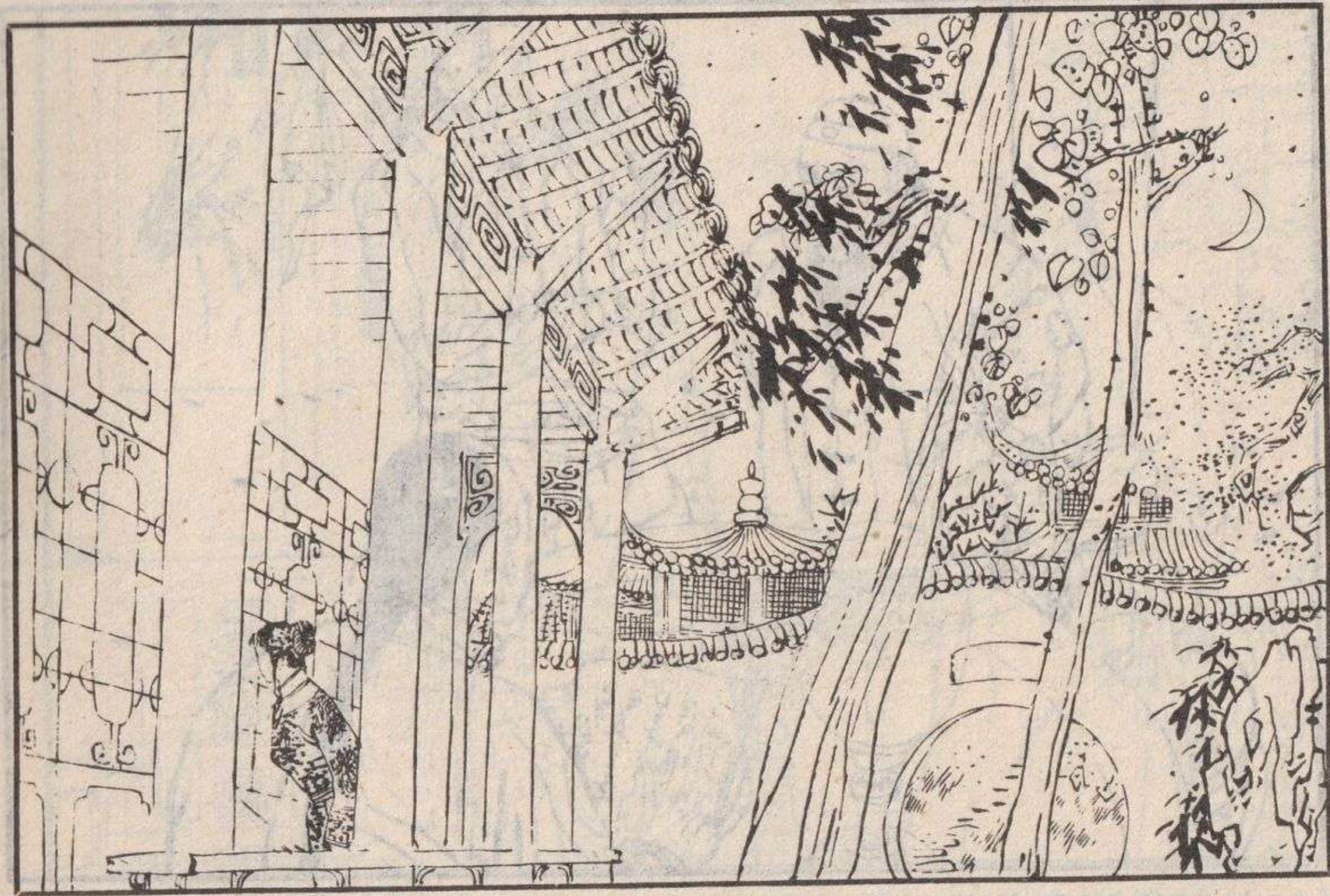
6 只见两人走进房来，便是那少女和丫环，骆冰赶忙闭上眼，那少女见骆冰睡着，转身就往墙上取刀。只听那丫环劝道：“姑娘你不能再闯祸，老爷子心里很不好过，你可别再惹他生气啦！”骆冰猜想，这姑娘多半是周仲英的女儿。



7 这少女正是铁胆庄的大小姐周绮。她性格豪迈，好打不平，西北武林中人送她外号“俏李逵”。那天她打伤了人，怕父亲责骂，躲了一天。回家途中遇到骆冰昏倒在地，救了她转来。此时，她摘下钢刀，大声道：“哼，我可不管。”提刀抢出，丫环跟了出去。



8 骆冰睡了两天，精神已复，烧也退了。她寻思：“他们既出卖四哥给官府，又救我干吗？多半是另有奸谋。”于是便收拾好衣服，取了双刀，轻轻出房。黑暗中幸喜无人撞见，她躲躲闪闪地过了两进房子。



9 绕过迴廊，骆冰见大厅中灯火辉煌，有人大声说话。凑眼到门缝中一看，见周仲英陪着两个人在说话，一个似乎见过，另一个却是调戏过她，后来又随同公差来捕捉她丈夫的童兆和。此处瞥见仇人，不禁怒火中烧。



10 原来周仲英失手打死独子，妻子伤心出走，烦恼不已，在家中闷闷不乐地呆了两日。未曾想，童兆和与郑王府的武术总教头万庆澜又来铁胆庄。万庆澜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来，铺在桌上，说道：“周老英雄请看！”



11 周仲英凑近一看，原来是武当派绵里针陆菲青写给他的一封信，托他照应红花会中因急事来投的朋友。这信文泰来放在身旁，一直没能交给周仲英，被捕后信被搜出。周仲英见了这信，心下暗暗吃惊，问道：“两位有何见教？”



12 万庆澜道：“这封信要给官府见了，周老英雄当然知道后患无穷，众兄弟都说拚着脑袋不要，也要结交周老英雄，不可向上峰禀报。只是众兄弟这趟出来，路上开销很大，负了一身债，想请周老英雄伸手帮大家一个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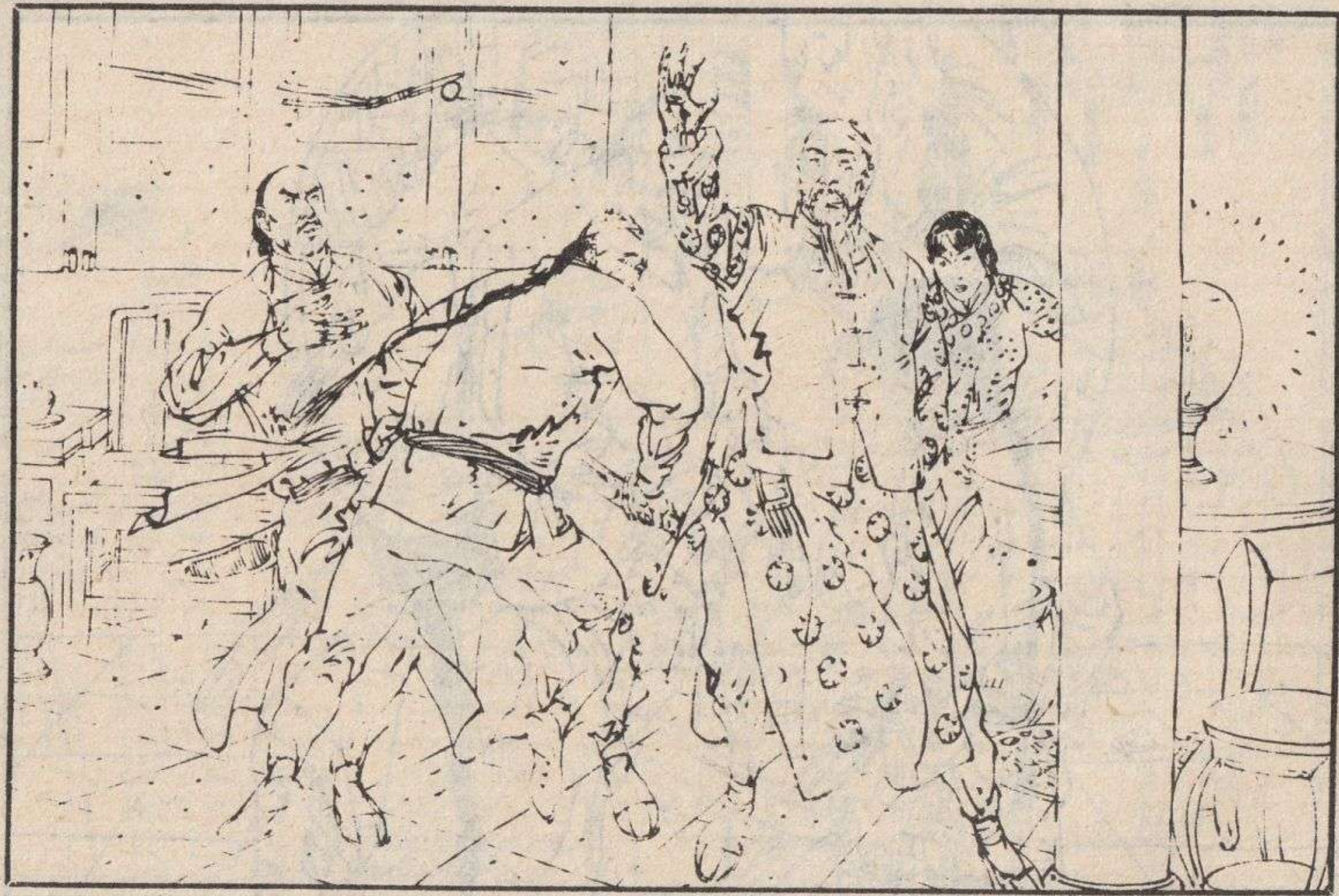
13 周仲英为公差到铁胆庄拿人，全不将自己放在眼里，现在又来敲诈、勒索，不禁怒从心头起，冷冷地道：“在下虽然薄有家产，生平却只用来结交讲义气、有骨头的好汉。”这话不但封了门，还把对方一千人全都骂了。



14 童兆和笑道：“我们是小人，那不错。小人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要建这么大一个庄子，我们没有这个本事，不过要是将它毁掉嘛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一人闯进厅来，厉声道：“姑娘倒要看你们怎样把铁胆庄毁了！”来人正是周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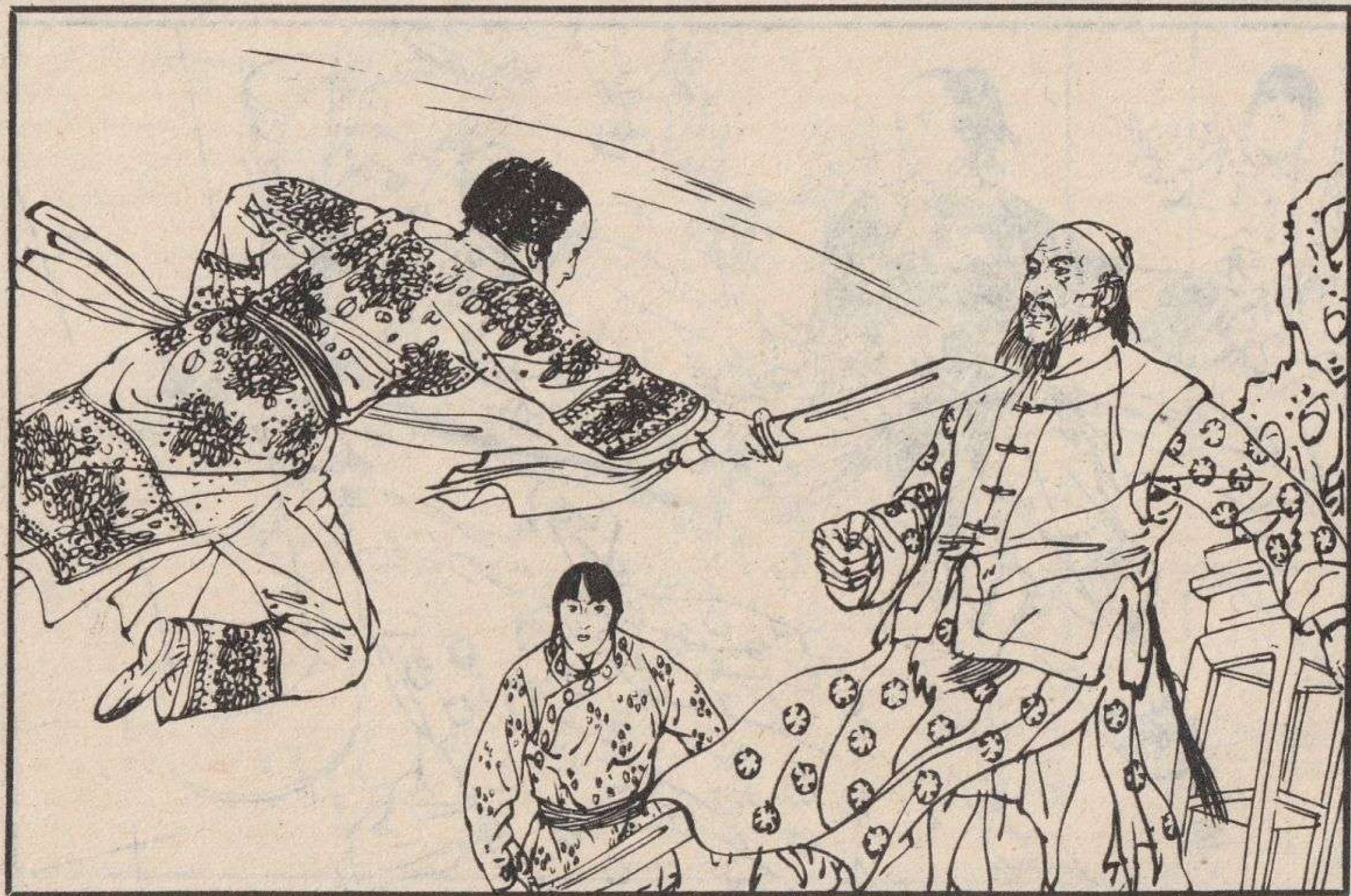
15 万庆澜道：“周老英雄既不赏脸，我们就此告辞。”说着把陆菲青那信随手撕了，道：“这是那封信的副本，信的真本在火手判官张大人身边。”这句话是向周仲英示意：就是你把我们杀了，也无法销毁铁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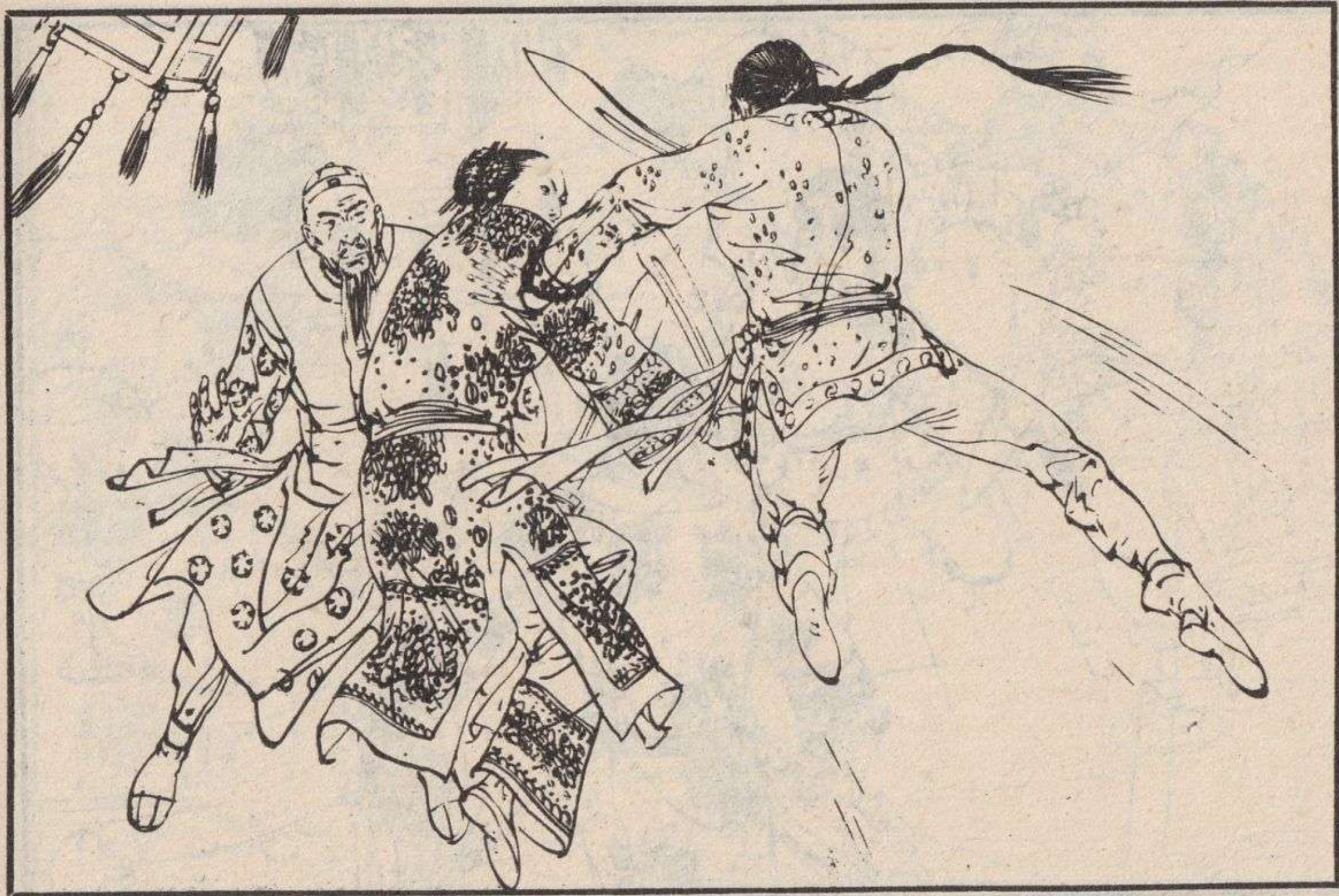
16 就在此时，骆冰想到丈夫惨遇，哪里还顾得自己死活，伸掌推开门，一柄飞刀疾向童兆和掷去。周仲英没看清来人是谁，虽然痛恨童兆和，可也不能让他就此丧命，救人要紧，旋即将手中铁胆抛出，当的一声，飞刀与铁胆同时落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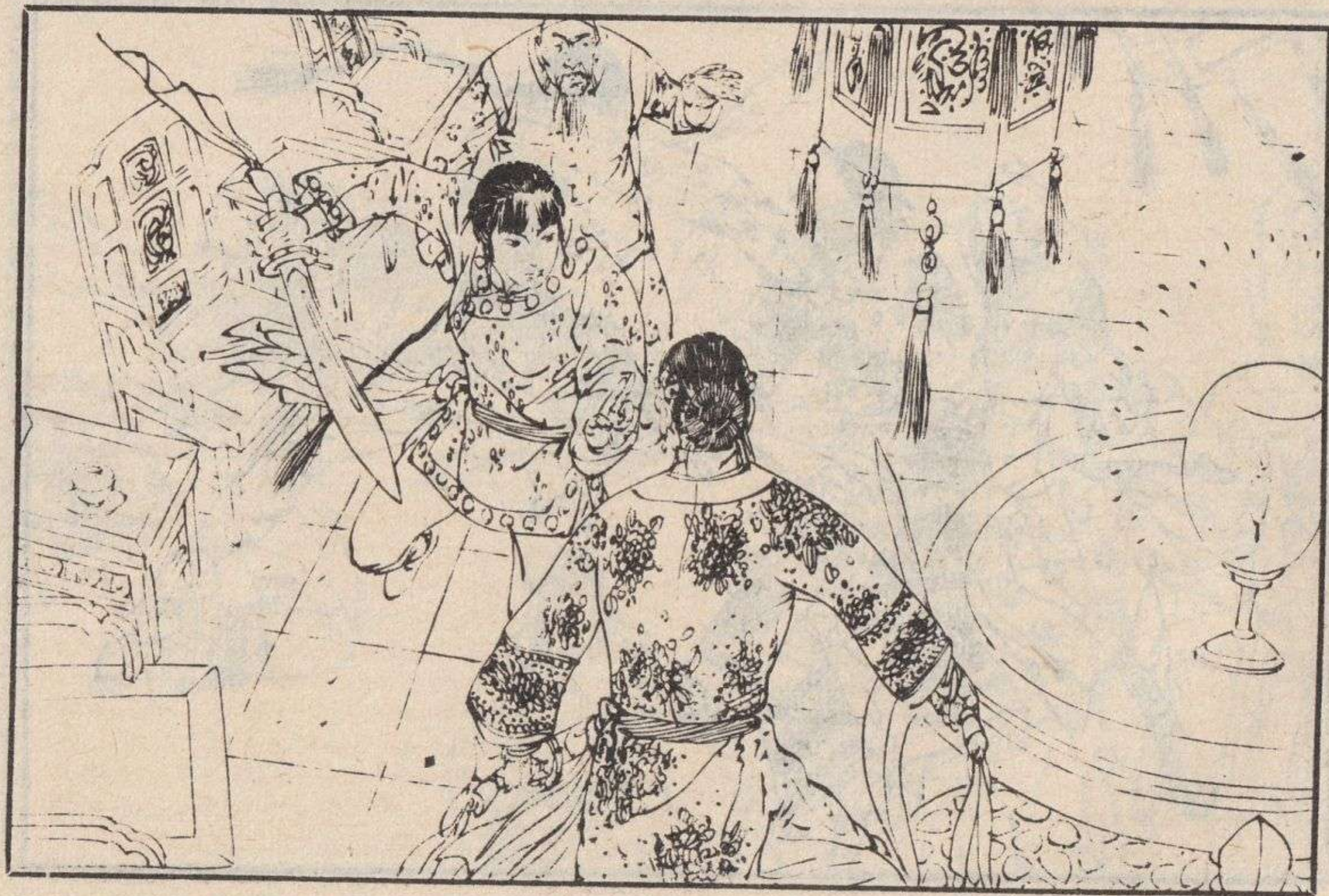
17 骆冰见周仲英出手救她仇人，骂道：“好哇，你们果真是一伙！你这老贼害我丈夫，连我也一起杀了吧。”活毕，一瘸一拐走进厅来，举起鸳鸯双刀向周仲英当头砍去。周仲英手中没有兵刃，举起椅子一架，说道：“把话说清楚，且慢动手！”



18 骆冰存心拚命，哪去听他分辩，双刀全是进手招数。周仲英情知红花会误以为自己出卖文泰来，只是没法解释，决不愿再出手伤人，是以一味倒退，并不还手。骆冰长刀短刀向他要害攻去，眼见他已到墙边，无法再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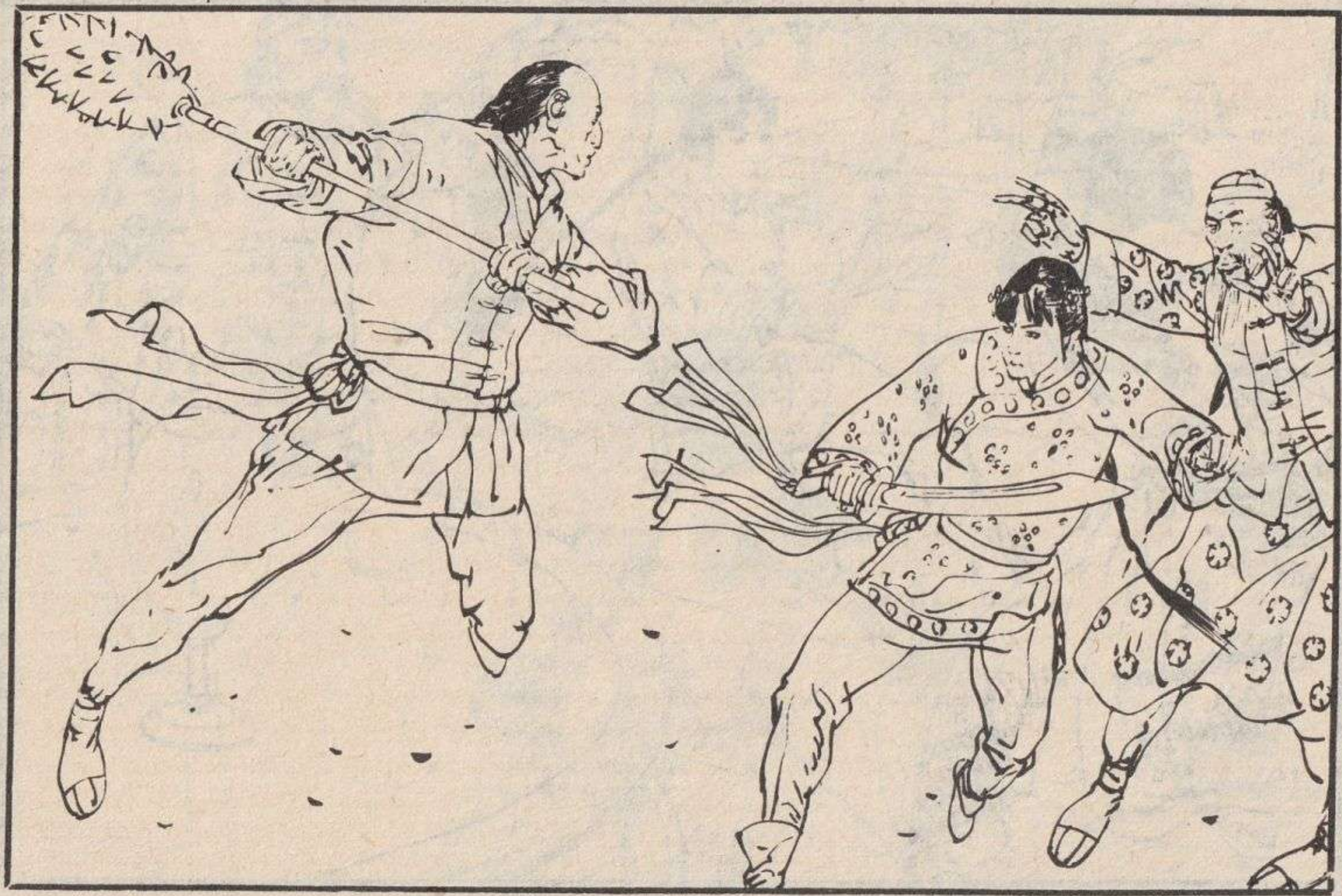
19 忽听背后金刃劈风之声，骆冰知道有人偷袭，忙伏身闪避，呼的一声，一柄单刀掠过脑后，挟着疾风直劈过去。骆冰左手长刀横截敌人中路，待对方退出一步，这才转身，只见周绮横刀而立，满脸怒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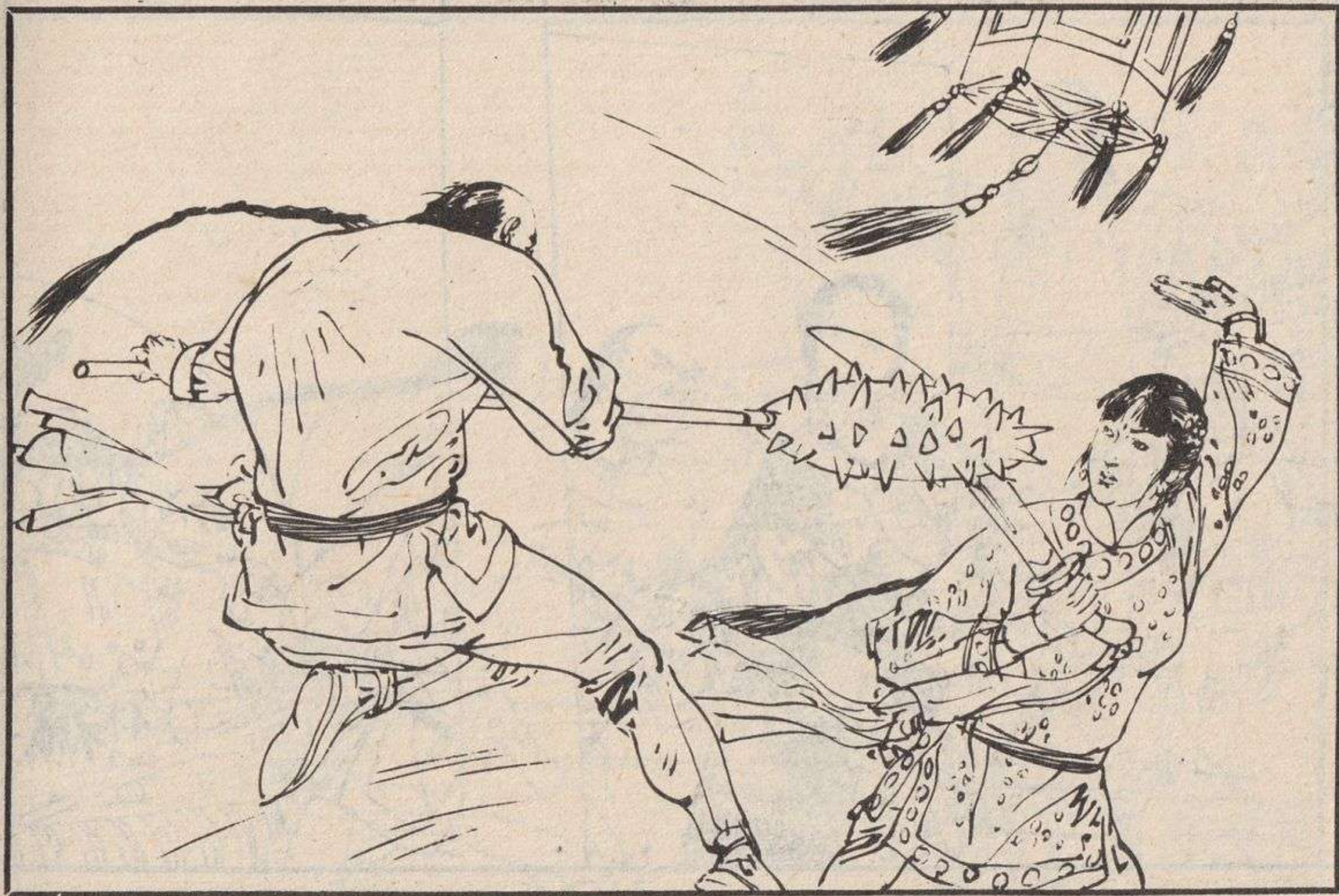
20 周绮怒道：“你这女人这等不识好歹！我好心救你，你干吗砍我爹爹？”骆冰道：“你铁胆庄假仁假义，害我丈夫。你走开些，我不来难为你。”回身向周仲英又是一刀，周绮大怒，挡在周仲英面前，挺刀和骆冰狠斗起来。



21 说到武艺与经验，骆冰均远在周绮之上，只是她肩头和腿上受了伤，两人连拆七八招后，骆冰渐落下风。周仲英连叫：“住手！”却哪里劝得住？周仲英见女儿不听话，焦躁起来，举起椅子把狠命厮拚的两人隔开。



22 这时忽听背后一声哇哇怪叫，一团黑影直扑过来。那人矮着身躯，手舞一根短柄狼牙棒，直上直下向周绮打去，势如疯虎，猛不可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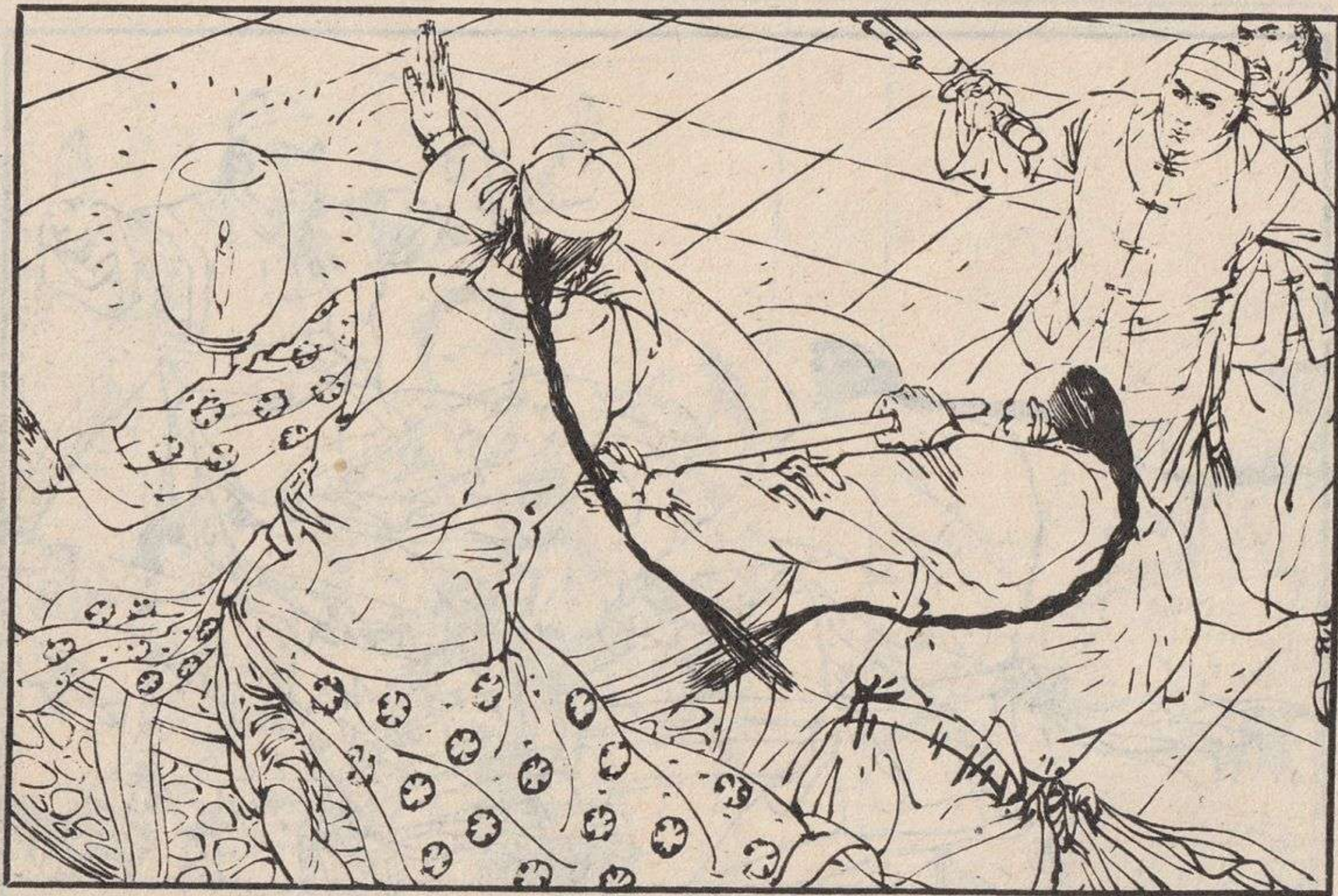
23 周绮吓了一跳，单刀“神龙抖甲”，反砍来人肩背。那人生接硬架，当的一声，火光交迸。剧震之下，周绮手臂发麻，单刀险些脱手，连忙纵出两步，烛光下但见那人是个模样丑怪的驼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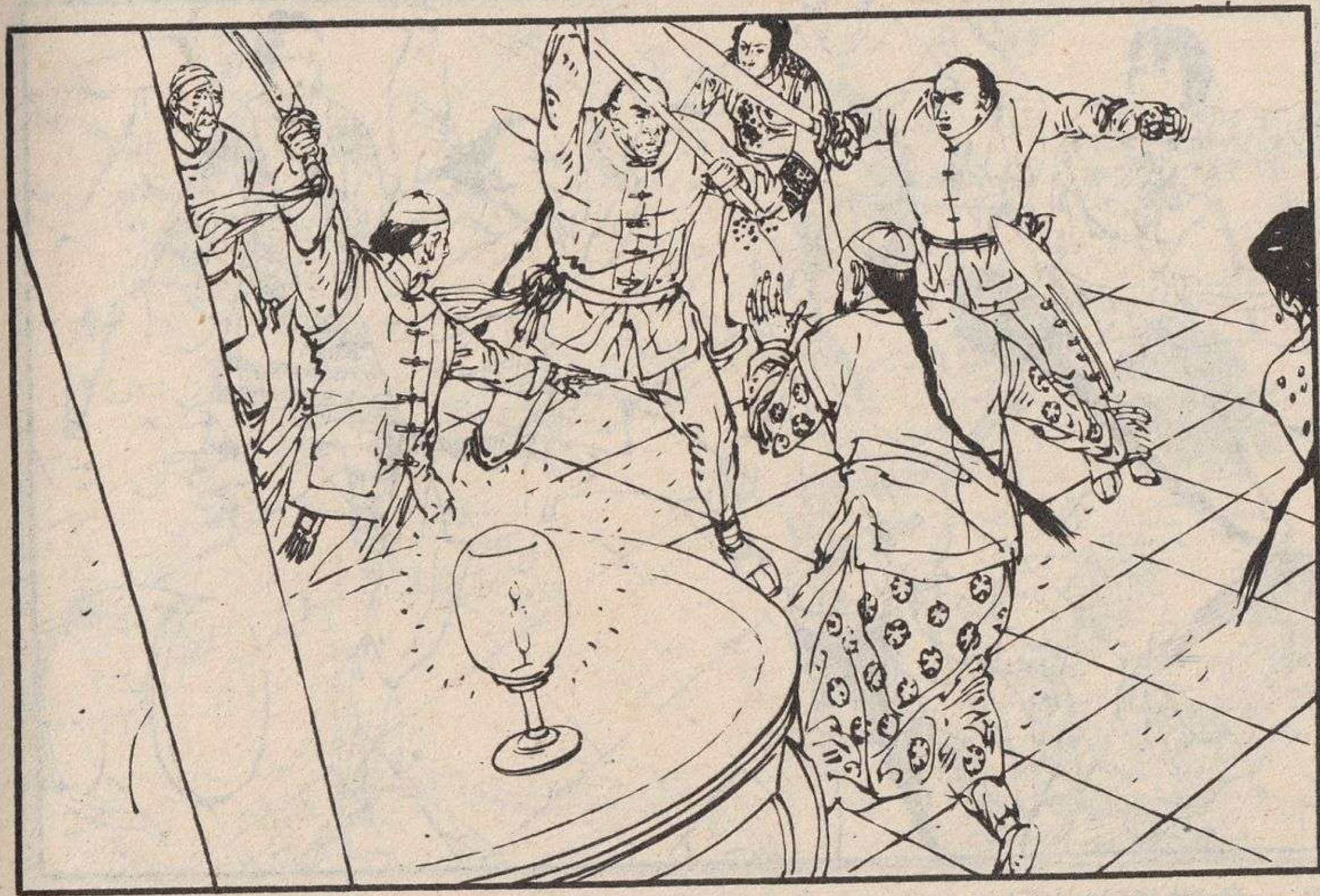
24 那驼子并不追击，反身去看骆冰。骆冰乍见亲人，忍不住两行热泪流了下来。章进问道：“四哥呢？”骆冰抬手直指周仲英、万庆澜、童兆和三人，叫道：“四哥被他们害了，十哥你给我报仇！”



25 章进一听文泰来被人害了，大叫：“四哥，我给你报仇！”手挥狼牙棒，着地向周仲英扑去。周仲英纵身跳上桌子，喝道：“且慢动手！”章进悲愤填膺，不由分说，挥棒又向他腿上打去。



26 周仲英双臂一振，蹿起数尺，斜身落地。章进一棒打在檀木桌边，棒上尖刺扎入桌中，急切间拔不出来。这时孟健雄和安健刚闻讯，赶进厅来，见师父徒手，安健刚忙把周仲英的金背大刀递了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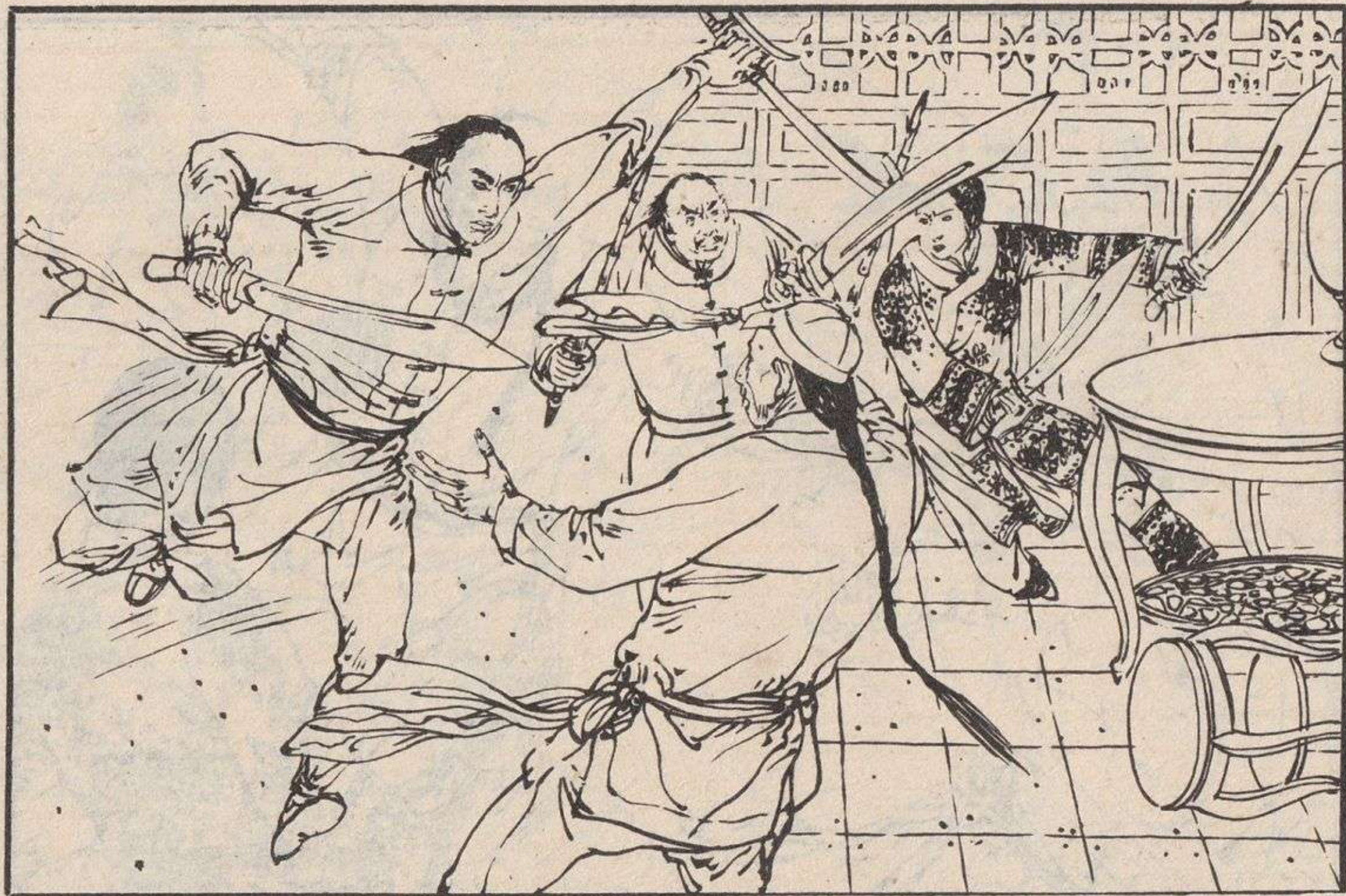
27 周绮见骆冰和这驼子到本庄来无理取闹，招招向爹爹狠打，哪里还按捺得住？叫道：“孟大哥、安三哥，协力上啊！”孟安二人不知章进来由，进厅时见他挥棒向师父狠打，定是敌人无疑，当下三个人挥刀齐向章进攻去。



28 章进挥棒抵挡，大叫：“七哥你快来帮助四嫂！”原来章进和武诸葛徐天宏得知文泰来夫妇遭危，日夜不停地赶来铁胆庄，章进先行一步，已和周仲英等交上了手。徐天宏听得章进吆喝，忙奔进厅去，跑到骆冰身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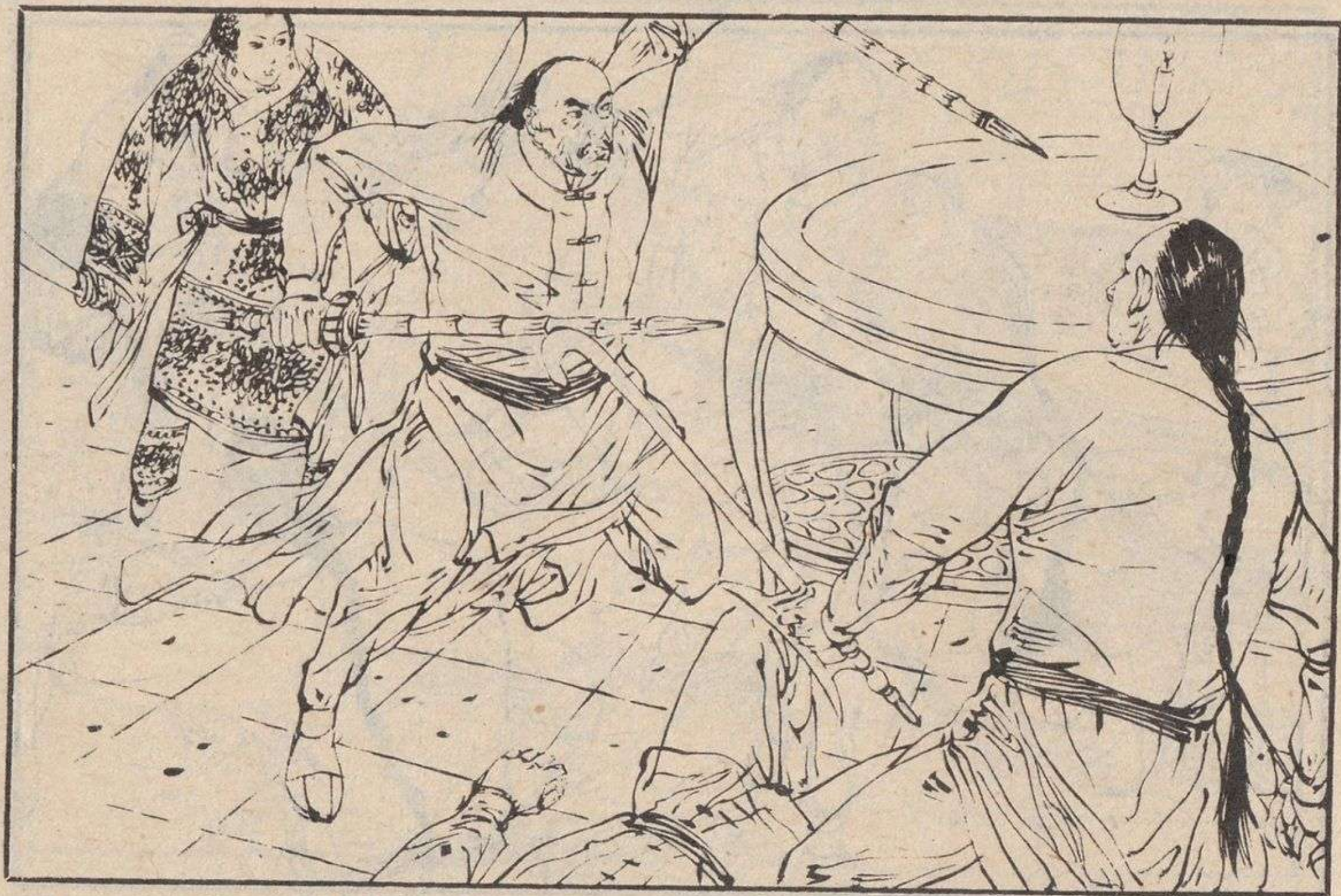
29 这时骆冰喘过气来，手抡双刀正向周仲英杀去，忽见徐天宏进来，心中一喜，知他足智多谋，自己这边决不会吃亏。她指着童兆和与万庆澜两人道：“是他们害了我四哥！”徐天宏一听情同手足的文四哥被害，手持钢刀单拐，纵到童兆和面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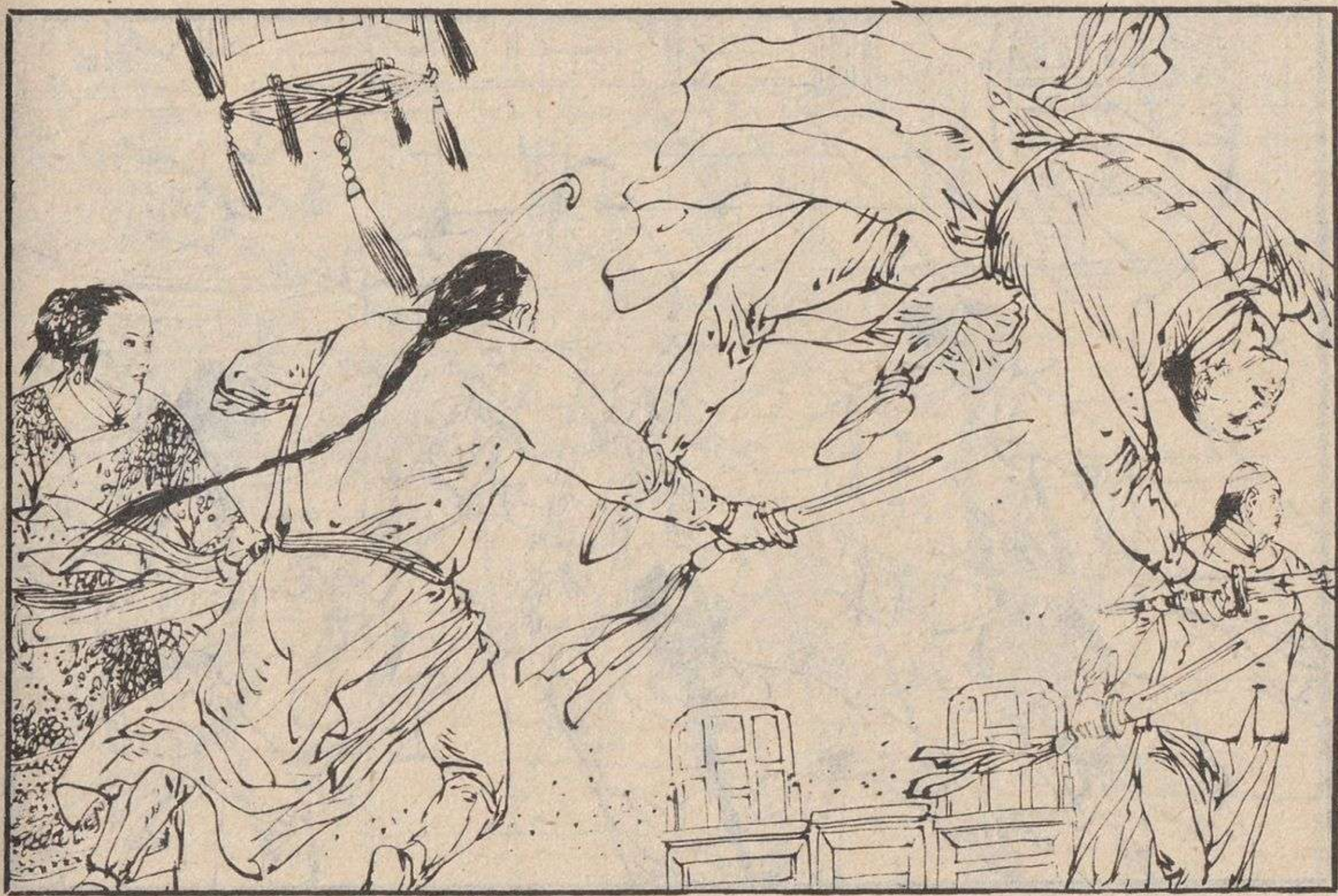
30 童万二人本想隔山观虎斗，让红花会和铁胆庄的人厮拚，红花会人少，势必败北，那时再伸手缉拿几个回去，倒是一件功劳。童兆和正色迷迷地瞪着骆冰，忽见徐天宏飞纵过来，钢刀砍到，忙举刀架住。



31 徐天宏身材矮小，但武功精熟，只三个照面，已把对方打得连连倒退，他左手铁拐往外一拆，右手单刀向童兆和扎去。童兆和忙向左避开，谁知留心了上盘没防到下盘，被徐天宏一个扫堂腿踢中，扑地倒了。



32 徐天宏忽觉背后劲风扑到，不及转身，左足在童兆和胸前一点，童兆和哇哇大叫，一时站不起身；遂又翻身和万庆澜一对镔铁点钢穿打在一起。万庆澜在这对镔铁穿上下过二十年苦功，在北京连败十多名武林好手，才做到郑王府的总教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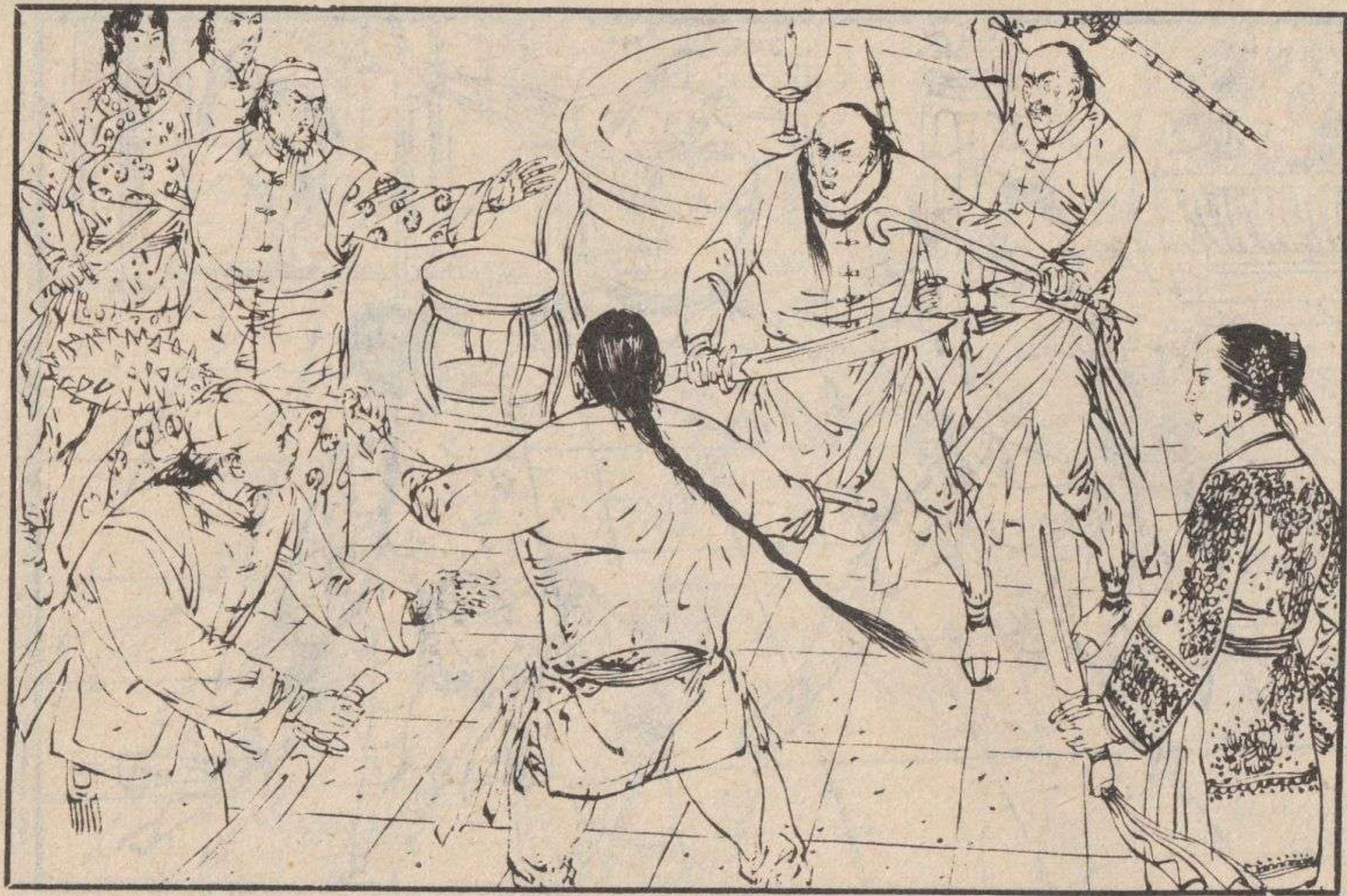
33 这时他和徐天宏一个力大，一个招熟，对拆十余招难分胜负。徐天宏杀性顿起，他身材矮小，专攻敌人下盘，单刀、铁拐左右合抱，砍砸敌人双腿。万庆澜急以“铁扳桥”后仰，虽然躲开了这一招，却已吓出一身冷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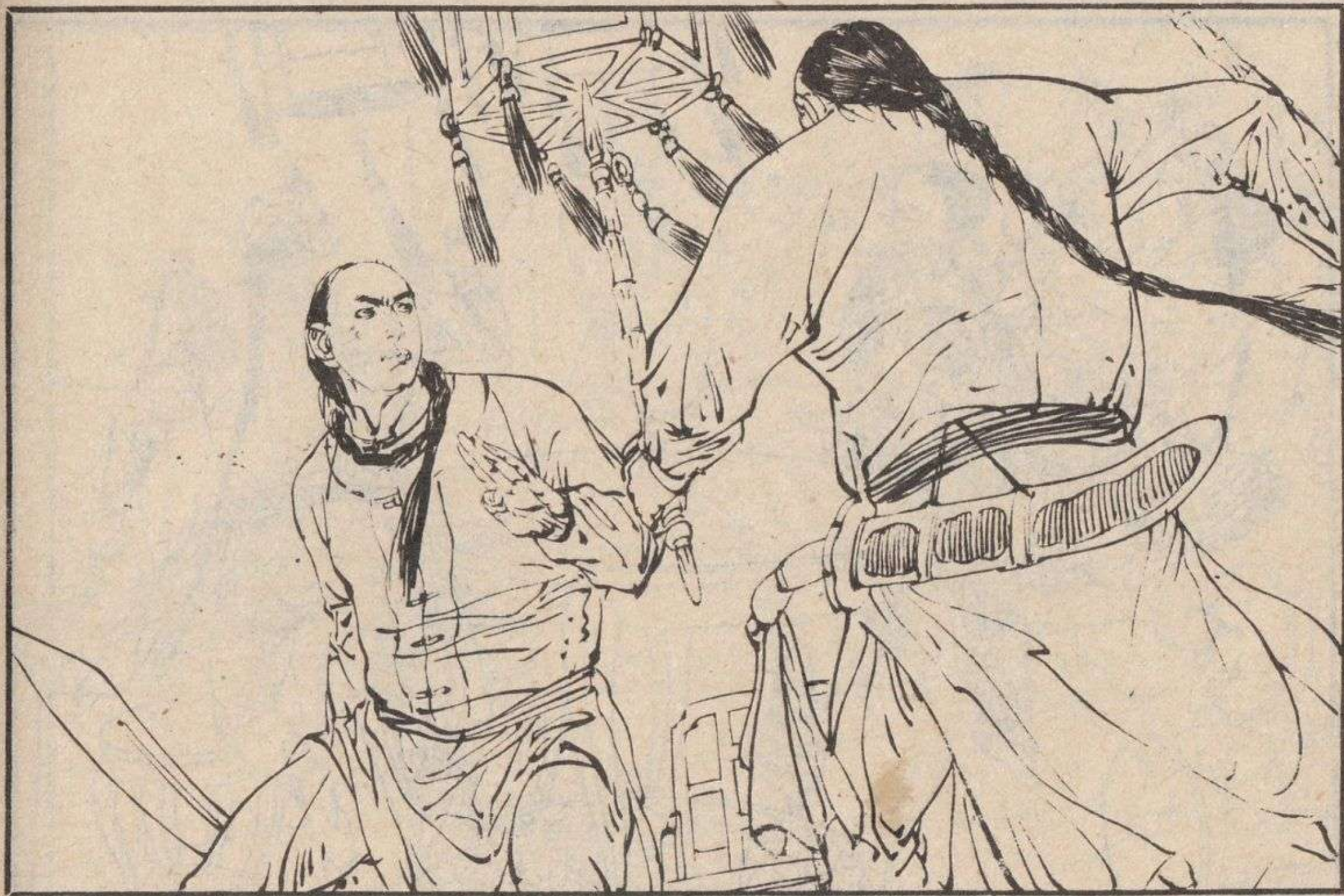
34 那边章进以一对三，越斗越猛。孟健雄叫道：“健刚，快去守住庄门，别再让人进来。”章进那根狼牙棒极为沉重，舞开来势如疾风，安健刚一时竟缓不出手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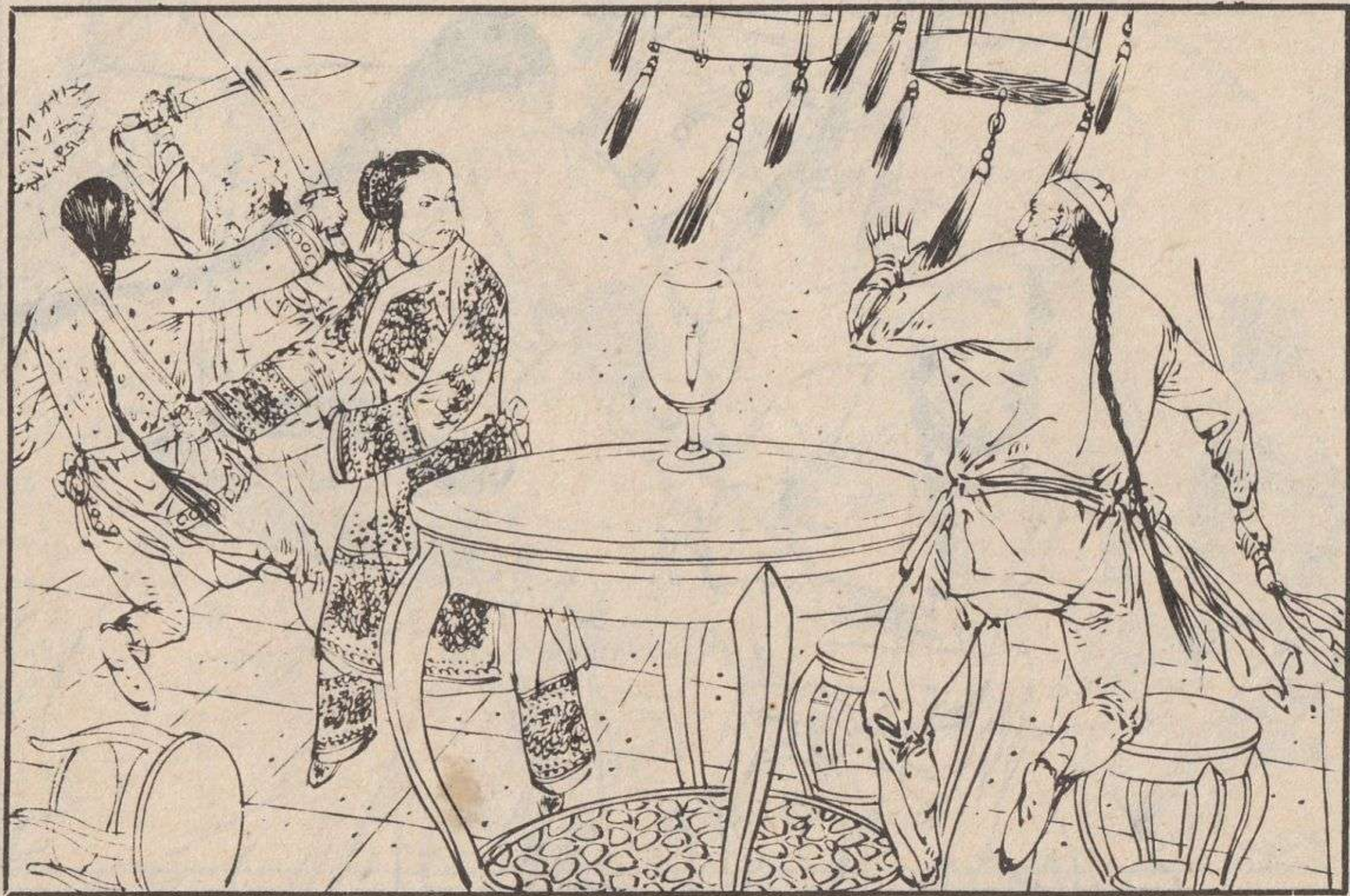
35 周绮叫道：“安三哥快去，这驼子我来对付。”章进听周绮叫他“驼子”，那是他生平最忌之事，怒火更炽，大吼大叫。周绮和孟健雄两人合力拦住，安健刚才奔出厅去。



36 周仲英高叫：“大家住手，听老夫一句话！”孟健雄和周绮立即退后数步。徐天宏也退了一步，叫道：“十弟住手，且听他说。”章进全不理睬，抢上再打，徐天宏正要上前阻止，哪知万庆澜突在背后发招，将铁拐打落，徐天宏身子急缩，已被打中肩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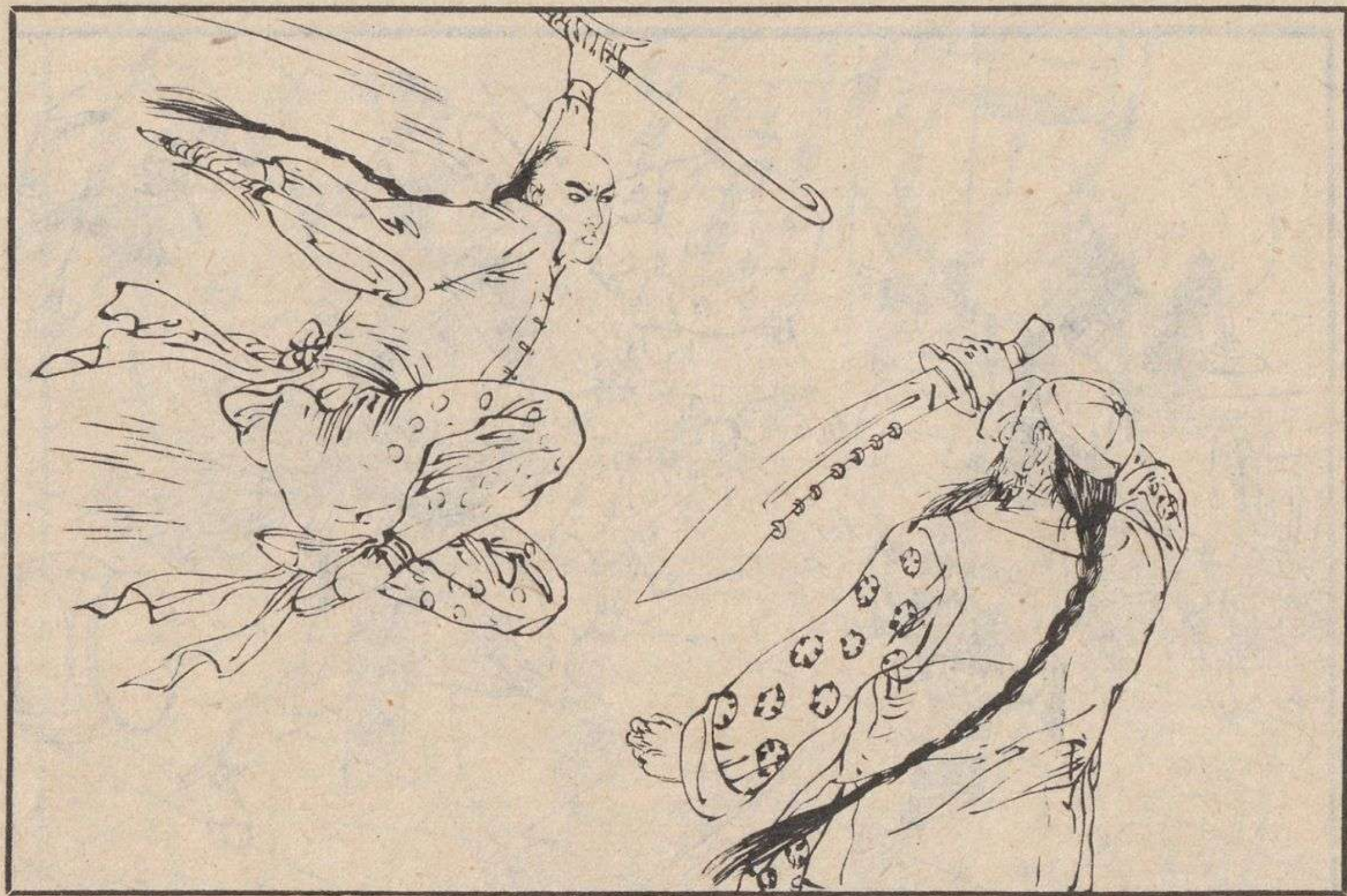
37 徐天宏又痛又怒，一个踉跄叫道：“好哇，铁胆庄真是诡计多端。”他可不知万庆澜不是铁胆庄人。他本来冷静持重，但突遭暗算，愤怒异常，左肩受伤，铁拐已不能使，挺单刀施展“王虎断门刀”刀法，但已不能再占上风。



38 童兆和站得远远的，指着骆冰，口中不清不楚地胡说。骆冰手中只余下一柄飞刀，不肯轻易用掉，便挺刀追去。童兆和仗着腿脚灵便，在大厅中绕着桌椅乱转，说道：“别这么凶，你丈夫早死啦，不如乖乖地嫁给你童大爷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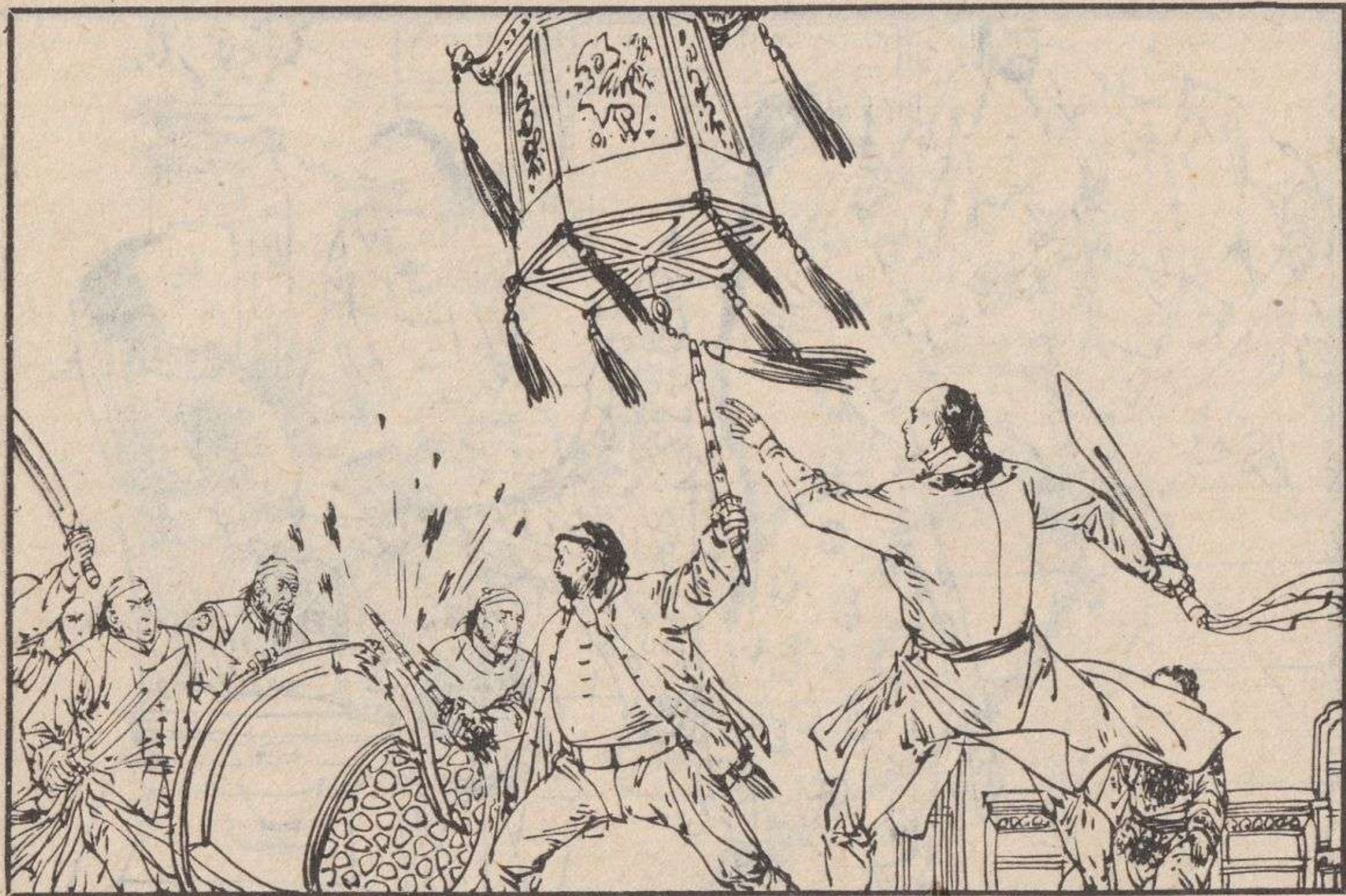
39 骆冰听了童兆和这句话，只道文泰来真的已死，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童兆和见她跌倒，奔将过来。周仲英一见，气往上冲，举起金背大刀，也朝骆冰奔去。他本是要阻止童兆和对她无礼，哪知误会中又加误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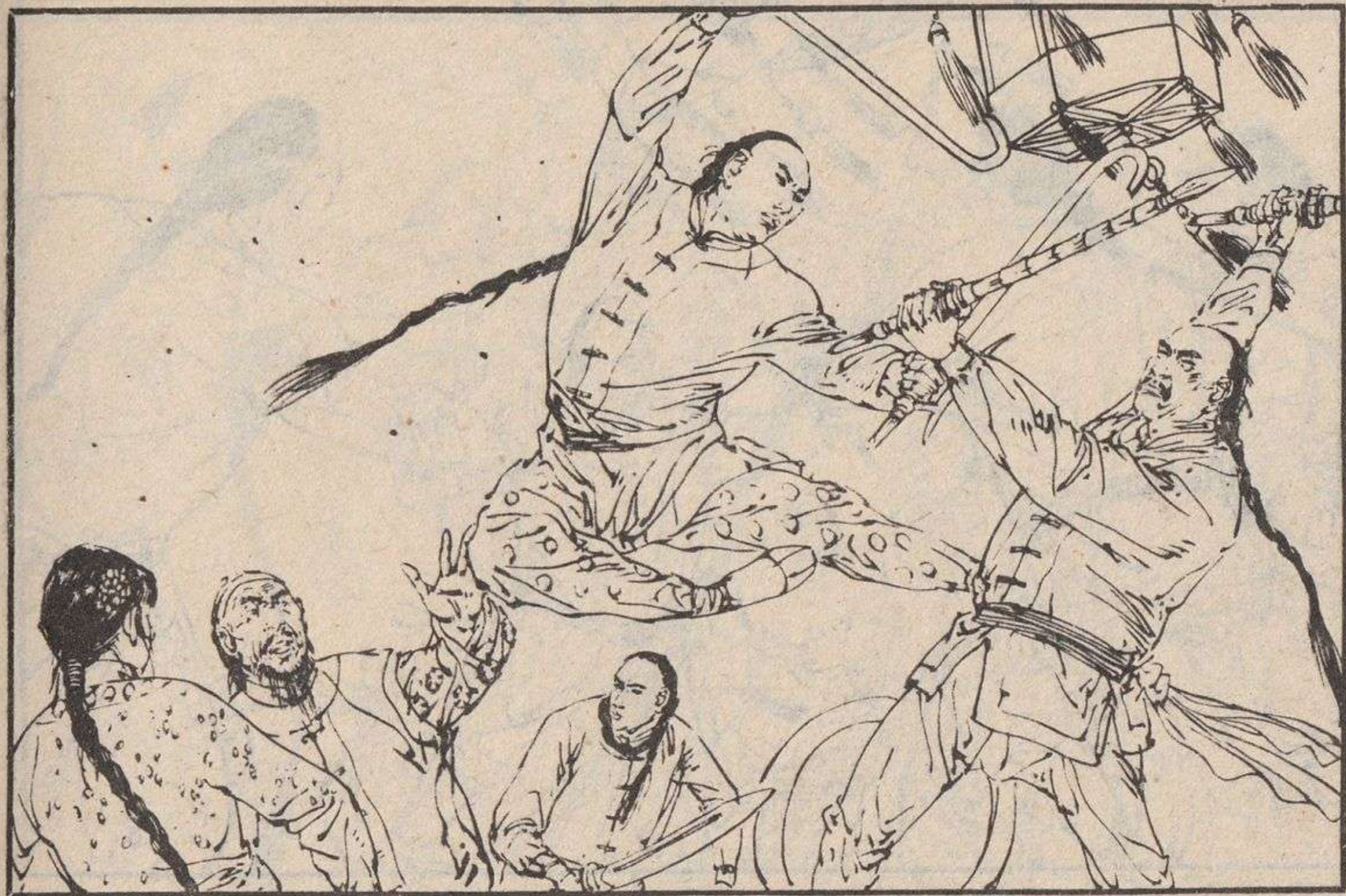
40 只听门外一人大喝：“你敢伤我四嫂，我跟你把命拚了！”一人手执双钩，上下二路，直向周仲英扑到。周仲英见此入面目英俊，身手矫健，心中先有好感，举刀轻轻一挡，退后一步，说道：“遵驾是谁？先通姓名。”



41 那人不答，俯身看骆冰时，见她脸如白纸，气若游丝，忙将她扶起坐在椅上，捡起地上鸳鸯刀，放在她身边。周仲英见众人越打越紧，无法劝解，很是不快，忽见安健刚败了进来，一个又肥又高，手执钢鞭的人紧追而入。



42 徐天宏叫道：“八弟九弟，今日不杀光铁胆庄的人，咱不能算完！”那胖子是红花会排行第八的“铁塔”杨成协，面目英俊的是排行第九的“九命锦豹子”卫春华。杨成协举鞭迎头击去，安健刚随手掀起桌子一挡，桌子一角顿时落地，木屑四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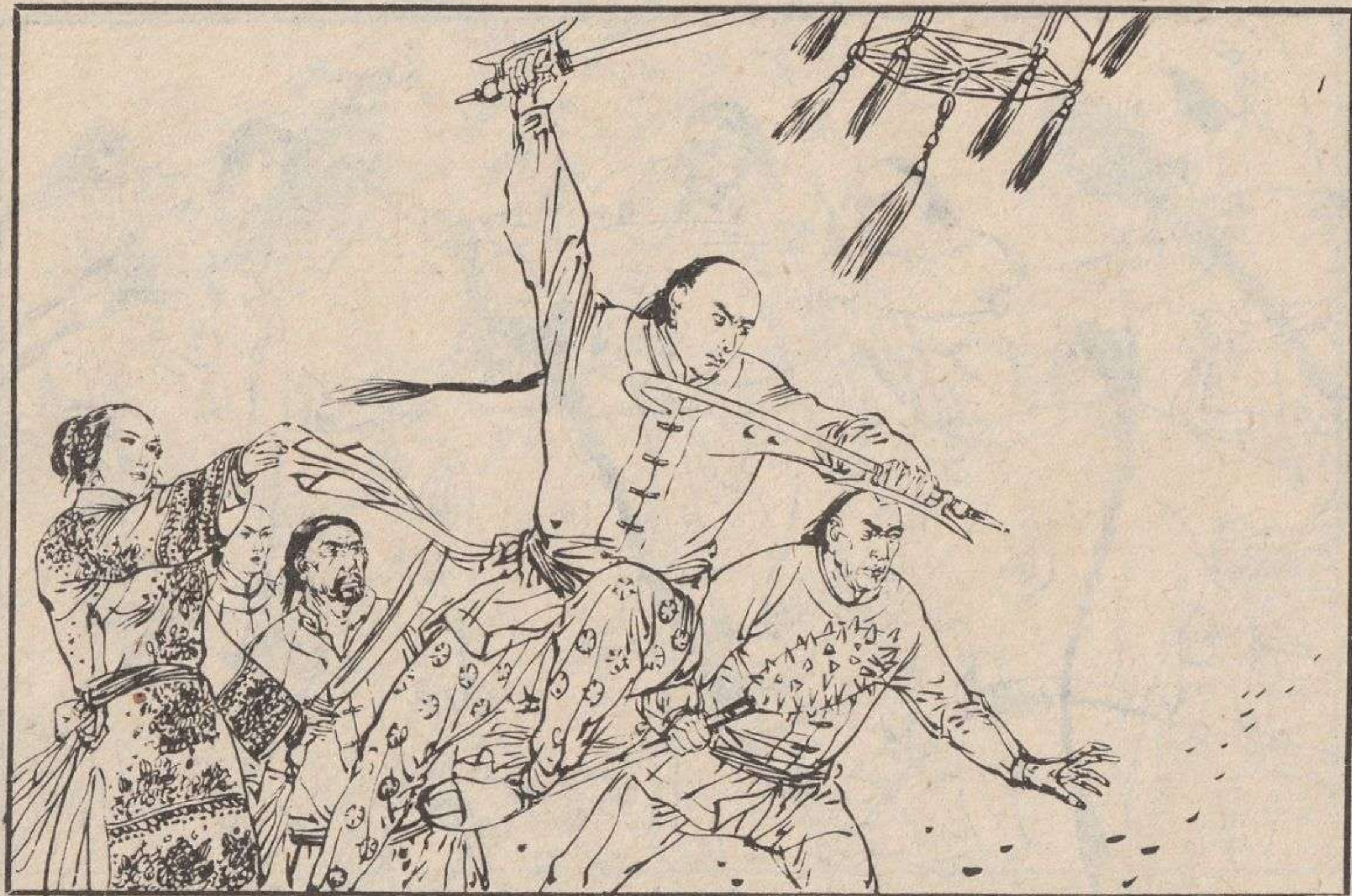
43 周仲英心下敬佩：红花会里人物果然武艺惊人。眼见安健刚满头大汗，再拆数招，难免丧命鞭下，纵声高叫：“红花会的英雄们，听老夫说句话。”这时卫春华已将徐天宏替下，正和万庆澜猛斗，他和杨成协听周仲英一喊，手势稍缓。



44 徐天宏大叫：“留神，别上当！”话音未毕，万庆澜果然举穿向卫春华扎去。他惟恐铁胆庄和红花会联成一气，因此不容他们有说和机会。卫春华听得徐天宏叫声，已有防备，眼见敌刃攻到，竟是悍然不退，反手一钩，以攻对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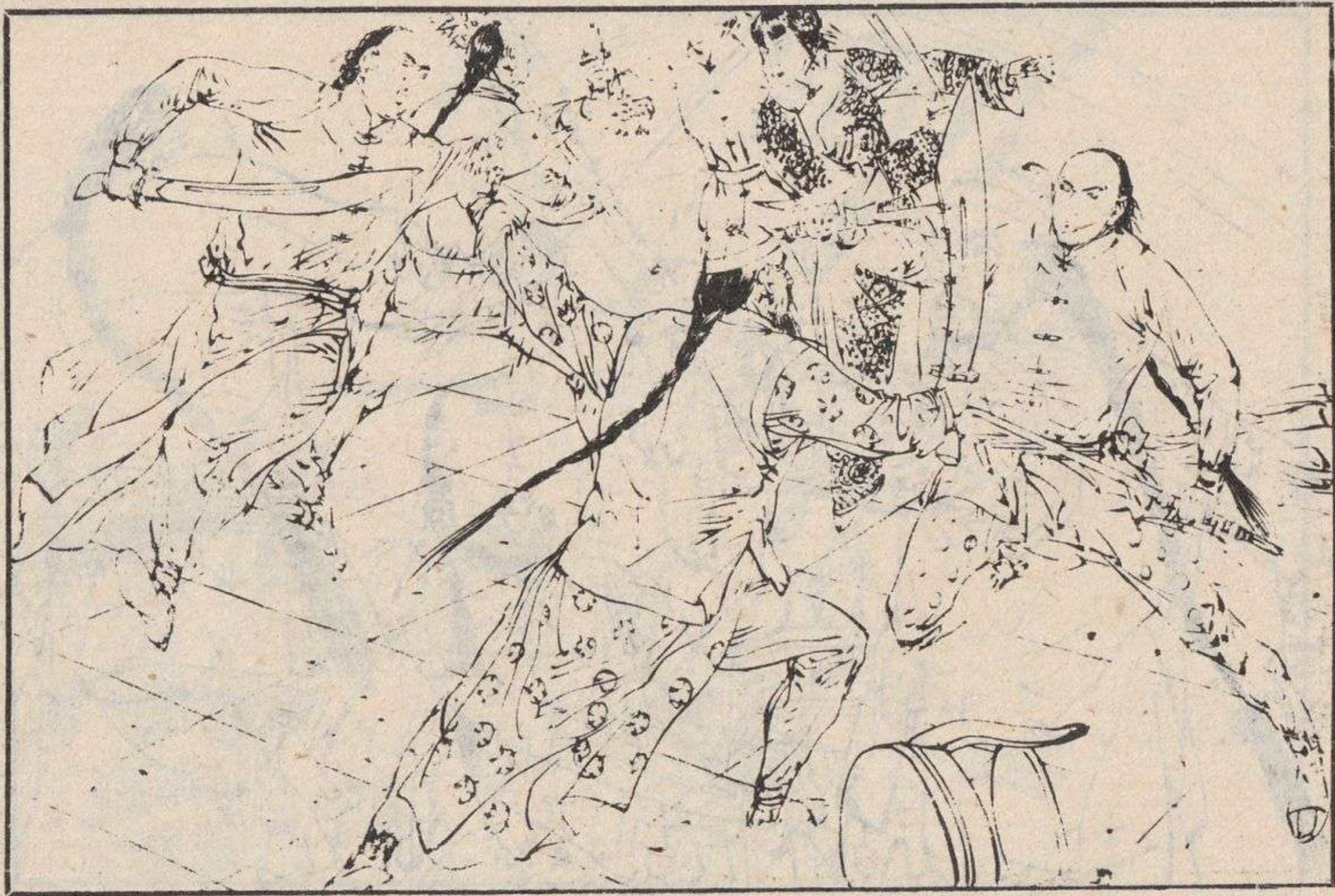
45 徐天宏戳指大骂：“江湖上说你铁胆周是大仁大义的英雄，原来这般阴险毒辣。你暗地施诡计，算是什么英雄好汉？”周仲英明知他误会，但也不由得恼怒，一捋长袍，叫道：“健刚退下，让我来斗斗这些成名的英雄豪杰。”



46 安健刚退后数步，周仲英上前说道：“几位朋友，尊姓大名？”这时骆冰已然醒转，叫道：“这老匹夫把四哥害死了。”此言一出，徐、杨、卫、章四人全都大惊。卫春华撇下万庆澜，反身扑到周仲英面前，双钩如风，直卷到他怀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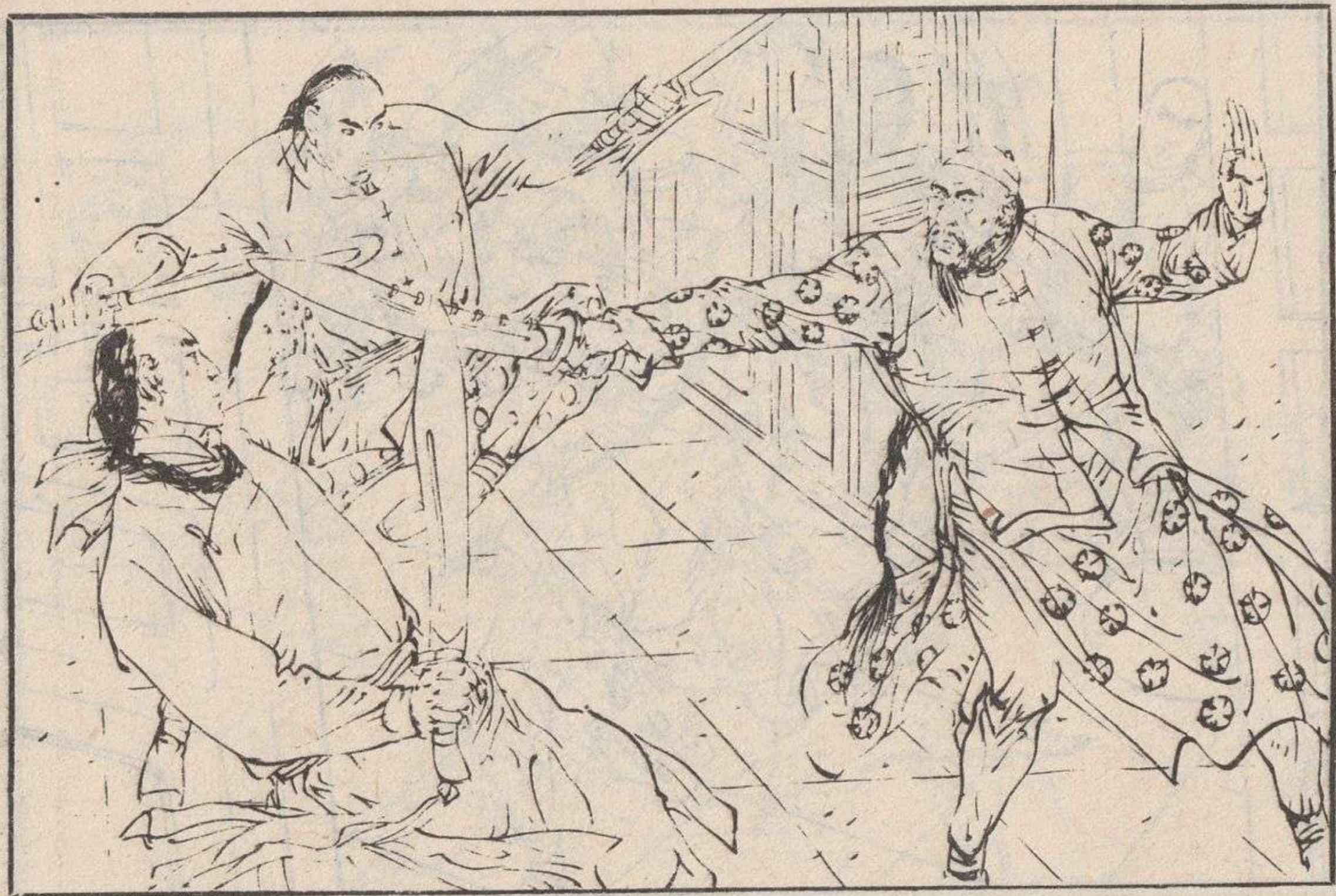
47 周仲英大刀一立，内力鼓荡，将双钩反弹出去。卫春华一怔，知道对方武功厉害，但他是出名的不怕死，复又攻了过去。周仲英好几次刀下留情，见对方豪不退缩，心想你这年轻人真是不识好歹，遂挥刀将他左手钩震得荡开去。



48 徐天宏察看厅内恶斗情况，章进以一对三，虽感吃力，并未见败，那边周仲英刀法精奇，功力深厚，卫春华已非其敌，忙挺单刀过去助战，以两敌一，兀自抵挡不住。徐天宏眼见不能取胜，大叫：“五哥六哥，你们来了，快放火烧了铁胆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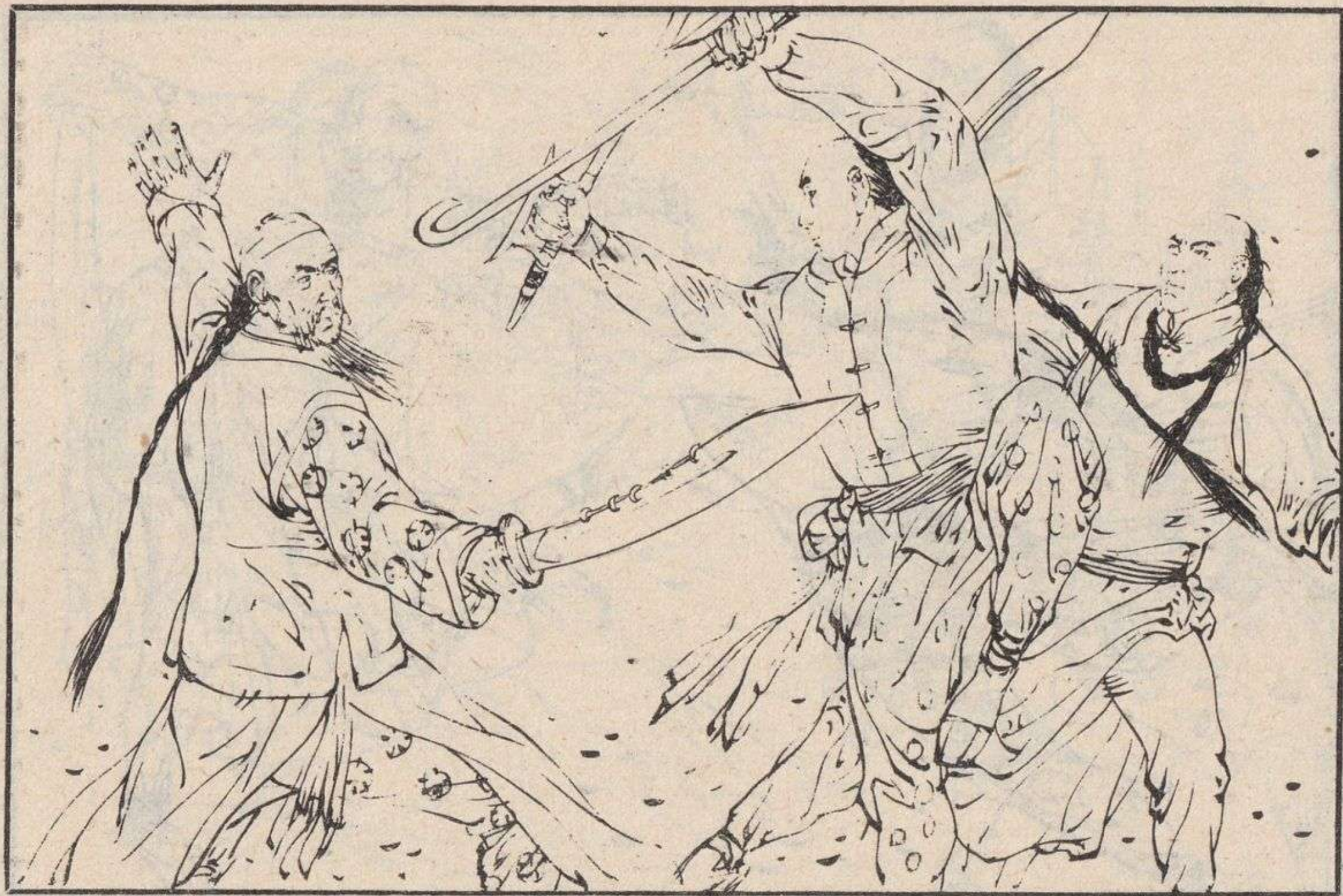
49 这是虚张声势，红花会排行第五第六的常赫志、常伯志兄弟其实并没有来。他这么一叫，铁胆庄的人果然全都大惊。周仲英长眉一竖，大刀“三羊开泰”，连环三招，将徐、卫二人逼退数步，纵身奔到厅口，要去拦截纵火敌人。



50 哪知卫春华如影随形，紧跟在后，人未到，钩先到，向他背心疾刺。周仲英大刀圈转，格开了双钩，进手横砍，右足贴地勾扫，同时左手一个捺掌。卫春华急急纵身跃起，向旁跳开。



51 周仲英左手变为雕手，借势一拨，一掌打在他肩上。周仲英这一勾、一捺、一拨，名为“三合”乃是少林拳中“二郎担山”绝技。卫春华专心对付他的大刀，哪知他突然施展少林拳，最后一招终于躲不掉，幸而周仲英手下留情，只使了四成力，否则定受重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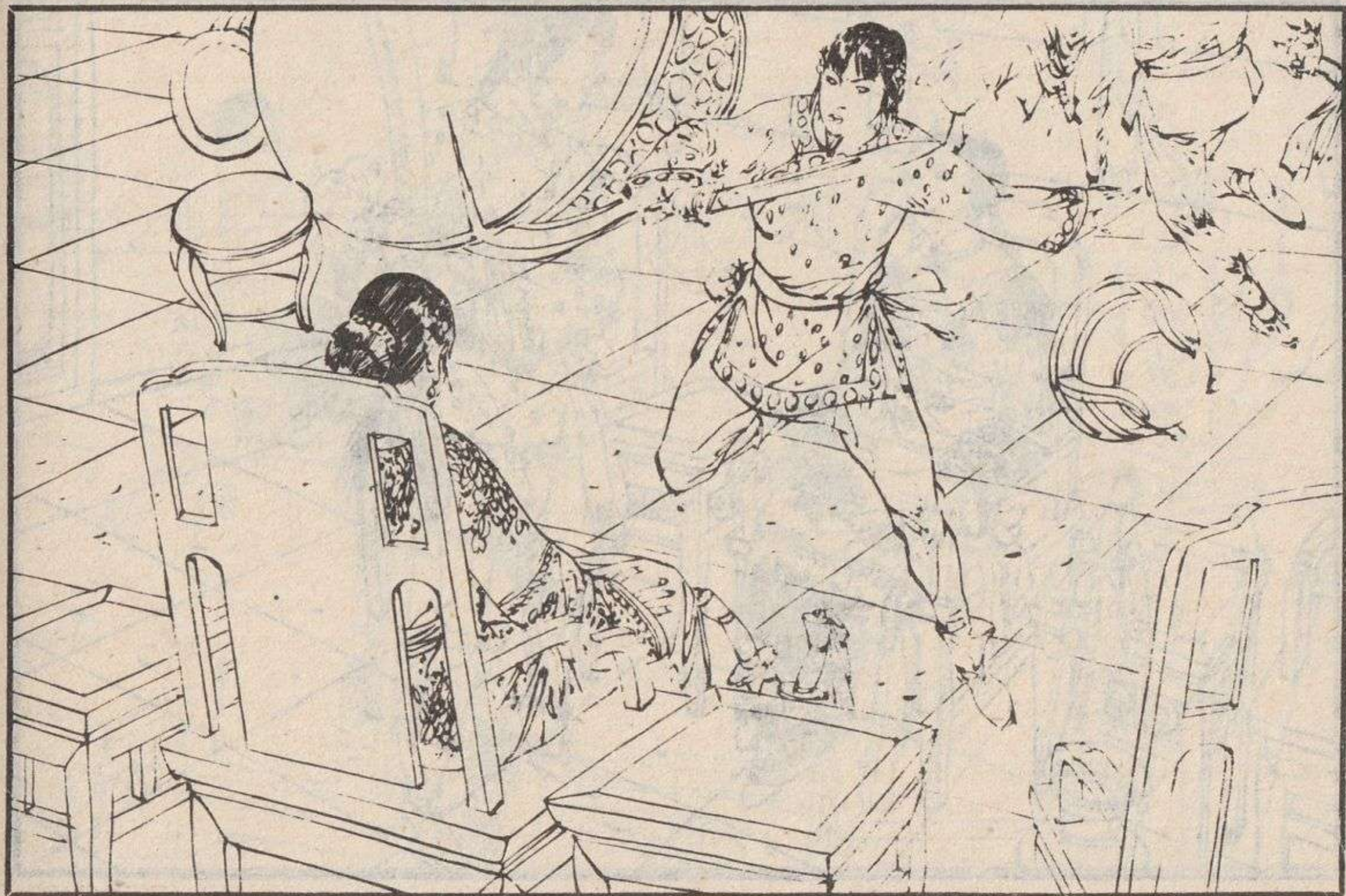
52 卫春华越战越狠，被周仲英一掌打得倒退三步，尚未站立，又扑上四步，双钩“彩凤旋窝”，猛卷而上。周仲英大怒：“我已掌下留情，你也该懂得好歹！”卫春华道：“我是打不死的九命锦豹子，你知道么？”口中说话，手上丝毫不缓。



53 周仲英见他狠打痴缠，一味不要命地死拚，心中有气，可是见他如此勇猛，也不由得爱惜。卫春华刷的一钩直刺，徐天宏单刀横砍。周仲英忽地跳起，大刀猛劈三下，刀光剑影中，周仲英弯刀向内，肘角向外撞出，正撞在卫春华腰肋之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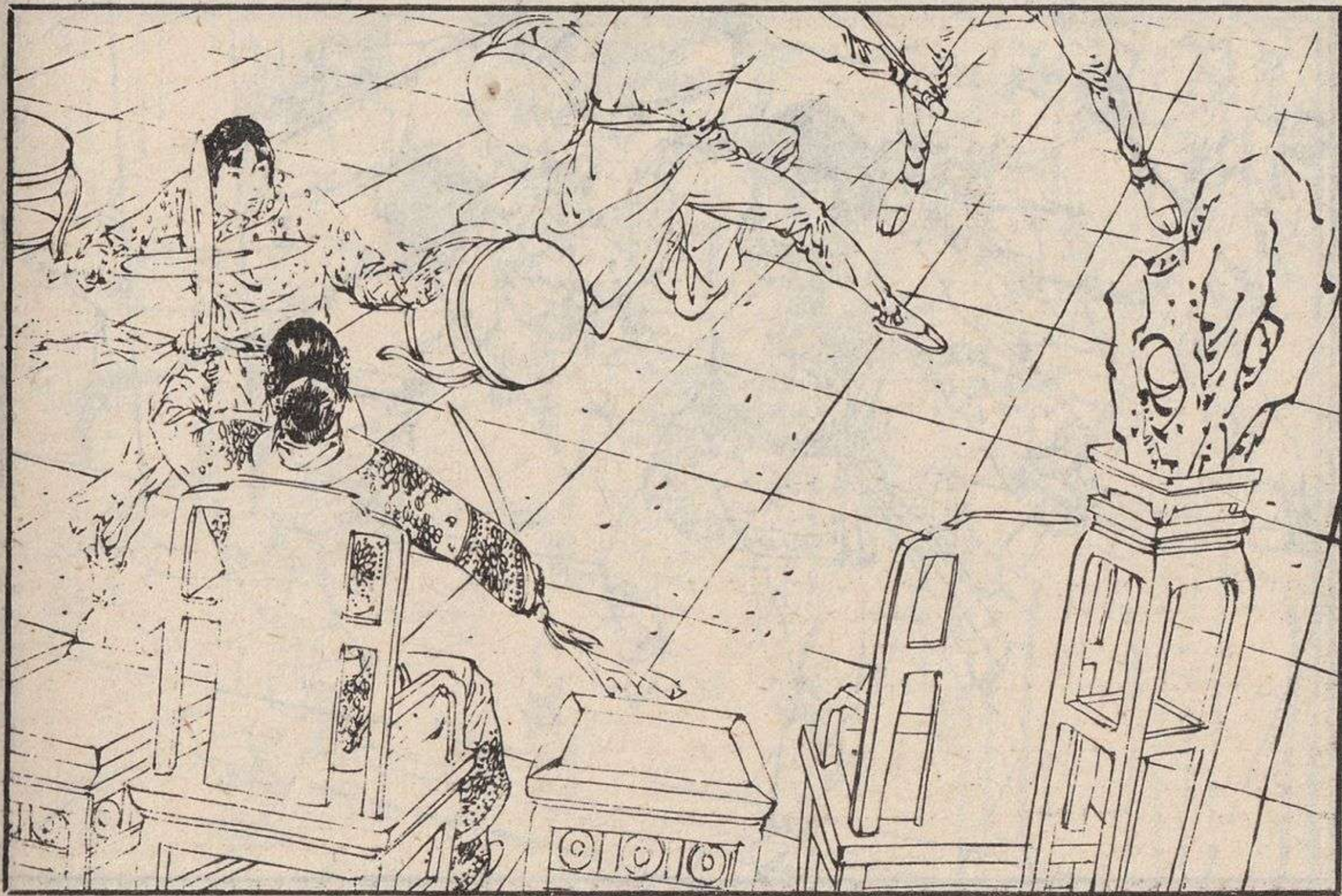
54 这一记是少林拳中的“肋下肘”，如使足了力，卫春华肋骨必断无疑。卫春华受他一撞，知对方未用全力，可也痛入骨髓，哼了一声，蹲了下来。徐天宏道：“九弟你退下。”卫春华不答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又挺双钩上前。



55 周仲英骂道：“我看你是不可救药！”徐天宏大叫：“快放火啦，十二郎，你截住后门，别让一个人逃出庄去。”周绮给他喊得心烦意乱，一时又攻章进不下，心想：“我杀了那罪魁祸首再说。”举刀奔向骆冰。



56 骆冰自听童兆和说她丈夫已死，昏昏沉沉地坐在椅上，对眼前之事茫然不解。周绮纵到她面前，举刀砍去。骆冰向她凄然微笑，一副又可怜又伤心的温柔神色，竟使周绮单刀在空中停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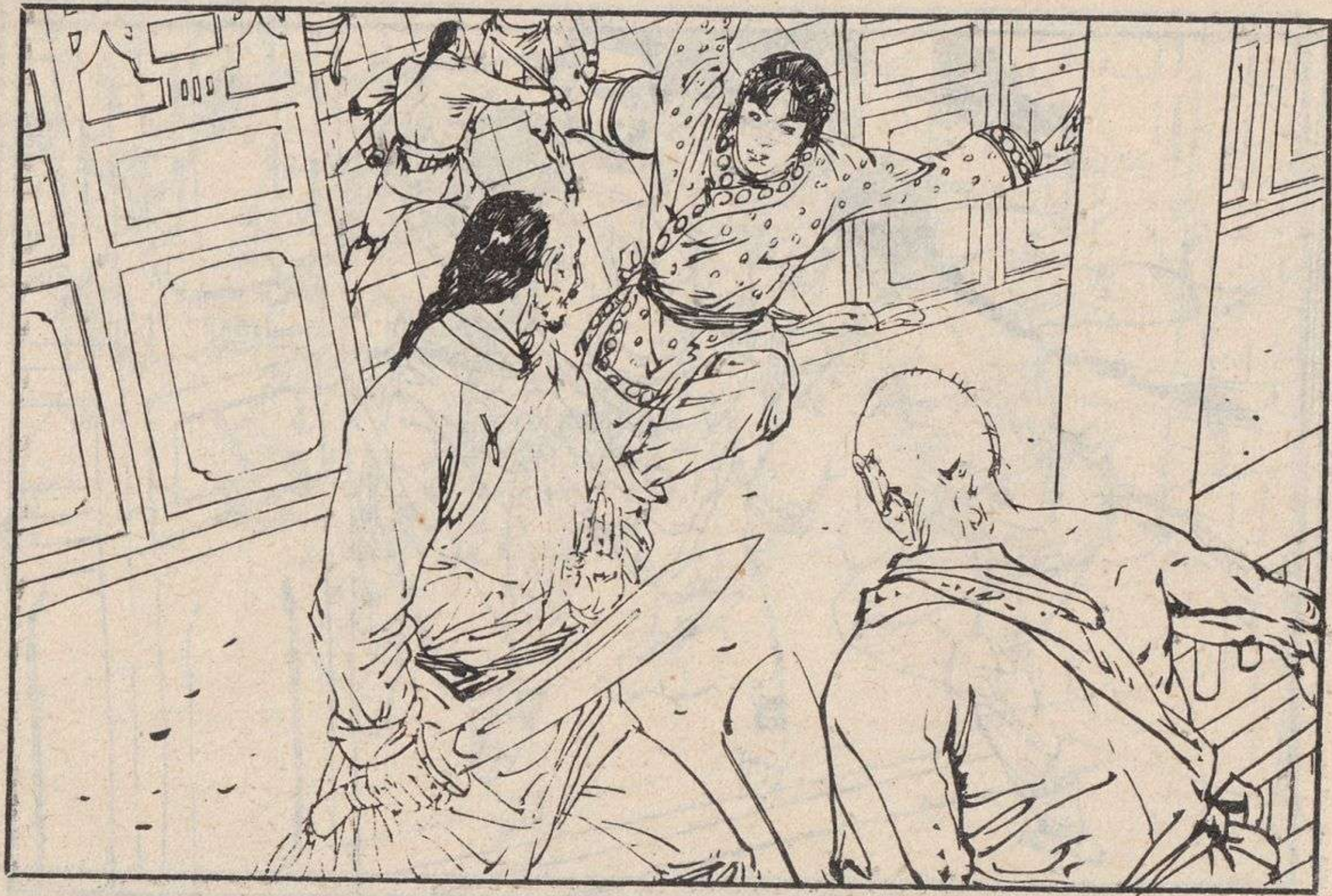
57 周绮将椅上鸳鸯双刀递入骆冰手中，说道：“打呀！”骆冰随手接了。周绮一刀轻轻迎头砍下，骆冰笑了一笑，随随便便地用右手短刀一架，左手长刀反击。于是一个坐一个站，一个呆一个憨，双刀对单刀打了起来。



58 拆了数招，周绮急道：“谁跟你闹着玩？”她觉得对手似傻不傻，杀之不忍，斗之无味，又听得徐天宏大叫“放火”，心中一惊，抛下骆冰奔出厅去。



59 刚到厅口，蓦地听得门外一人阴沉沉地说道：“想逃吗？”周绮一惊，烛光摇晃下只见两人挡在门口，便轻轻骂了声：“见鬼！”那人冷冷地道：“不错，我是鬼见愁。”说话中没丝毫暖意。周绮向来天不怕地不怕，见这人阴气森森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。



60 姑娘心中虽怕，还是举刀迎头向那人砍去。那人单刀向外一挂，左掌轻抚刀柄，双目直瞪着她。周绮觉得他这一挂中含动未吐，轻灵松静，竟是内家功夫，惊惧更甚，心想：“反正妈走弟死，我跟爹爹都让你们杀了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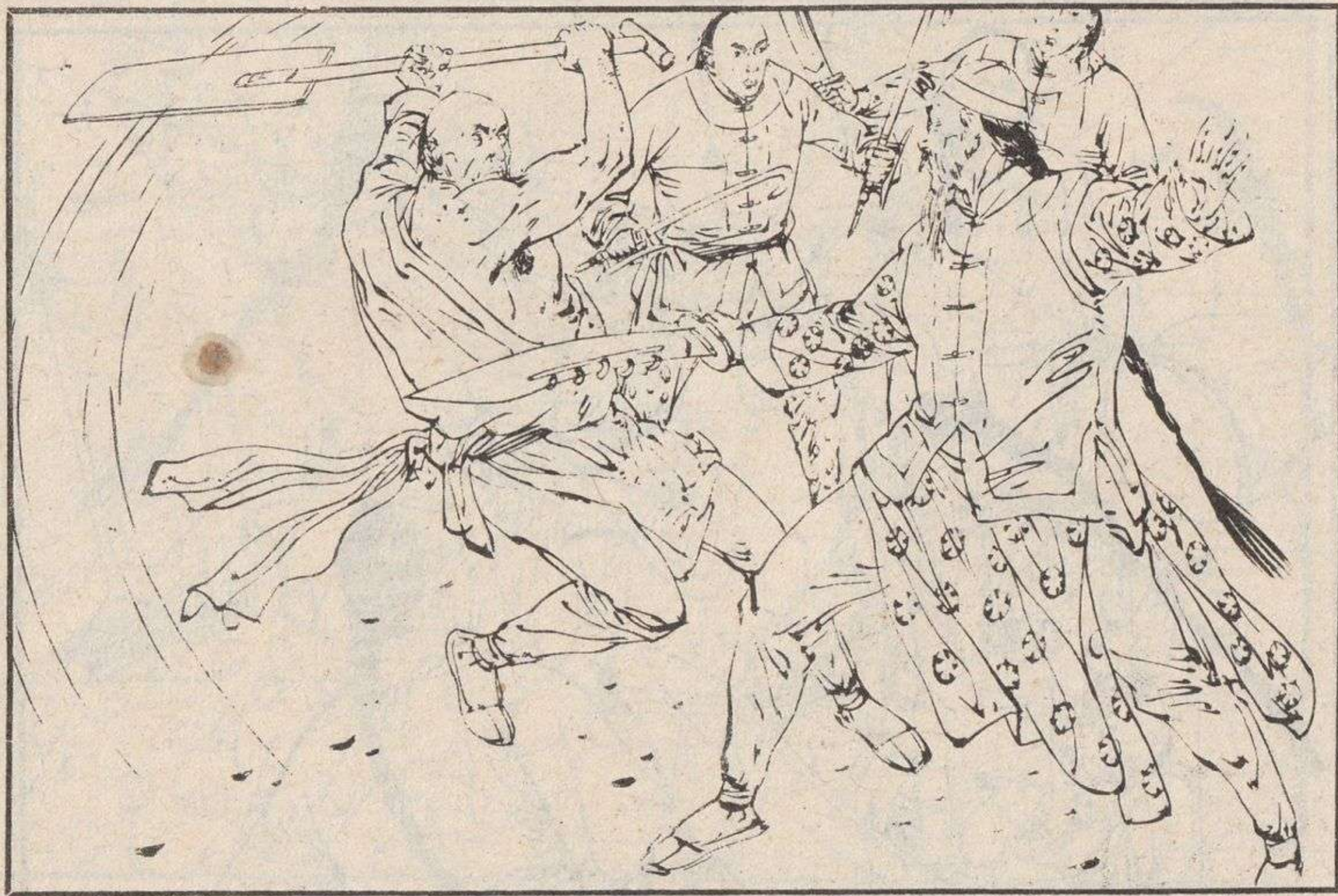
61 想到这，勇气一长，挥刀没头没脑地向那人砍去。此人正是红花会执掌刑堂的鬼见愁十二郎石双英。他本是无极拳门下弟子，入红花会后常向三当家赵半山讨教武艺。石双英以静制动，以柔克刚，不几招便将周绮一柄刀裹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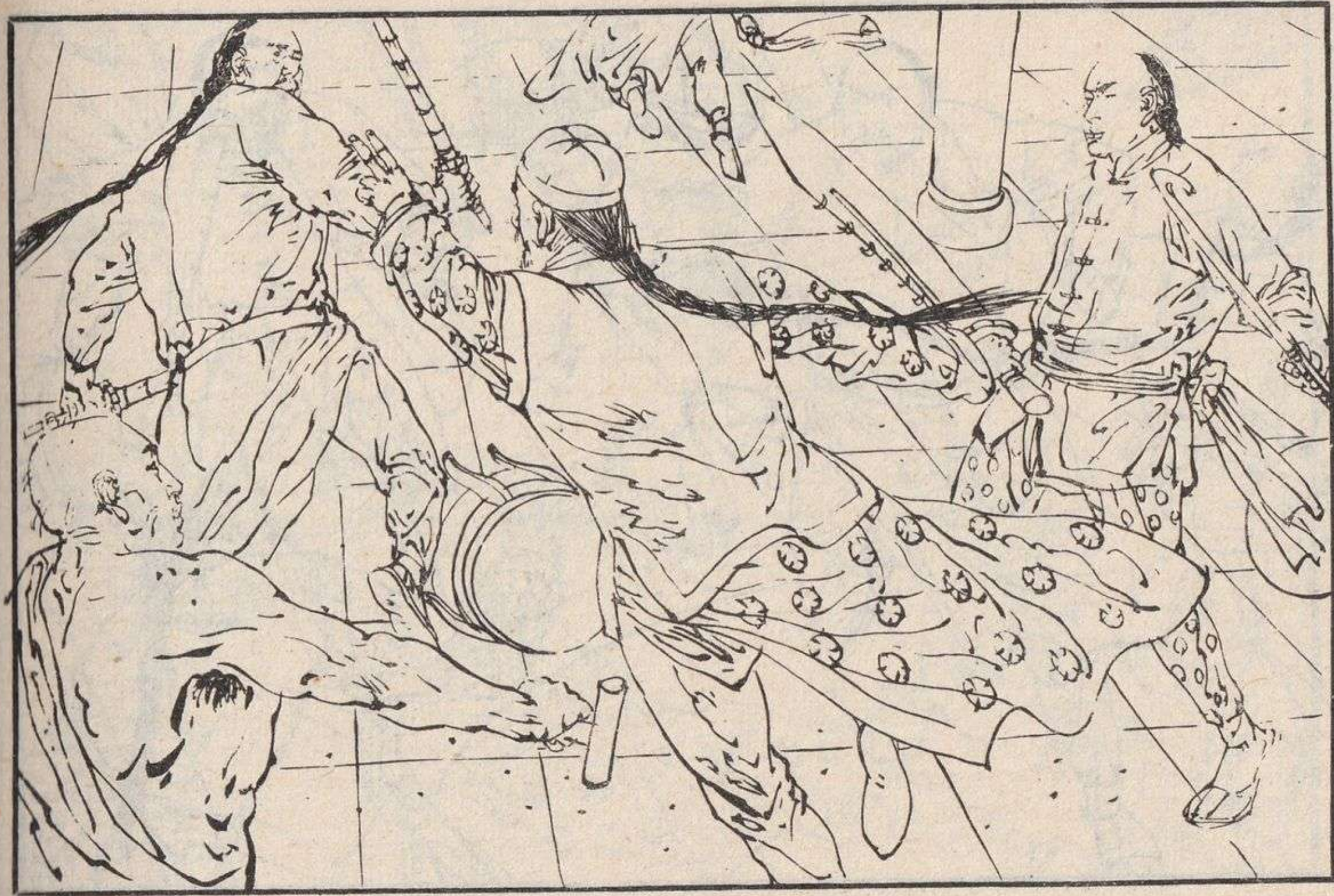
62 那边孟健雄、安健刚双战章进，已自知抵挡不住。万庆澜左手钢穿也被杨成协一鞭打折，不敢再战，绕着桌子兜圈子。童兆和早不知去向，只有周仲英却占着上风。他想只有先将徐天宏和卫春华这两人打倒，再来分说明白。



63 周仲英刀法一紧，将徐卫两人逼得连连后退，正渐得手，忽地一人纵上前来，叫道：“我来斗斗你这老儿！”一柄铁桨当头猛打下来。这人和石双英同来，乃红花会中排行第十三的“铜头鳄鱼”蒋四根。



64 兵器是铁桨，使的却是“鲁智深疯魔杖”的招术。周仲英见他力大，向左一闪，反手还力。蒋四根直砸不中，铁桨打横，使的是“疯魔杖”中的“金铰剪月”，出手迅速，周仲英侧身让过，眉头一皱，主意打定，边打边退，不断移动自己脚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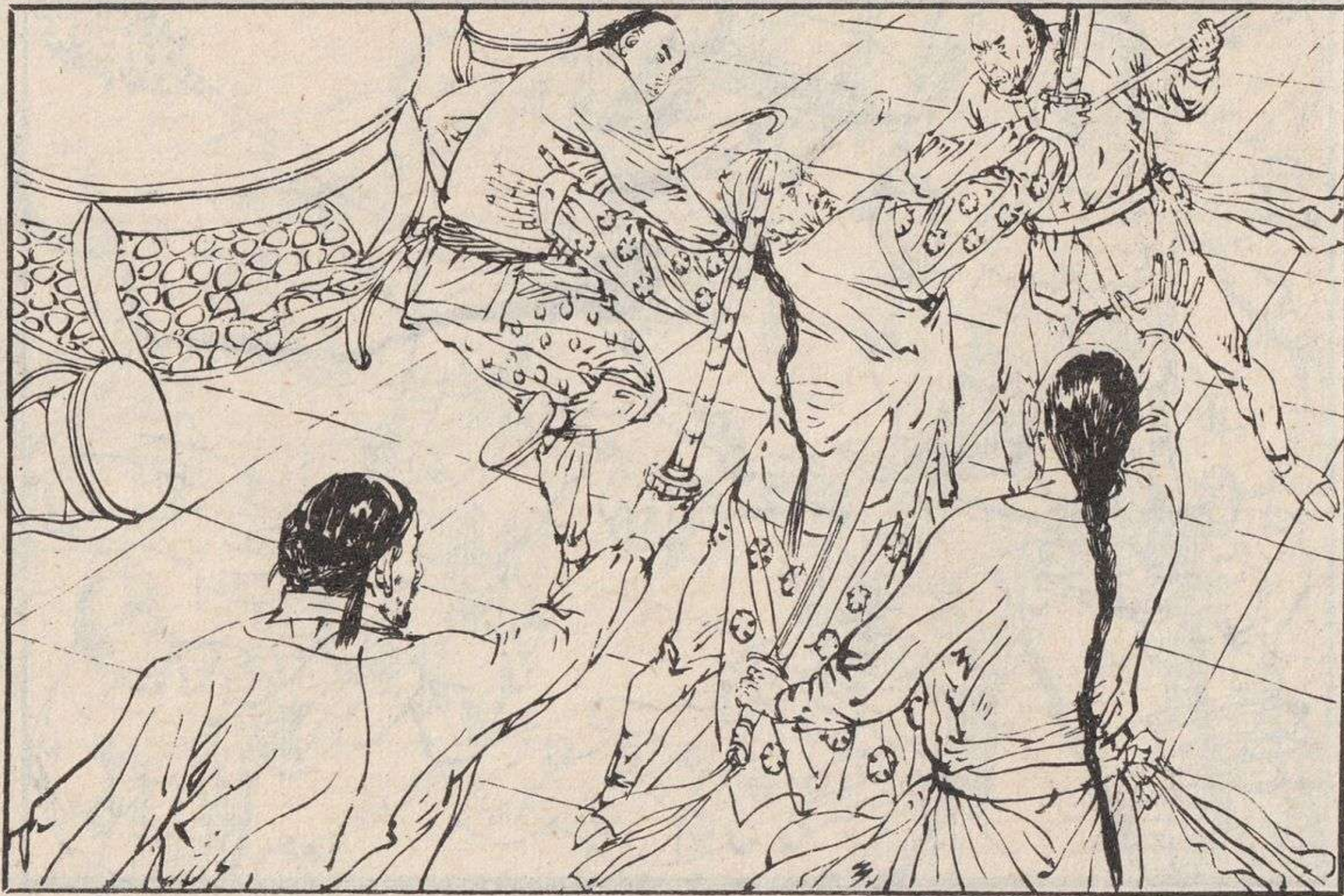
65 周仲英本想凭自己的武功当场将众人慑服，然后说明原委，哪知红花会人越来越多，时候一长，总有人不死也伤，这样误会变成真仇，后果不堪收拾，权衡轻重，决定打开僵局。此时，见万庆澜正向自己奔来，遂挥动大刀向他砍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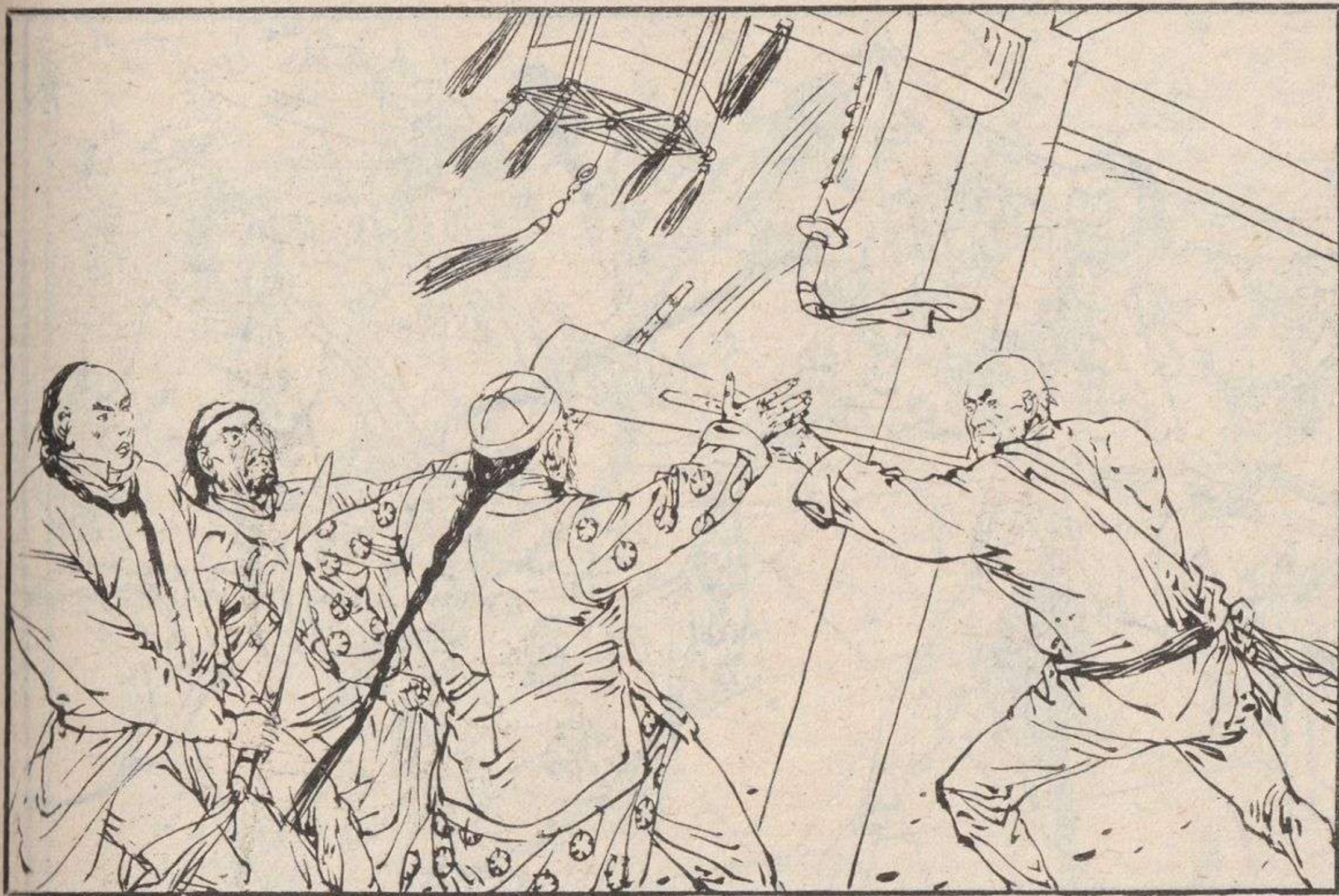
66 万庆澜见周仲英金刀砍来，不由得大骇，急忙闪让，见后面杨成协又追了上来，当即跳上桌子。他已知周仲英用意，大叫：“我们联手合力捉拿文泰来，那文泰来是你杀死的，朝廷悬赏的二万两银子，你想害死我独吞吗？”



67 万庆澜存心诬陷，要挑拨铁胆庄和红花会使之两败俱伤。红花会群雄听他这么一叫，更是痛彻心扉，又在激斗之际，哪里还能细辨是非曲直？章进哇哇大叫，狼牙棒向周仲英腰上砸去。周仲英急怒交加，有口难辨，只得挥刀挡住。



68 徐天宏毕竟精细，适才和周仲英拚斗，见他数次刀下留情，其中必有隐情，喊道：“千万不可造次！”章进拚杀性起，全没听见。蒋四根铁桨拦腰又向周仲英打去。周仲英侧身避过，不想背后杨成协钢鞭斜肩砸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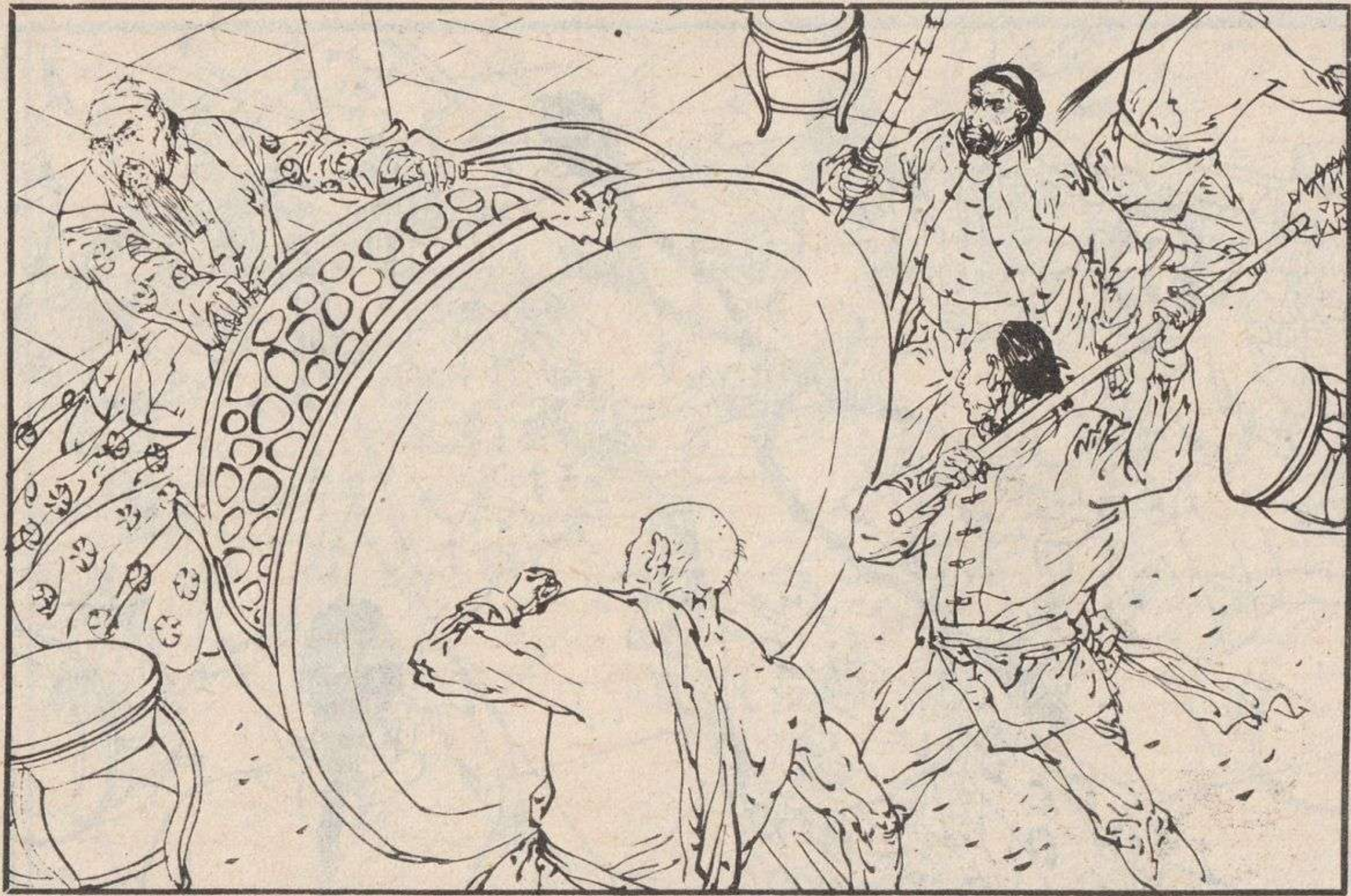
69 周仲英听得耳后风生，挥刀挡格。杨成协、章进和蒋四根是红花会的“三大力士”，周仲英独战三人，渐渐不支，正当他大刀和狼牙棒相交之时，蒋四根铁桨自下而上砸在大刀之上，周仲英再也拿捏不住，大刀脱手飞出，直插在大厅正中梁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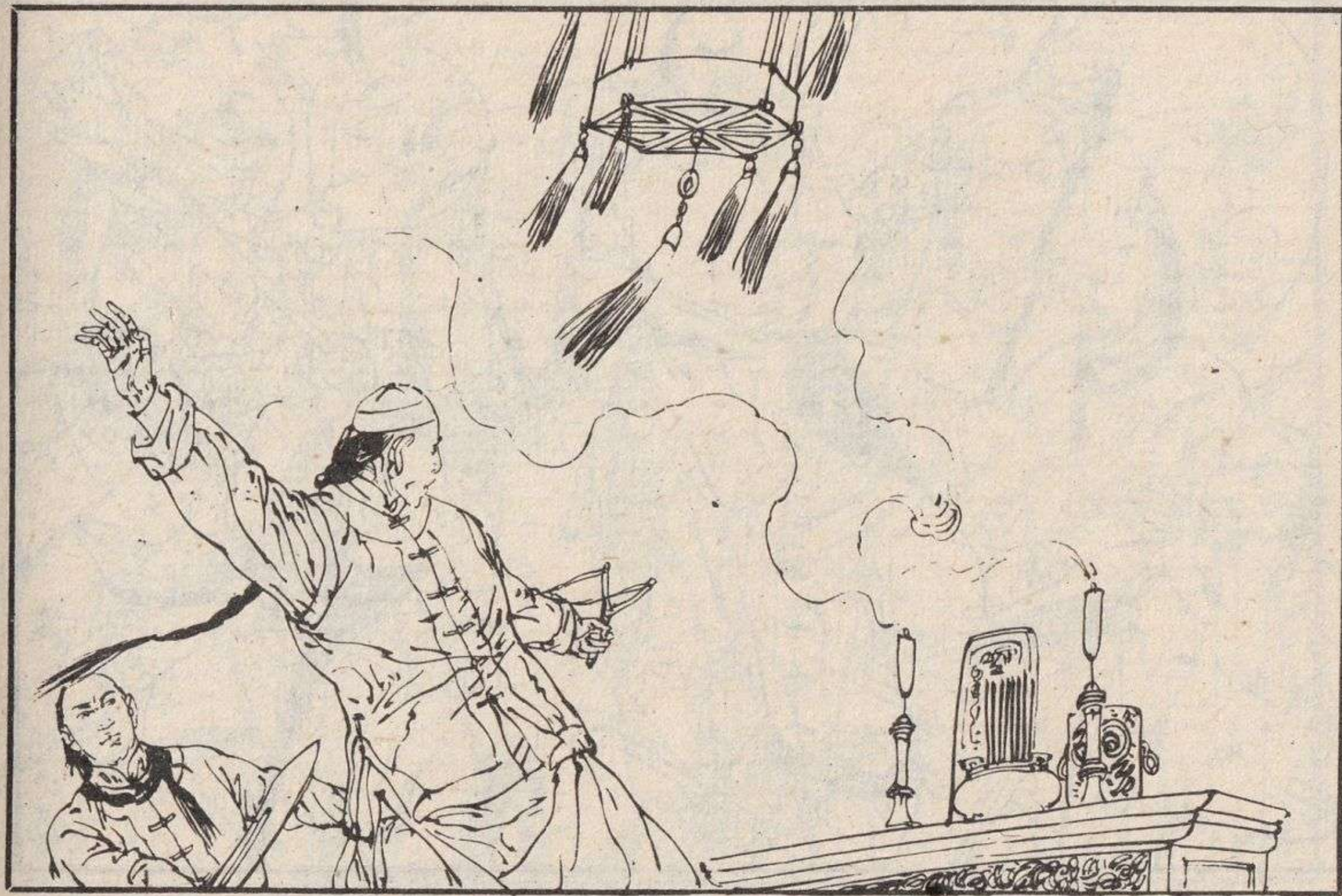
70 孟健雄、安健刚见师父兵刃脱手，一惊非同小可，双双抢前相救，卫春华挥动双钩拦住。周仲英大刀脱手，纵身抢前，直欺到杨成协怀里，一个“弓箭冲拳”，左手已抓住钢鞭鞭梢，右拳向他当胸打去。



71 杨成协招架已来不及，胸膛一挺，硬接了这一拳。原来他外号“铁塔”，是说他身子雄伟坚牢，犹如铁铸之塔。周仲英拳力奇大，见对方居然受了下来，不禁暗暗吃惊，左手用力一拉，欲要强抢杨成协手中钢鞭。



72 其实杨成协也是有苦说不出，这一拳只打得他痛彻心肺，几欲呕血，猛吸一口气强忍。周仲英钢鞭将要夺到，章进和蒋四根的兵器已向他砍砸而至。周仲英放脱钢鞭，随手把桌子一掀，推向章蒋二人。



73 孟健雄见师父推倒桌子，桌上烛台全掉在地上，他灵机一动，一阵连珠弹将厅中几枝蜡烛全都打灭，大厅中顿时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

74 大厅中刹时异常寂静，黑暗之中，各人屏声凝气，谁都不敢移动脚步，其间杀机四伏，比之适才呼叫砍杀，更加令人惊心动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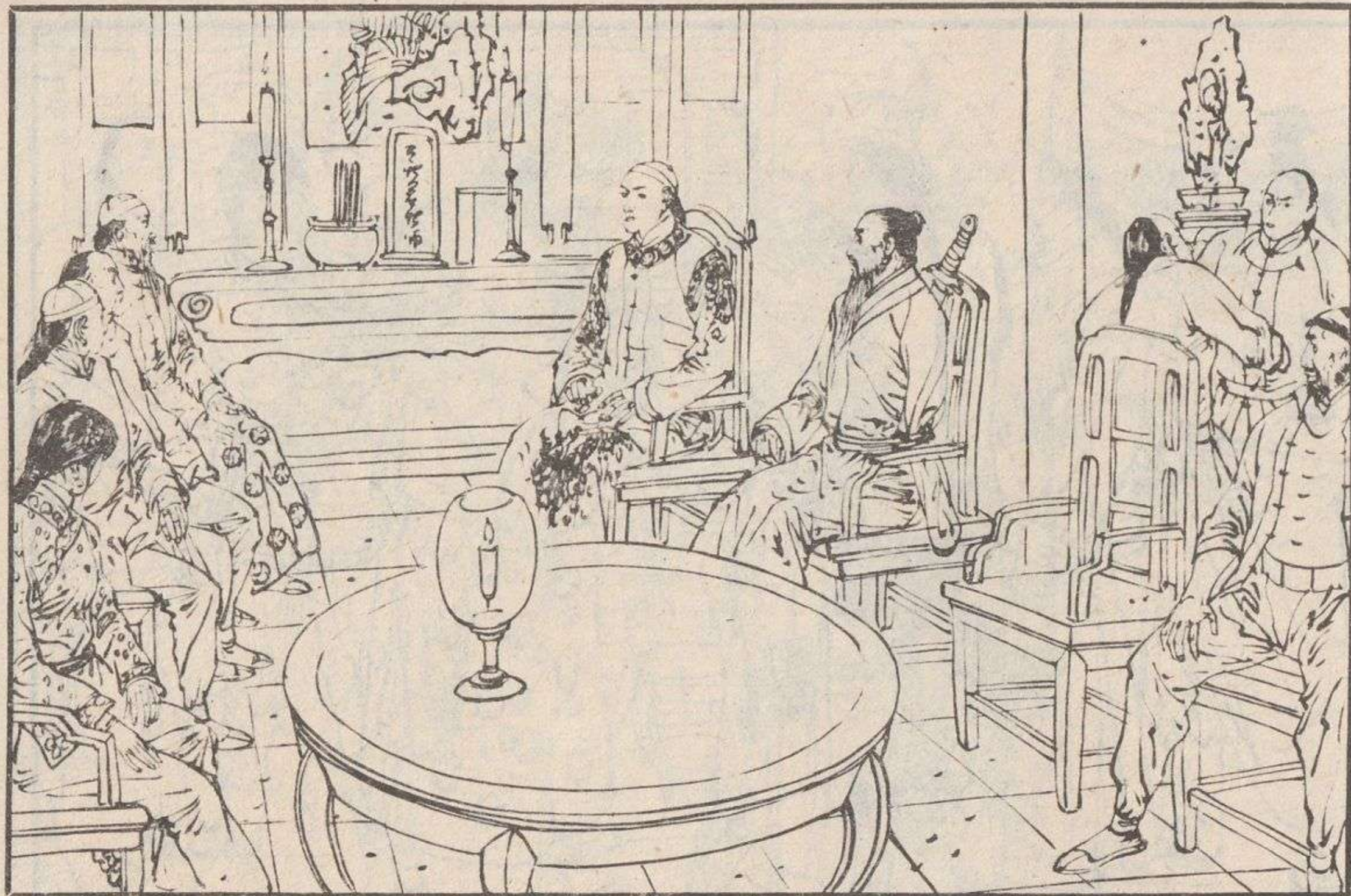
75 忽听厅外脚步声响，厅门打开，众人眼前一亮。只见一人手执火把走了进来，另一人手拿着一支金笛。火光照耀中又进来三人。一个是独臂道人，背负长剑。另一个轻袍缓带，面如冠玉，服装俨然，似是个贵介公子，身后跟着个十多岁的少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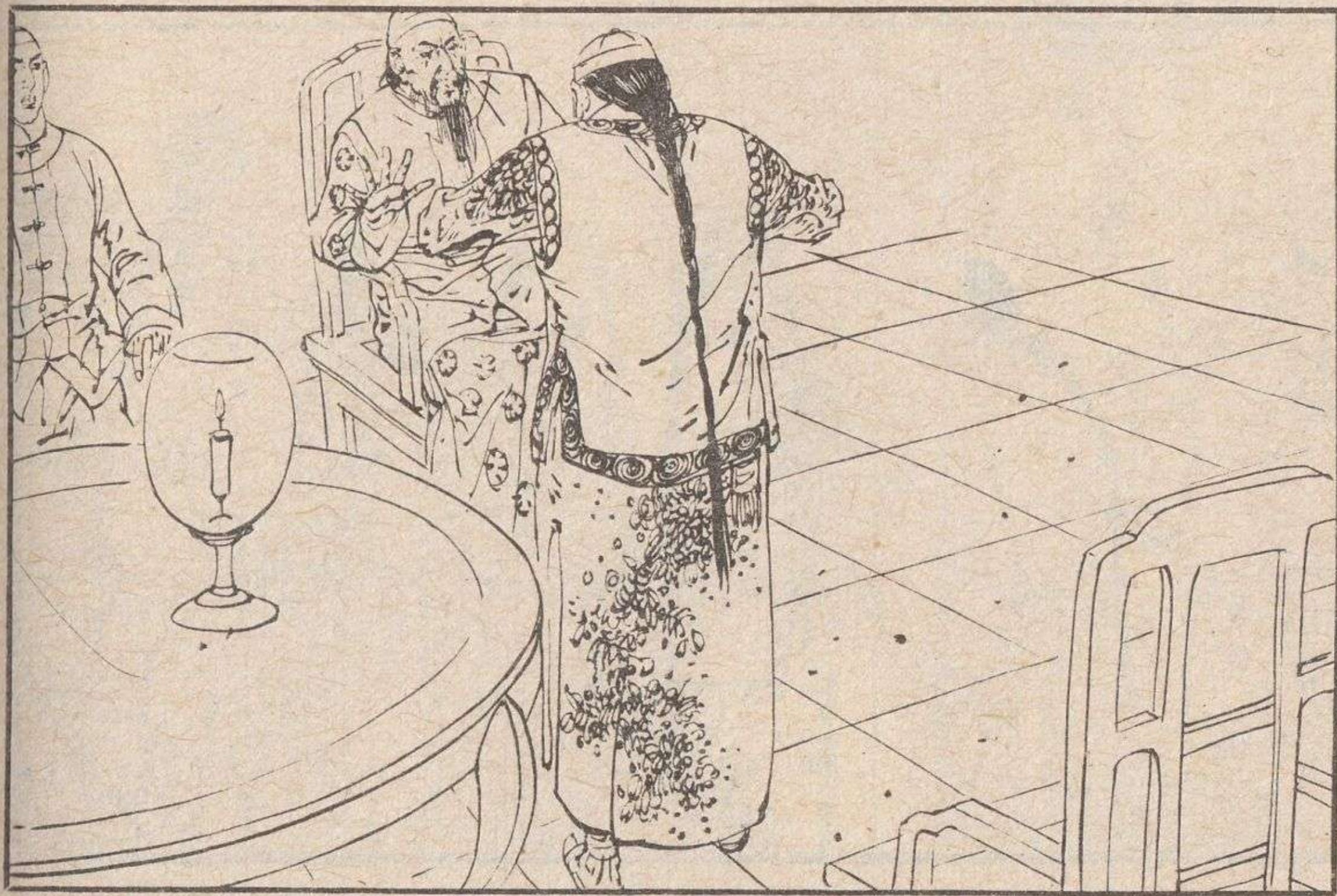
76 这四人正是“金笛秀才”余鱼同、“追魂夺命剑”无尘道人以及新任红花会总舵主的陈家洛。那少年是陈家洛的书僮心砚。红花会群豪见总舵主和二当家到来，俱是大喜，纷纷上前相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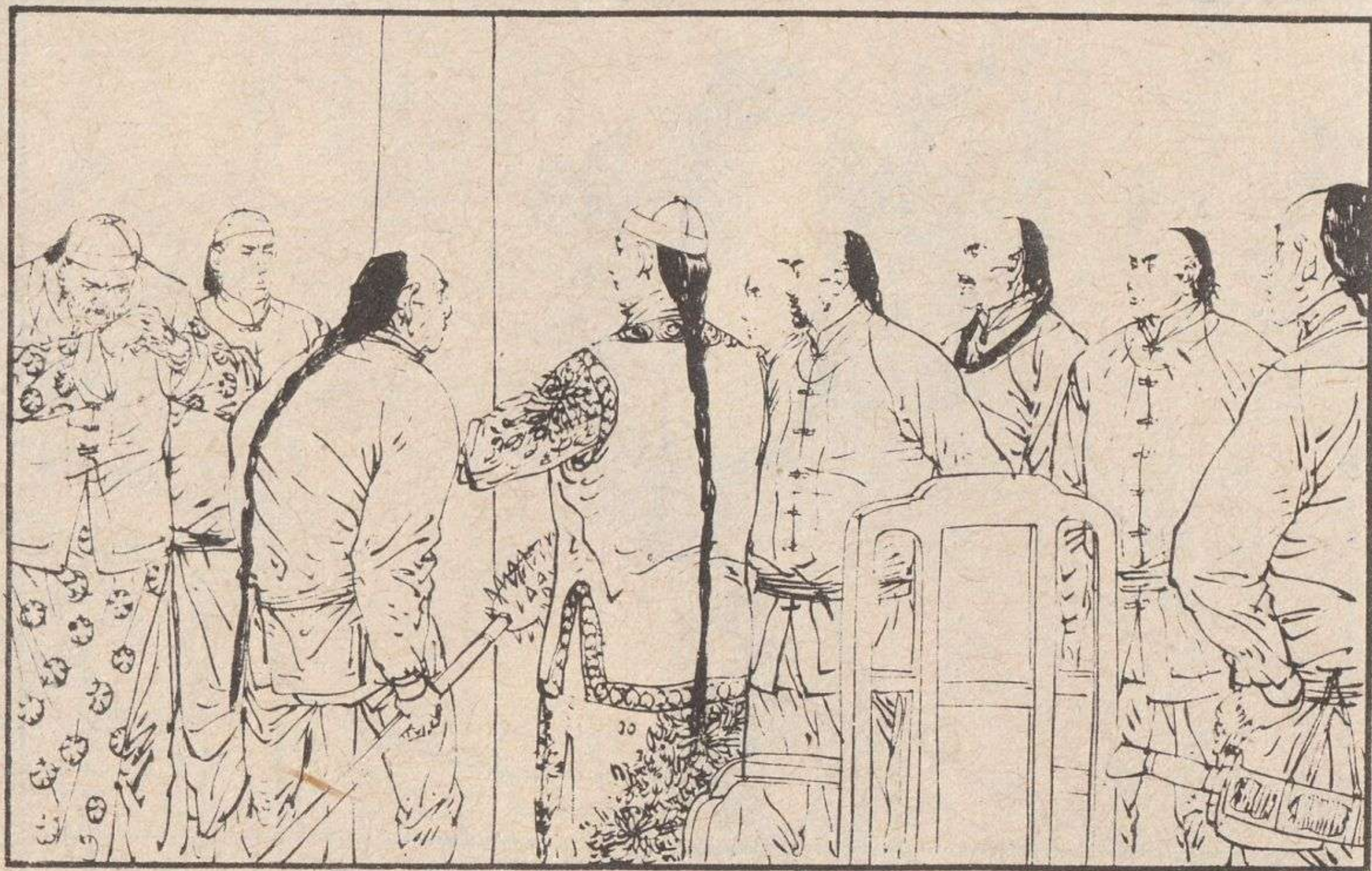
77 余鱼同拿了两张名帖，走到周仲英面前递上，打了一躬，高声说道：“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、二当家无尘道人，拜见铁胆庄周老英雄。”周仲英见名帖上写得甚是客气，忙抢上前去拱手道：“贵客莅临敝庄，不曾远迎，请坐请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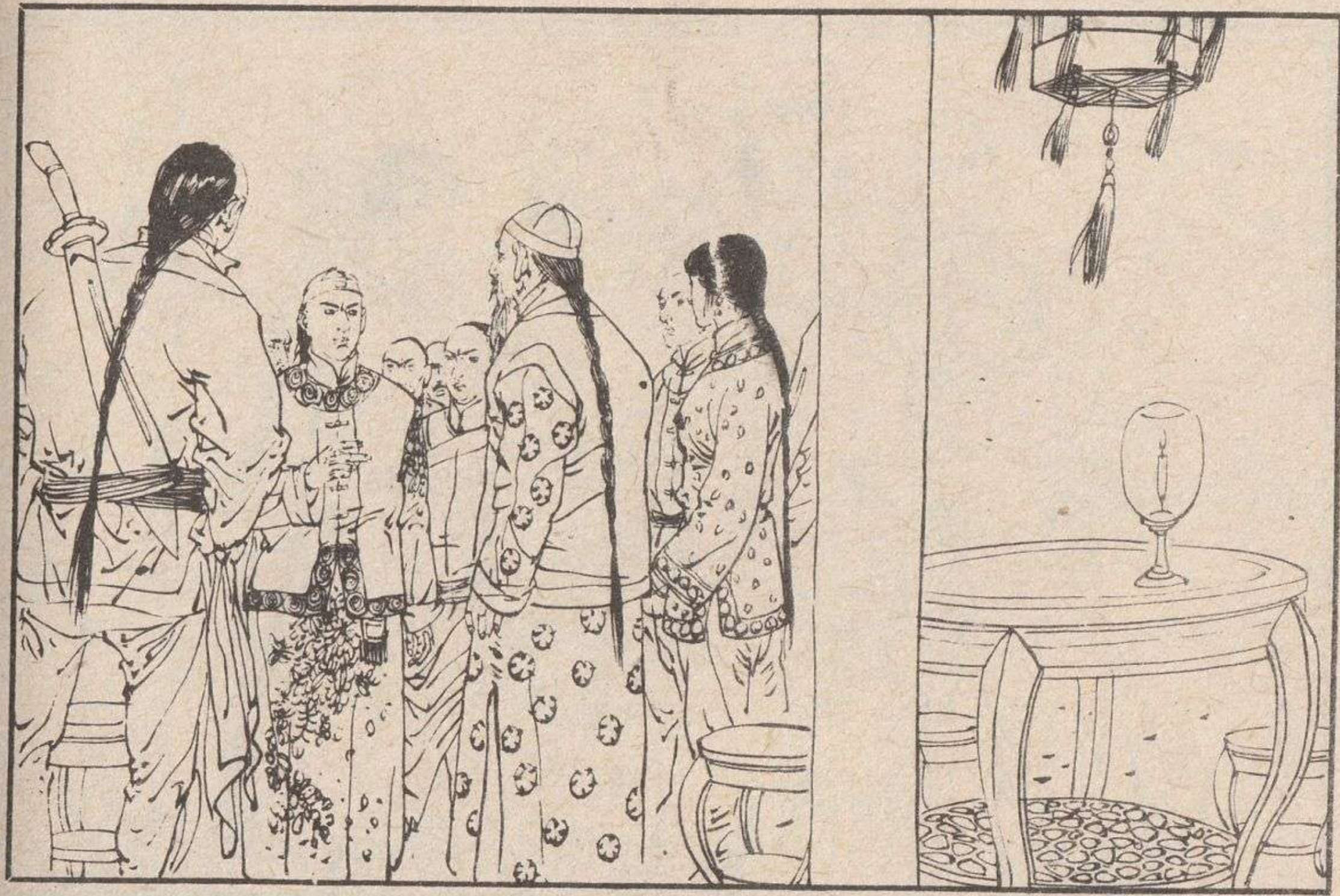
78 周仲英忙叫：“来人哪！”宋善明率领了几名庄丁进来，排好坐椅，重新点上蜡烛，分宾主坐下。万庆澜见双方叙礼，知道事情要糟，慢慢挨到门边，正想溜走，徐天宏纵身蹿出，拦住去路喝道：“请留步，大家把话说说清楚。”



79 周仲英和陈家洛将双方互相引见，报了各人姓名。陈家洛强抑满腔怒气，冷然说道：“敝会四当家奔雷手文泰来遇到鹰爪子围攻，身受重伤，避难宝庄，承周老英雄念在武林一脉，仗义援手，兄弟这里当面谢过。”说罢站起身来深深一揖。



80 周仲英连忙还礼，内心万分尴尬，暗道：“瞧不出他公子哥儿般的，居然有一手，竟用场面话来挤兑我。”章进却没听懂陈家洛用意，大叫起来：“总舵主你不知道，这老匹夫已把咱们四哥害了！”



81 陈家洛似乎没听见他这话，仍然客客气气地对周仲英道：“只因众兄弟听得四哥有难，大家如箭攻心，未免鲁莽，还请周老前辈海涵。不知文四哥伤势如何，周老前辈想已延医给他诊治，就请引我们相见。”



82 骆冰哽咽道：“四哥给他们害死了！总舵主，咱们杀了老匹夫给四哥抵命！”陈家洛一听大惊，章进、杨成协、卫春华等一千人各挺兵刃，逼上前来。孟健雄挺身而出，大声说道：“出事之时，老庄主不在庄中，你们为什么硬说我们老庄主出卖朋友？”



83 骆冰走下一步骂道：“姓孟的，我问你，你叫我们躲在地窖之中，如此隐秘的所在，若不是你们得了鹰爪孙的好处说了出来，他们怎会知道？”孟健雄顿时语塞。无尘道：“出事之时，老庄主或许真不在家，铁胆庄的，我们只能冲着老庄主说话，请你拿句话出来。”



84 这时缩在一旁的万庆澜突然叫道：“是他儿子说的，他敢承认么？”陈家洛走上一步问道：“周老英雄，此话当真？”周仲英岂肯当面说谎，缓缓点了点头。红花会众雄大哗，围得更紧。



85 陈家洛侧目瞧向万庆澜，骆冰抢着说道：“他是鹰爪孙，来捉四哥的人中，有他在内。”陈家洛缓步走到万庆澜面前，突然伸手，把他手中钢穿往地下一掷，将他双手反背并拢，左手一下握住。万庆澜“啊唷”一声，已然挣扎不脱。



86 万庆澜武功并非平常，却被他随手拿住，竟动弹不得，众人也各暗暗称奇。陈家洛喝道：“你们把文四爷捉到哪里去了？”万庆澜闭口不答，脸上一副傲气。陈家洛骈指在他肋骨下“中府穴”一点，喝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



87 万庆澜头上黄豆大的汗珠已直冒出来。陈家洛又在他“筋缩穴”上一点。他可熬不住了，低声道：“我说……我说。”陈家洛伸指在他“气俞穴”上推了几下，万庆澜缓过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要解他到京里去。”



88 骆冰忙问：“他……他没死？”万庆澜道：“当然没死，这是要犯，谁敢弄死他？！”骆冰心头一喜，晕了过去，章进急忙扶住她。陈家洛松开了手，叫书僮心砚将他绑了起来，然后高声说道：“各位兄弟，咱们救四哥要紧，这里的帐将来再算。”



89 众人走到厅口，陈家洛回身举手，对周仲英道：“多多叨扰，大恩大德，没齿不忘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章进叫道：“救了文四哥后，我章驼子第一个来斗斗你铁胆庄的英雄好汉。”杨成协道：“狗熊都不如，称什么英雄？”



90 周绮抢上一步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胆敢骂我爹爹？”杨成协道：“去叫你哥哥出来，就说我姓杨的要见见他。”卫春华道：“有种卖朋友，就该有种见朋友。你哥哥出卖我们四哥，这会儿躲到哪里去了？”周绮愕然不解，心里甚是奇怪。



91 孟健雄知道红花会误会了刚才万庆澜那句话，便接过话头，高声说道：“各位有何吩咐，现在就请示下，省得下次再劳各位大驾。”章进道：“我们就要见见这姑娘的哥哥。”周绮道：“你这驼子胡说八道，我有什么哥哥？”



92 章进又听她喊“驼子”，气得虎吼一声，双手向她面门抓去。周绮提刀挡格，章进施展擒拿功，空手和她拚斗起来。卫春华双钩一摆，要和孟健雄比试。这边蒋四根和安健刚也叫了阵，双方各提兵器，又要动手。



93 杨成协大喊：“出卖朋友的兔崽子，再不给我滚出来，爷爷要放火烧屋子了！”周仲英气得须眉俱张，对陈家洛道：“好哇，红花会就会出口伤人，以多取胜。”陈家洛一声唿哨，拍了两下手掌，群雄立时收起兵刃，退到他身后站立，一声不发。



94 陈家洛道：“周老英雄，你责我们以多取胜，在下就单身请老英雄不吝赐教几招。”周仲英道：“那再好没有。陈当家的要比兵刃还是比拳脚？”石双英阴森森地道：“大刀飞到梁上去了，还比什么兵刃？”此言一出，周仲英面红耳赤。



95 忽见一人轻飘飘地跃起，右手勾住屋梁，左手拔出大刀，一翻身，毫无声息地落在地下，走到周仲英面前，一腿半跪，举刀过顶，说道：“周老太爷，你老人家的刀。”这人是陈家洛书僮心砚。瞧不出他年纪轻轻，轻功竟如此不凡。



96 心砚露这一手，周仲英脸上更下不去，他对心砚不理不睬，向陈家洛道：“陈当家亮兵刃吧，老夫就空手接你几招。”徐天宏细察周仲英对红花会殊少敌意，如动兵刃难免死伤，不如比拳安全，于是低声道：“总舵主，他要比拳，你就在拳脚上胜他。”



97 陈家洛道：“好！在下请教周老英雄几路拳法，请老前辈手下留情。”周绮走过来替父亲脱去长袍，眼圈儿红了。周仲英低声道：“要是我有什么好歹，你上安西找吴叔叔去，以后可千万不能闹事了。”周绮一阵心酸，点了点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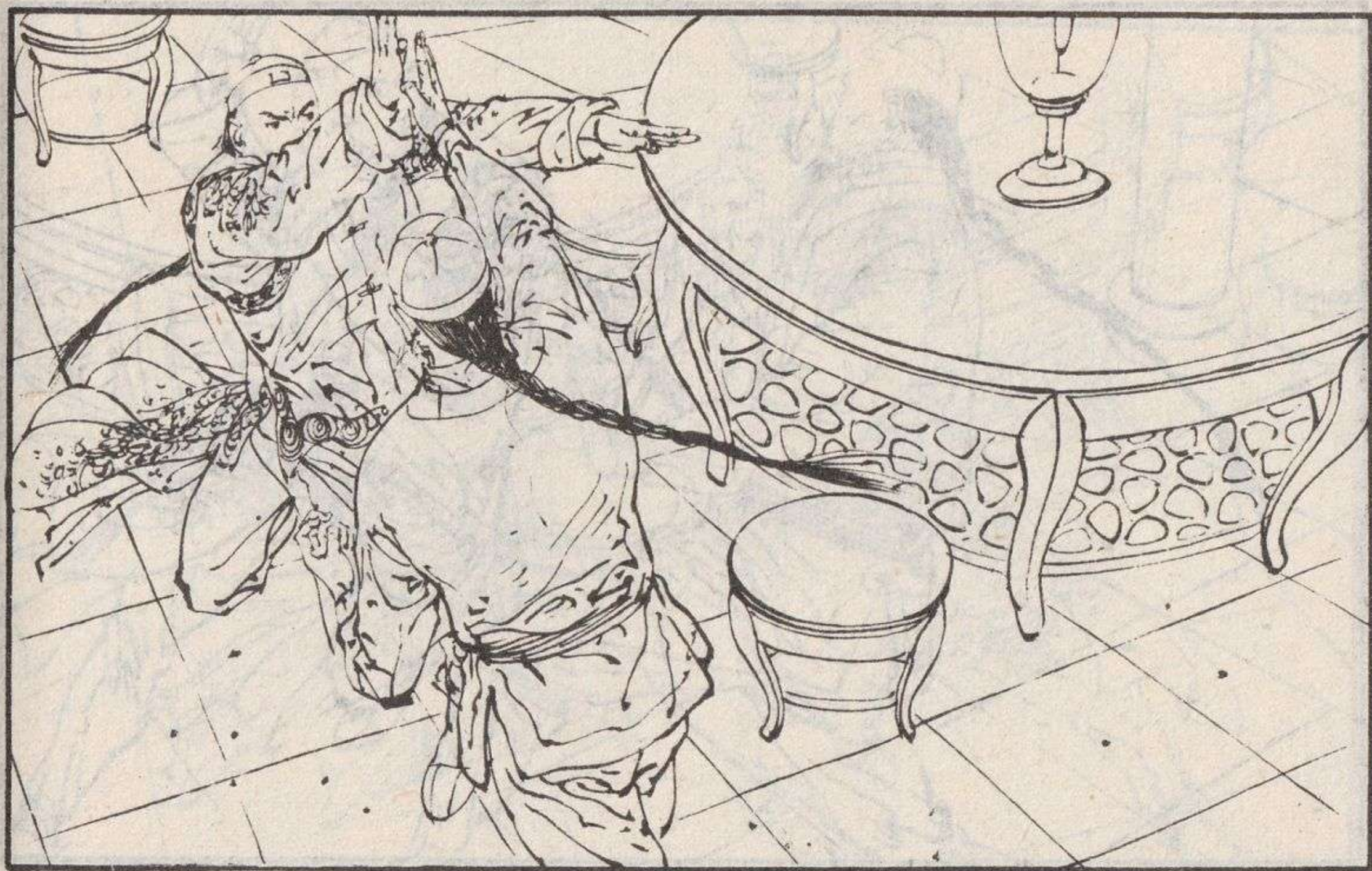
98 周仲英走到大厅中间，抱拳说道：“请上吧！”陈家洛并不宽衣，长袍飘然，缓步走近说道：“在下要是输了，定当遍请西北武林同道，来向老前辈赔礼谢罪；倘若在下侥幸胜得一拳一脚，那位泄露文四哥行藏的令郎，我们斗胆要带了去。”



99 周仲英虎目含泪，右手一挥，道：“不必多言，进招吧！”陈家洛在下首站定，微一拱手，说道：“请赐招。”周仲英也不再客气，一招“左穿花手”，右拳护胸，左掌呼的一声，向陈家洛面门劈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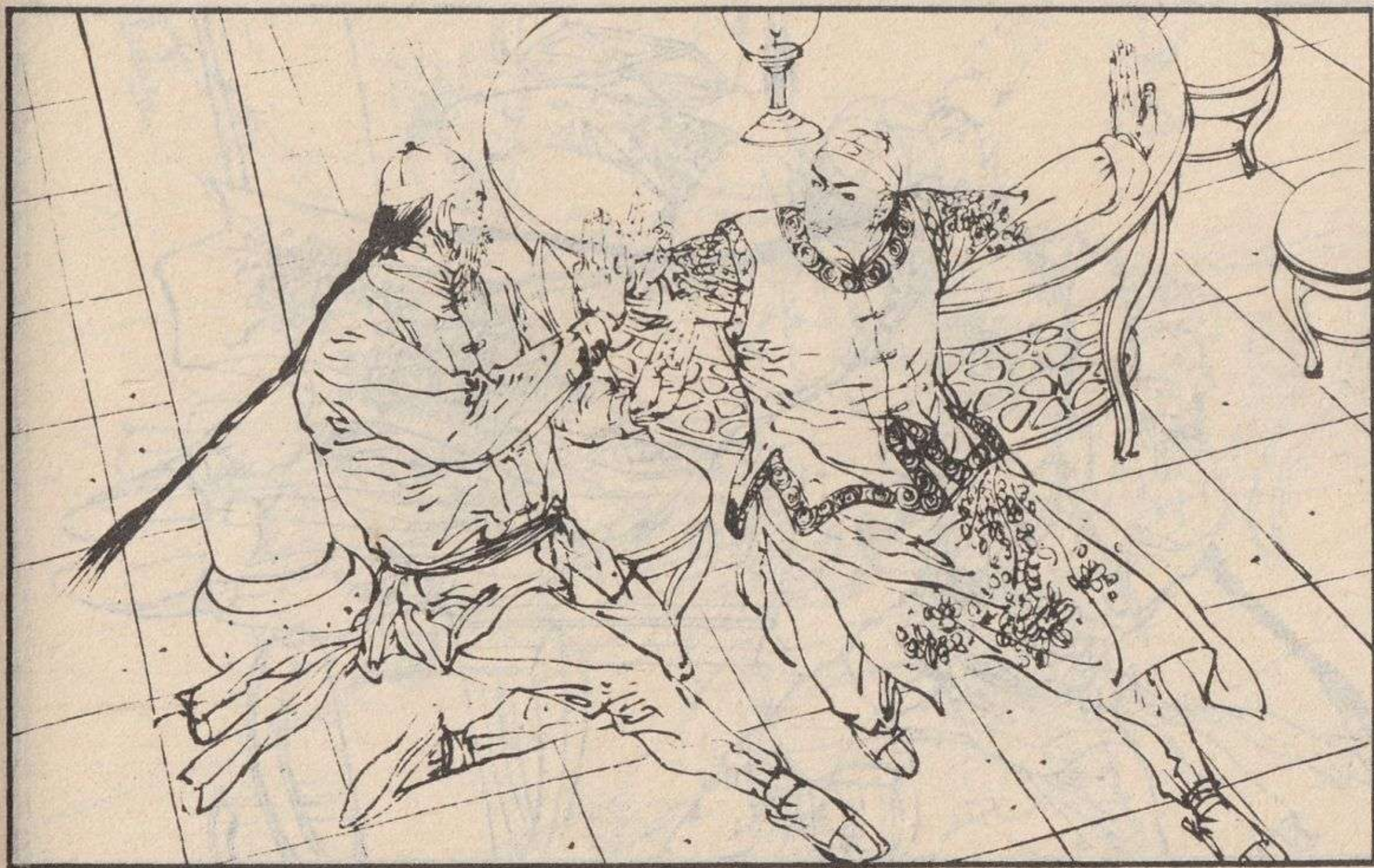
100 陈家洛一个“寒鸡步”，右手上撩，架开来掌，左手画一个大圆弧，弯击对方腰肋，竟是少林拳的“丹凤朝阳”。这一亮招，红花会和铁胆庄双方全都一惊。周仲英是少林拳高手，天下知名，可没想到陈家洛竟也是少林派。



101 两人拳式完全相同，不象争斗，倒象同门练武。翻翻滚滚拆了十余招，周仲英突然猛喝一声，身向左转，一个“翻身劈击”，疾如流星。陈家洛急忙后仰，来掌离颊寸许，险险未及避开。红花群雄俱各大惊。



102 陈家洛纵出数步，猱身再上，拳法已变，出招是少林派的“五行连环拳”，周仲英仍以少林拳还击。不数招，陈家洛忽然改使“八卦游身掌”，身随掌走，满厅游动，烛影下似见数十个人影来去。周仲英以静御动，沉着应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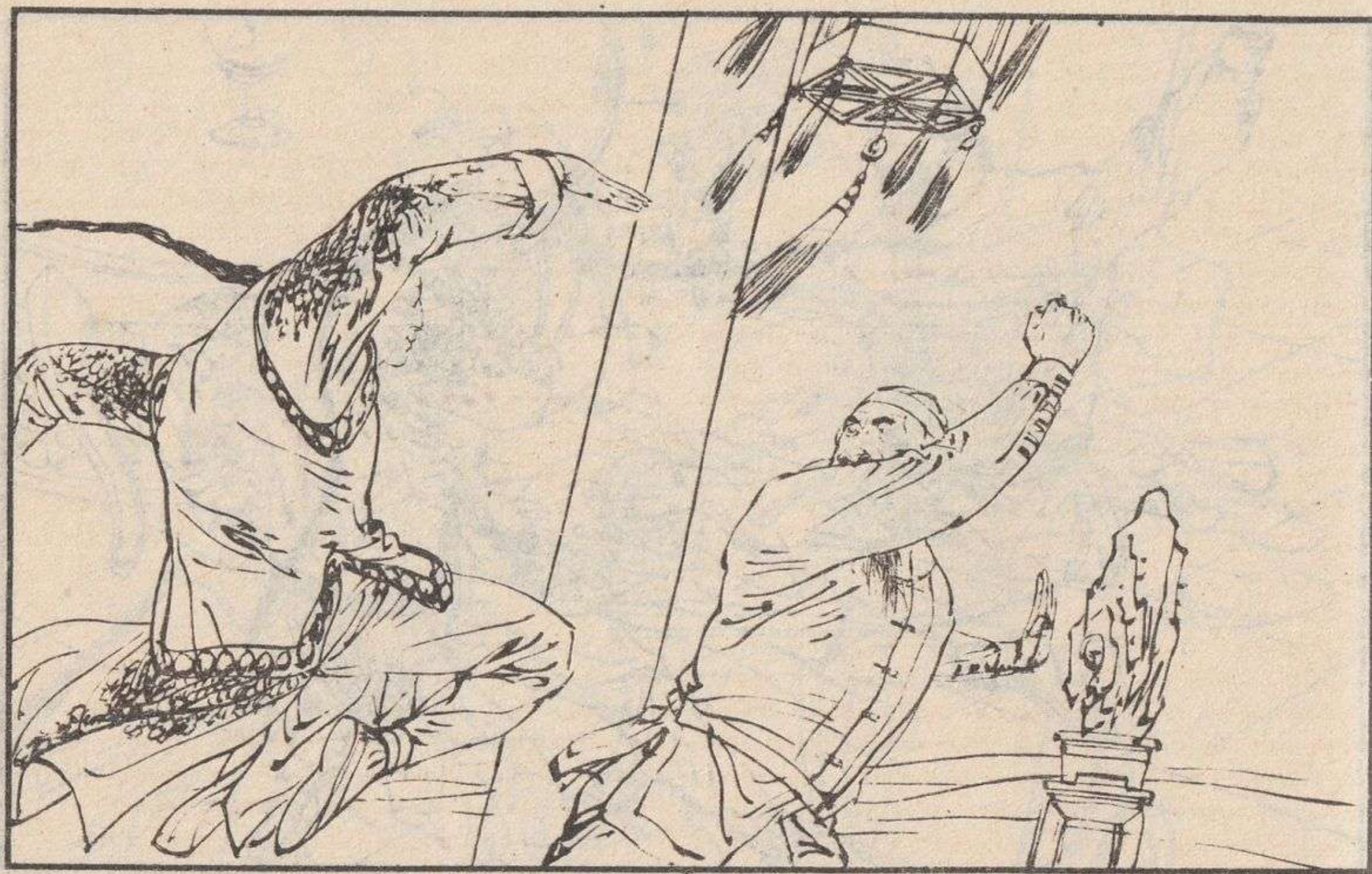
103 再拆数招，周仲英左拳打出，忽被对方以内力黏至外门，这一招竟是太极拳中的“如封似闭”。周仲英打起精神，小心应付。陈家洛忽地一个“倒撵猴”，拳法又变，顷刻之间，连使了武当长拳、三十六路大擒拿手、分筋错骨手、岳家散手四门拳法。



104 众人见他拳法层出不穷，俱各纳罕。周仲英以不变应万变，六路少林拳融会贯通，得心应手。酣斗中周仲英突然左足疾跨而上，一脚踏住陈家洛袍角，左掌向他下盘切去。陈家洛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哧的一声，长袍前襟被齐齐撕去。



105 周仲英说声“承让”，陈家洛脸上一红，骈指向他腰间点去，两人又斗在一起。三招一拆，只见陈家洛擒拿手中夹着鹰爪功，左手盘拳，右手绵掌，攻出去是八卦掌，收回时已是太极拳，诸家陈杂，乱七八糟，旁观者不禁眼花缭乱。



106 原来这是天池怪侠袁士霄所创的独门拳术“百花错拳”，他弟子也只有陈家洛一人。今日与周仲英激斗百余招，险些落败，深悔自己鲁莽，小看了天下英雄，心惊之余，只得使出这路怪拳，果然锋锐无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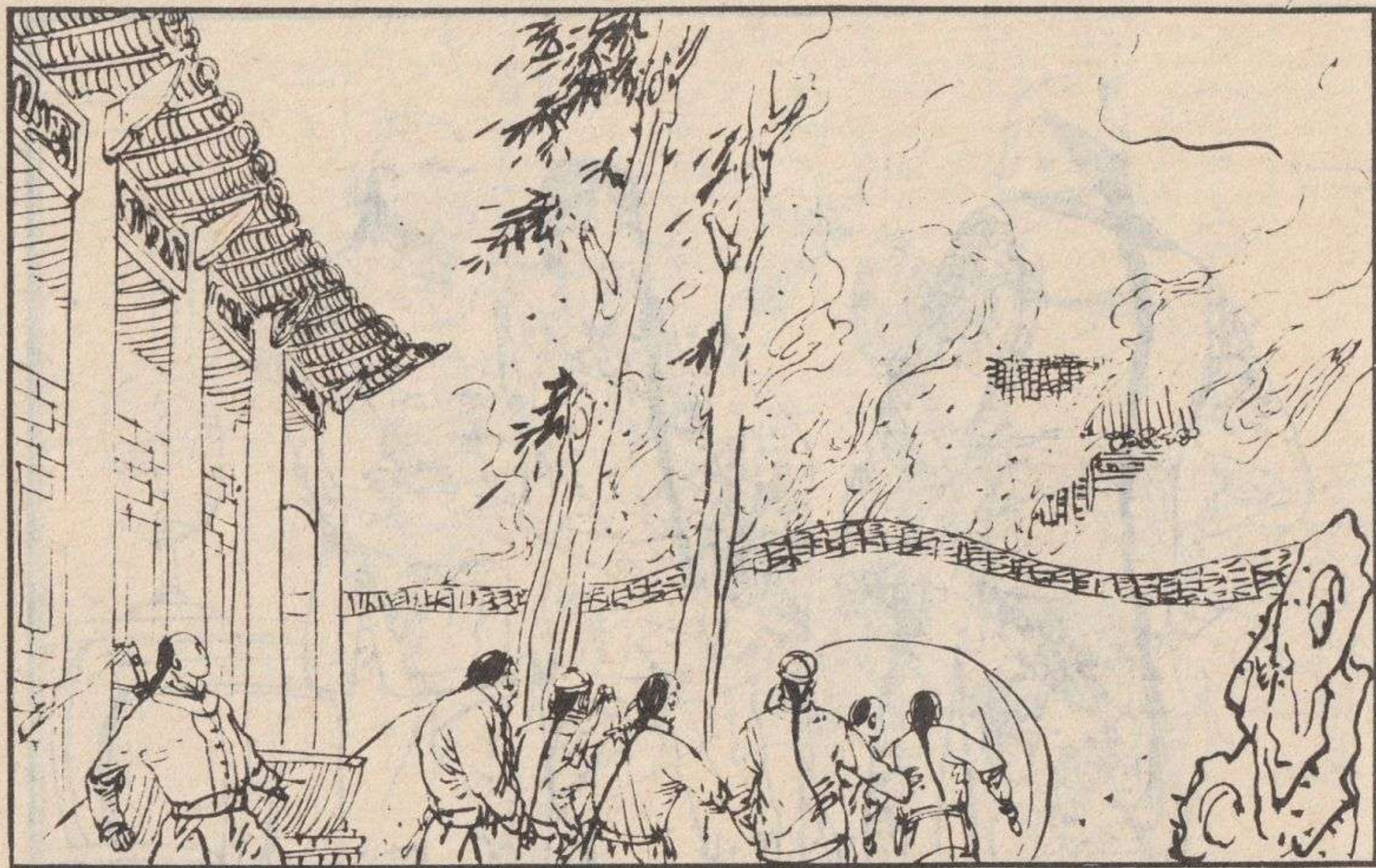
107 周仲英大惊之下，双拳急挥，护住面门，连连倒退，见对方拳法古怪之极，而拳劈指戳之中，又夹杂着刀剑的路数，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周绮见父亲败退，情急大叫：“你打的什么拳？简直不成话，怎地撒赖胡打？全都打错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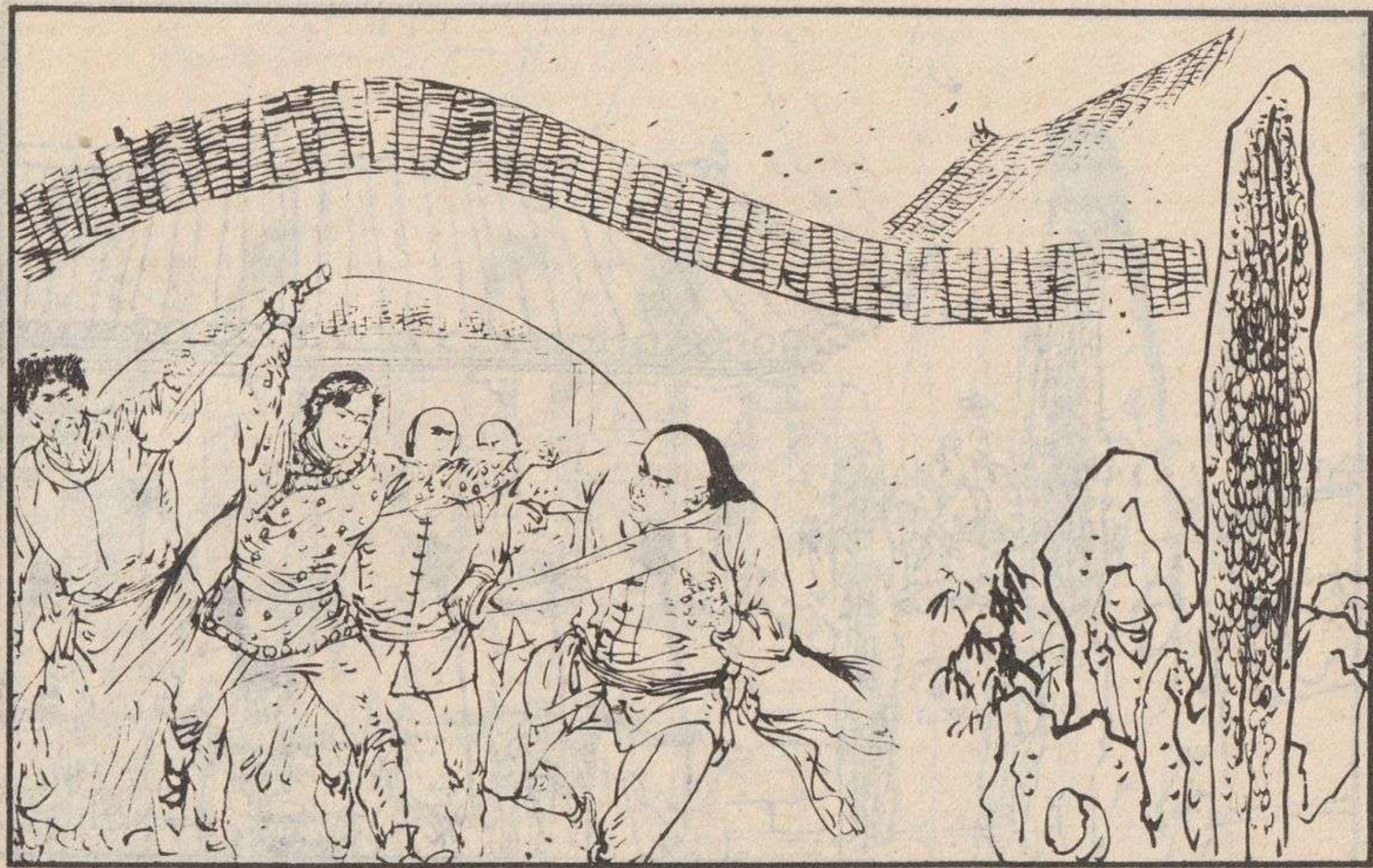
108 喊声未毕，厅外蹿进两人，连叫：“住手！”却是陆菲青和赵半山到了。这时，厅外有人大呼：“快救火啊！”喧嚷声中，火光已映进厅来。周仲英正受急攻，拳法本已大乱，忽听得大叫“救火”，一愣神，突觉左腿一麻，左膝外“阳关穴”竟被点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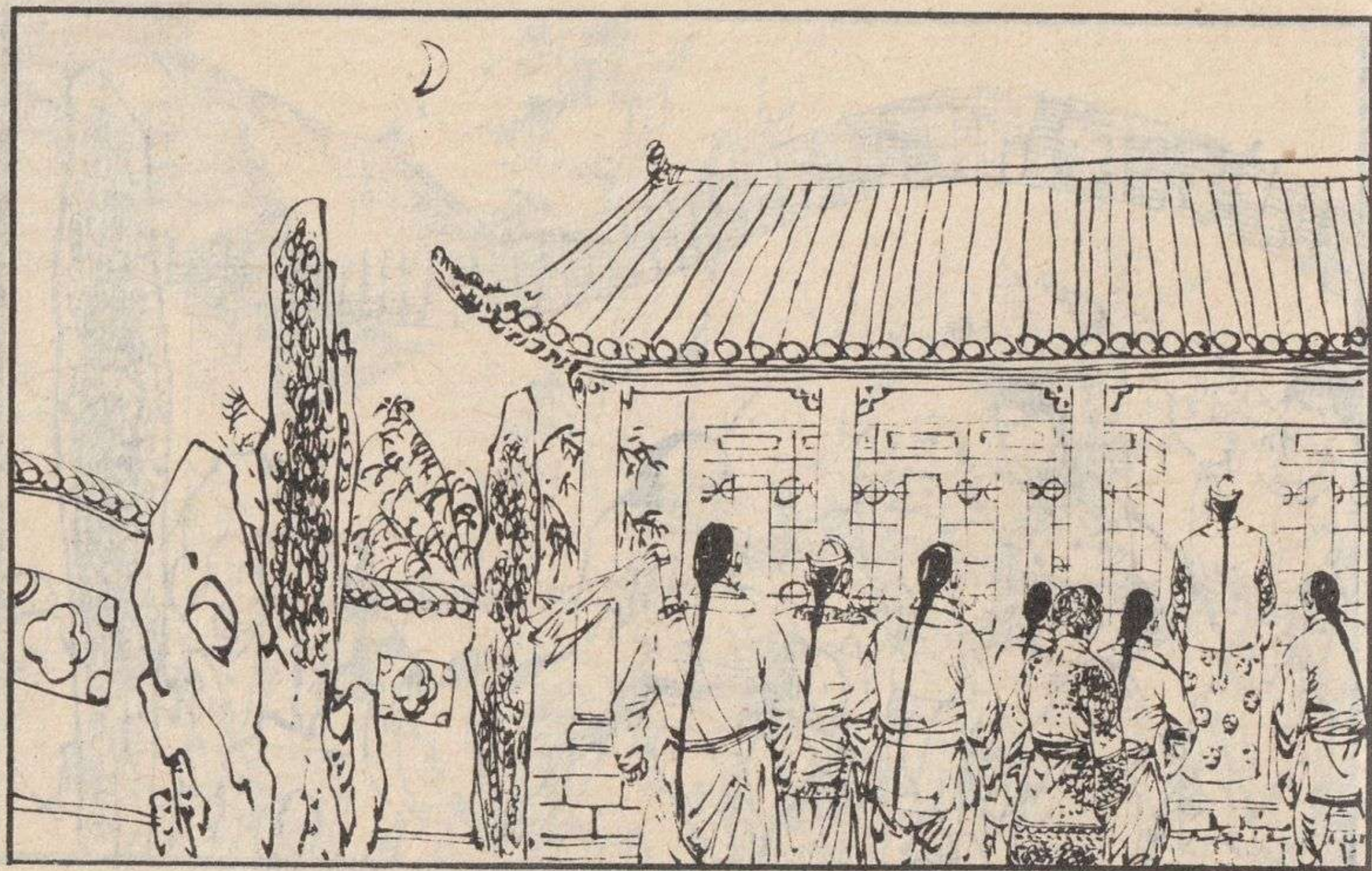
109 周仲英一个踉跄，险些倒地，周绮忙抢上扶住，急叫：“爹爹！”单刀一横，护住父亲。陈家洛并不追赶，反而倒退三步，说道：“周老英雄怎么说？”周仲英怒道：“好，我认栽了。我儿子交给你，跟我来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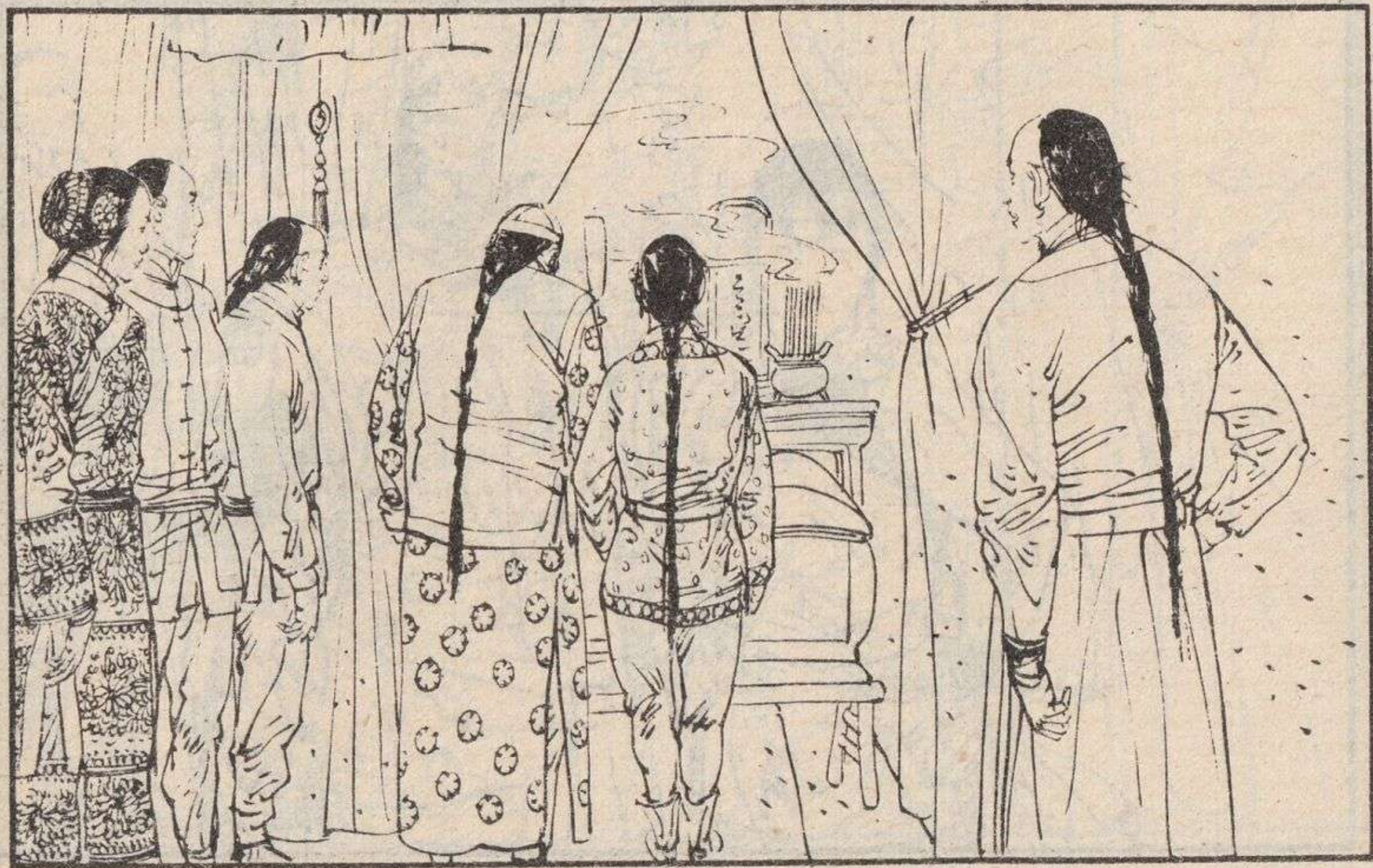
110 说罢，周仲英扶着周绮，一瘸一拐地往厅外走去。陈家洛、陆菲青及红花会群雄跟着周仲英穿过了两个院子。此时火势更大，热气逼人，黑夜中但见红光冲天，烟雾弥漫。徐天宏大叫：“咱们先合力把火救熄了再说。”



111 周绮骂道：“你叫人放火，还想装好人。”她刚才听徐天宏一再大喊放火，认定是他指使人来烧铁胆庄的，不禁满腔悲愤，哪里还顾得对手人多势众，举刀便向徐天宏砍下，徐天宏忙蹿开避过。



112 周绮还待要追，已被赵半山劝住。周仲英对这一切，似是不见不闻，大踏步直上后厅。



113 众人来到后厅，只见设着一座灵堂，阴沉沉的一派凄凉景象，周仲英掀开白幕，露出一具黑色小棺材来，棺材尚未上盖。原来周仲英击毙爱子后，因女儿外出未归，是以未将周英杰成殓，以待周绮回来再见一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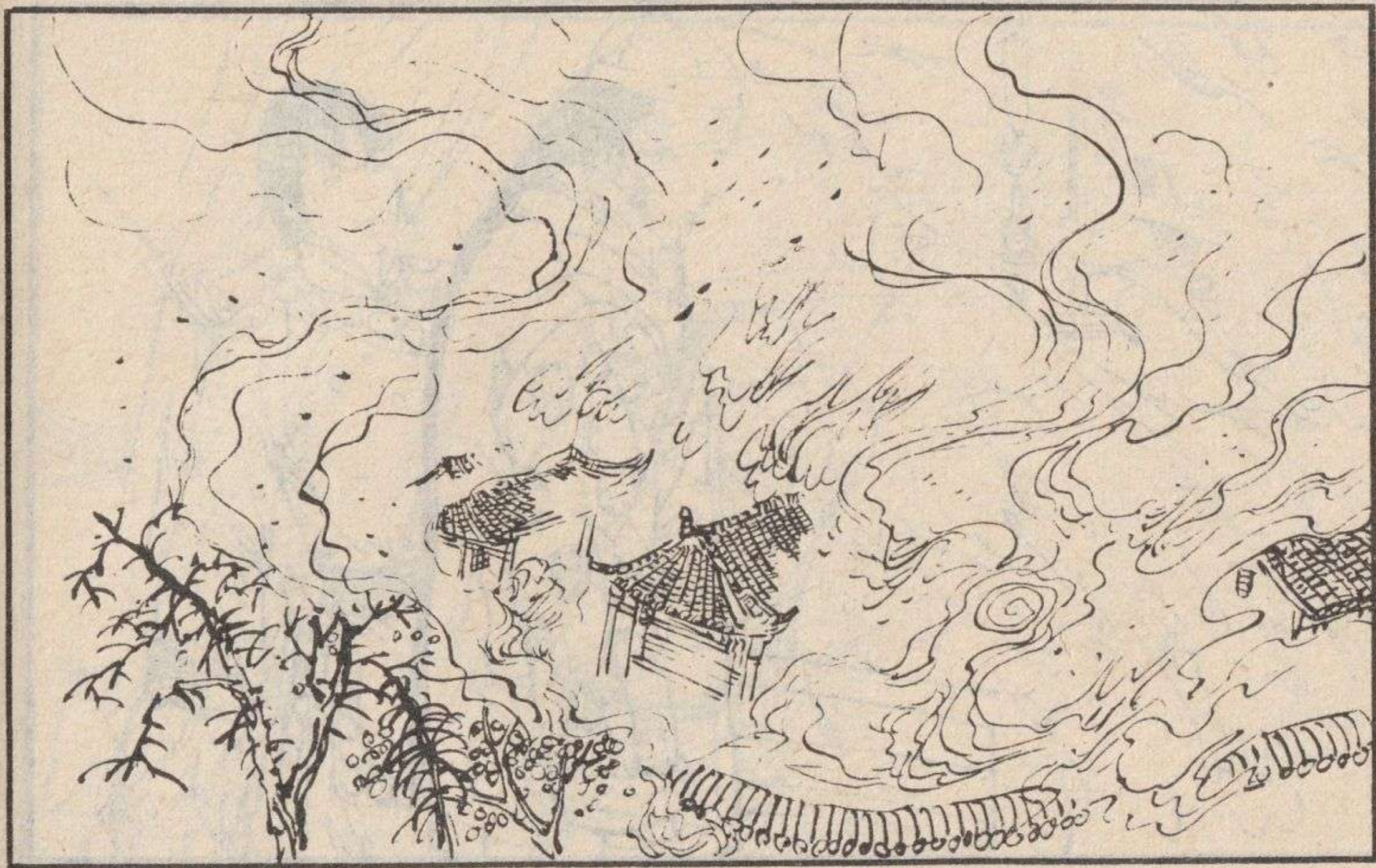
114 周仲英喝道：“我儿子泄露了文爷的行藏，你们要我儿子，好……你们带去吧！”周绮也悲道：“我弟弟只有十岁，他不懂事，把姓文的藏身地方说了出来，爹爹回到家中，大怒之下，把弟弟打死，把我妈气走。你们还要怎样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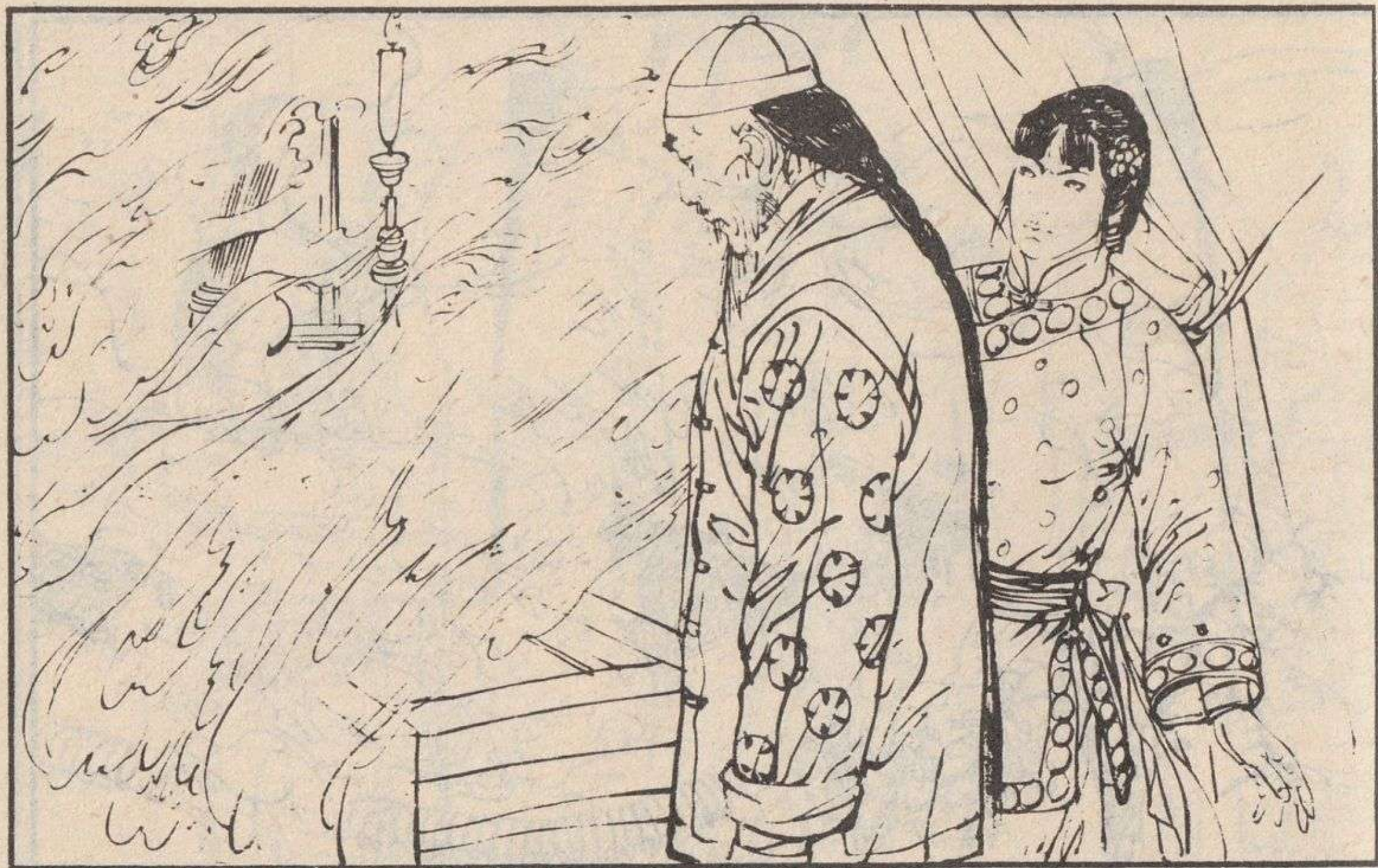
115 红花会众人一听，不由得惭愧无已。章进最是直性人，抢上两步，向周仲英磕了个响头，叫道：“老爷子，我得罪你啦，章驼子给你赔罪。”这时陈家洛以及骂过周仲英的骆冰、徐天宏、杨成协、卫春华等都纷纷过来谢罪。



116 陈家洛乘着躬身行礼，伸手轻拂，将周仲英膝间所封穴道解开，旁人都没瞧见。周仲英忙着还礼，心中难过之极。陈家洛叫道：“周老英雄对红花会的好处，咱们至死不忘。各位兄弟，眼下救火要紧。”



117 众人齐声答应，纷纷奔出。但见火光冲天，屋瓦堕地，梁柱倒坍之声混着庄丁的吆喝叫喊，乱成一片。安西是中国出名的“风库”，此时风助火威，眼见大火已无法扑灭，偌大一座铁胆庄转眼便要烧成白地。



118 厅中奇热，布幡纸钱已然着火，不多时火焰卷入厅来。众人见周仲英痴痴扶着棺材，神不守舍，知他不忍让儿子尸体葬身火海。周绮连叫：“爹，咱们出去吧！”周仲英不理不采，望着棺材中的儿子，不忍离去。



119 章进弯下腰来，叫杨成协把棺材放在他背上。章进也不直腰，就这么背着棺材直冲出去。周绮扶着父亲，众人前后拥卫，奔到庄外空地。走出不久，直听轰隆一声，后厅屋顶坍了下来，各人惊道：“好险！”



120 心砚忽地叫了起来：“啊哟，那鹰爪孙还在里面！”石双英道：“这种人作恶多端，烧死了也不屈。”骆冰道：“可惜便宜了镖行那小子。”陈家洛问道：“是谁？”骆冰将童兆和的事说了。孟健雄也将他们三人如何入铁胆庄，引人捉拿文泰来之事说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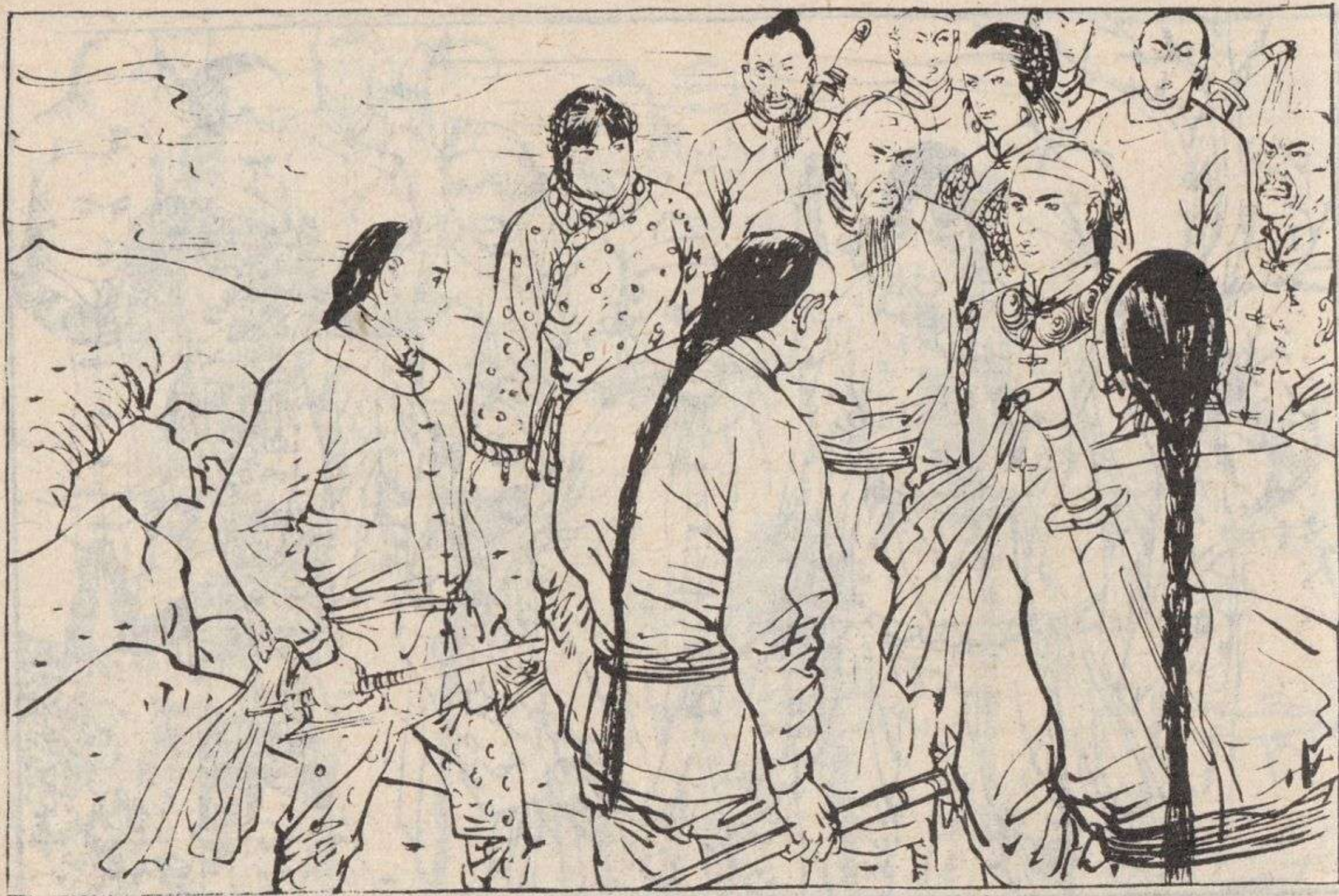
121 徐天宏叫道：“对，定是他放的火！”众人心里琢磨，均觉定然
是他无疑。陈家洛道：“咱们待抓这小子回来。徐七哥、杨八哥、章
十哥，你们四位分东西南北路去搜，不管是否追到，一个时辰内
回报。四人接令去了。



122 这边，陆菲青和周仲英等人相见，互道仰慕。陈家洛又向周仲英一再道歉：“周老前辈为了红花会闹到这步田地，真是永世难报，我们这就去访请周老太太回来。铁胆庄已毁，红花会负责重建，各位庄丁兄弟的损失，红花会全部赔偿。”



123 周仲英见铁胆庄已烧成灰烬，多年心血经营毁于一旦，自然也觉可惜，但听陈家洛一说，忙道：“钱财是身外之物，陈当家再说这等话，那是不把兄弟当朋友了。”但一瞥眼间见到那具小小棺材，心中却又一阵悲伤。



124 忙乱了一阵，卫春华、章进、徐天宏和杨成协先后回来了，向陈家洛禀报说，大家追出了六七里地，不见童兆和踪迹，想是乘着大火，混乱中逃得远了。陈家洛道：“好在知道这小子是镇远镖局的，不怕他逃到天边，日后总抓得到。”



125 徐天宏道：“那姓童的小子逃了回去，那姓万的又没回转，鹰爪孙定要报官，将许多罪名加在前辈头上。小侄以为铁胆庄的人最好暂避一下风头。”周仲英阅历甚深，一经徐天宏点破，连声称是。



126 周仲英吩咐宋善朋：“你领大伙到安西州，去投我朋友吴大官人处。待我料理事情完毕后，再来叫你。”周绮道：“爹爹，咱们不去安西？”周仲英道：“当然不去啦，文四爷在咱们庄上失陷，救人之事，咱们岂能袖手旁观。”



127 周绮、孟健雄、安健刚三人听他说要出手助救文泰来，俱各大喜。陈家洛道：“周老前辈美意，我们万分感激。不过文四哥乃是杀官造反之人，各位都是安份良民，和我们浪迹江湖之人不同，亲自出手，恐有不便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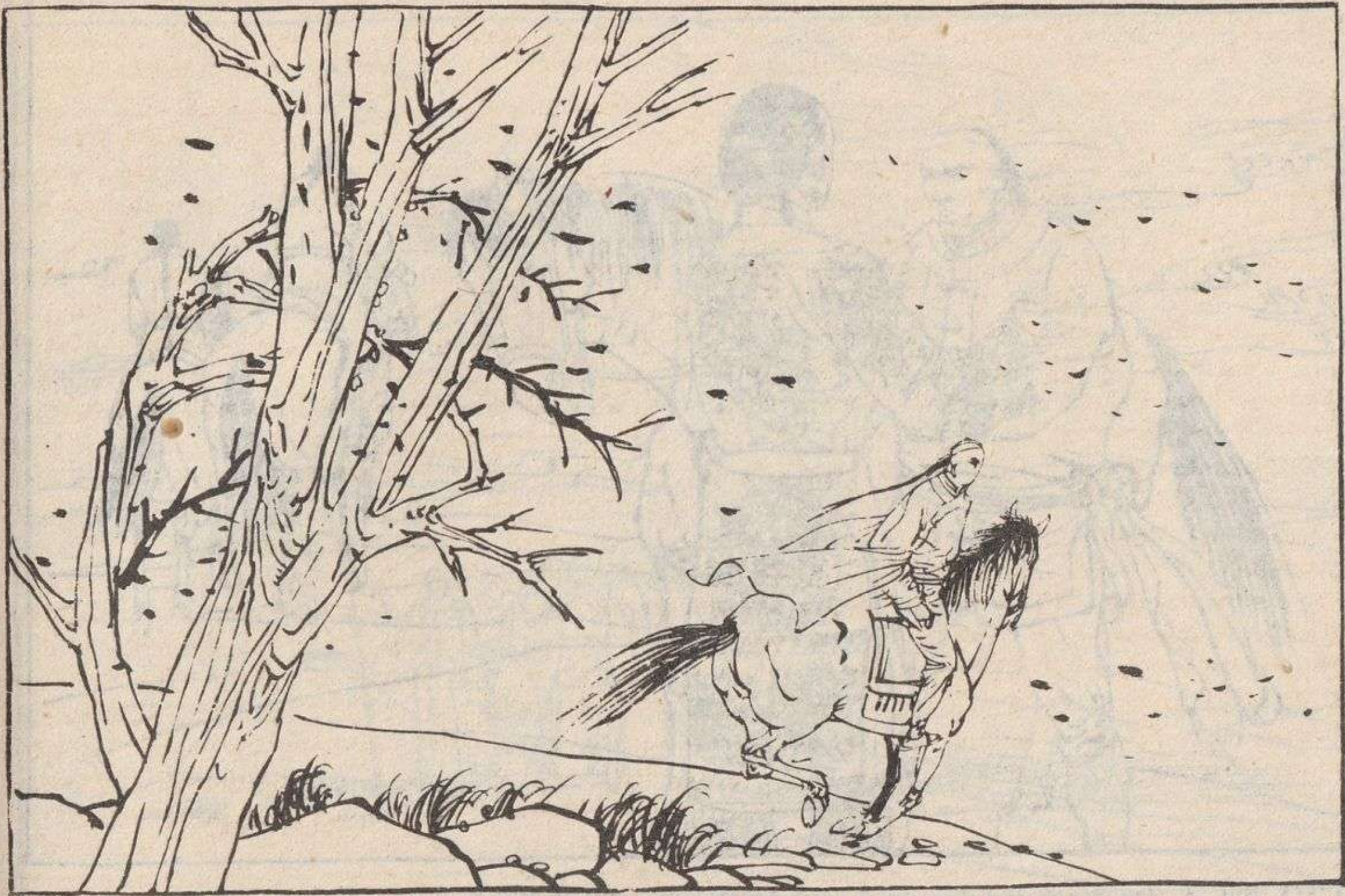
128 周仲英长须一捋，说道：“你不用怕连累我们。你不许我替朋友卖命，那就是不把我周仲英当好朋友。”陆菲青插嘴道：“周老英雄义重如山，江湖上没有人不佩服，否则我和他素不相识，怎敢将被官府通缉的文四爷贸然荐到铁胆庄来？”



129 陈家洛略一沉吟，说道：“周老英雄如此重义，红花会上下永感大德。”骆冰走上前来，盈盈拜倒：“老爷子拔刀相助，我先替我们当家的谢谢。”周仲英连忙扶起道：“文四奶奶你且宽心，不把四爷救回来，俺誓不为人。”



130 事不宜迟，周仲英、陆菲青就请陈家洛发布号令。陈家洛一再谦让，见周陆二人执意不肯，便转身发令，分拨人马。陈家洛对余鱼同说：“十四弟，请你立即动身和西川双侠常赫志、常伯志兄弟取得联系，探明文泰来行踪，赶回禀报。”



131 陈家洛对众人道：“其余各位就地安歇，天明起程，分拨进嘉峪关后会集。关上鹰爪孙凉必盘查严紧，不可大意。”大家齐声答应。余鱼同向众人一抱拳，上马动身，偷眼向骆冰一望，见她对他离去全未在意，叹了口气，策马狂奔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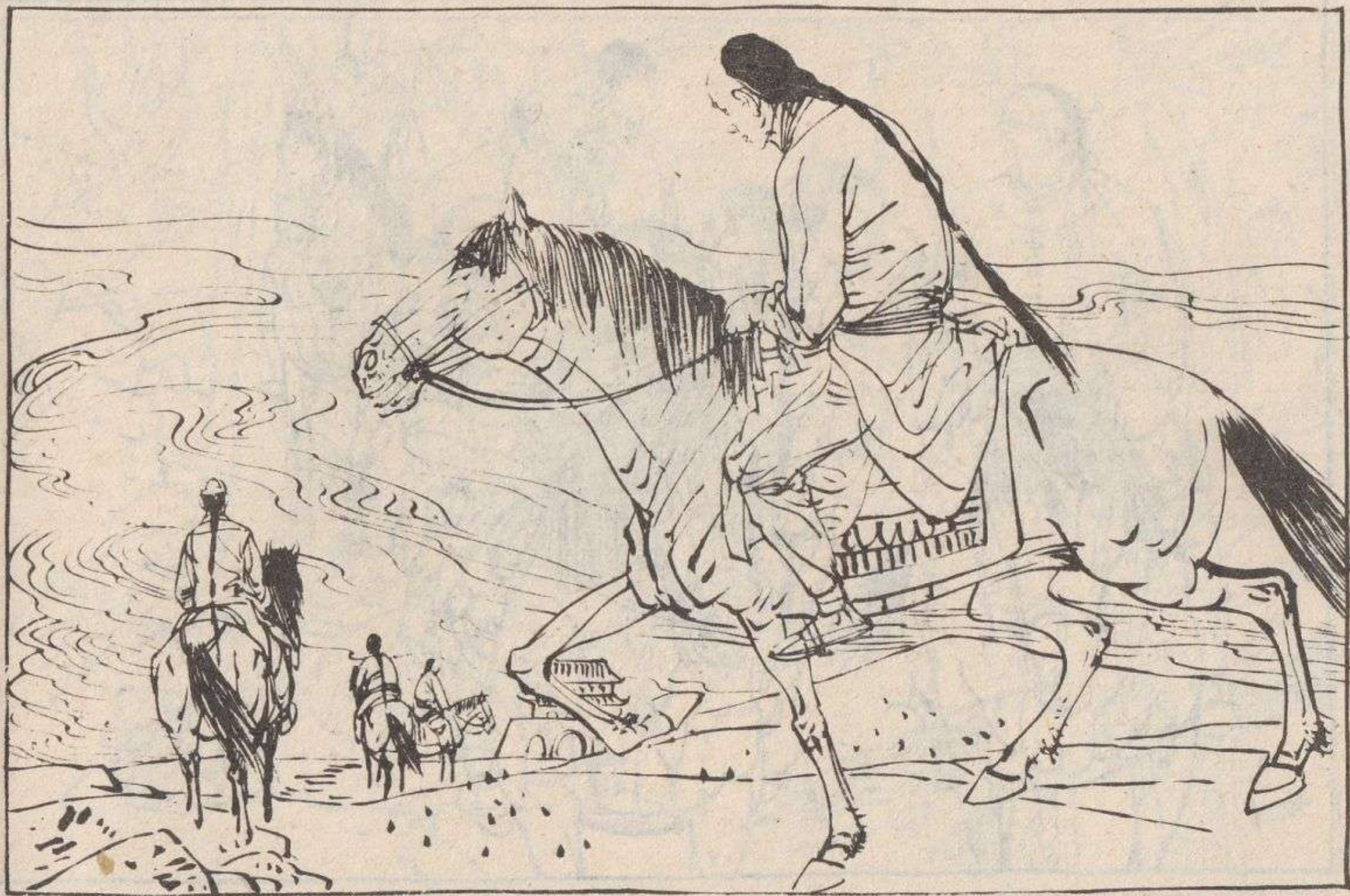
132 睡不到两个时辰，天已黎明，双英首先出发。骆冰一晚没合眼，可别闹事。”章进道：“四嫂你放心，千臂如来赵丰山率领章进、石叫过章进，说道：“十哥，路上救四哥是大事，我再糊涂也理会得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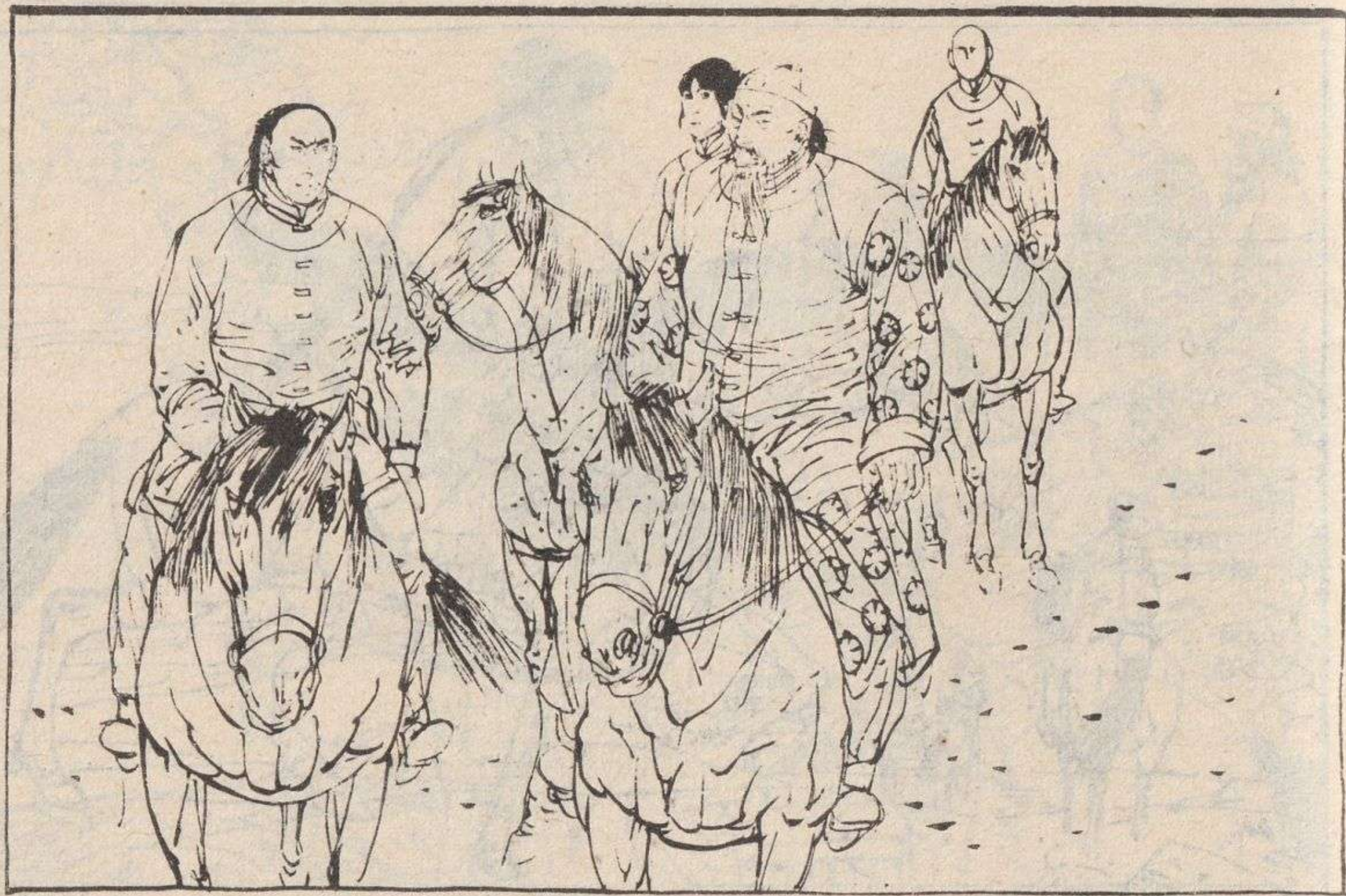
133 孟健雄、宋善朋等将周英杰尸首入殓，葬在庄畔。周绮伏地痛哭，周仲英也是老泪纵横。陈家洛率众人都在坟前行礼，以表哀悼之心。



134 不久，无尘、陈家洛、陆菲青三拨人马相继启程，最后是周仲英率领俏李逵周绮、武诸葛徐天宏、鸳鸯刀骆冰，纵马向东疾驰。一路之上周绮老是跟徐天宏作对，出言多有不逊，徐天宏常被弄得面红耳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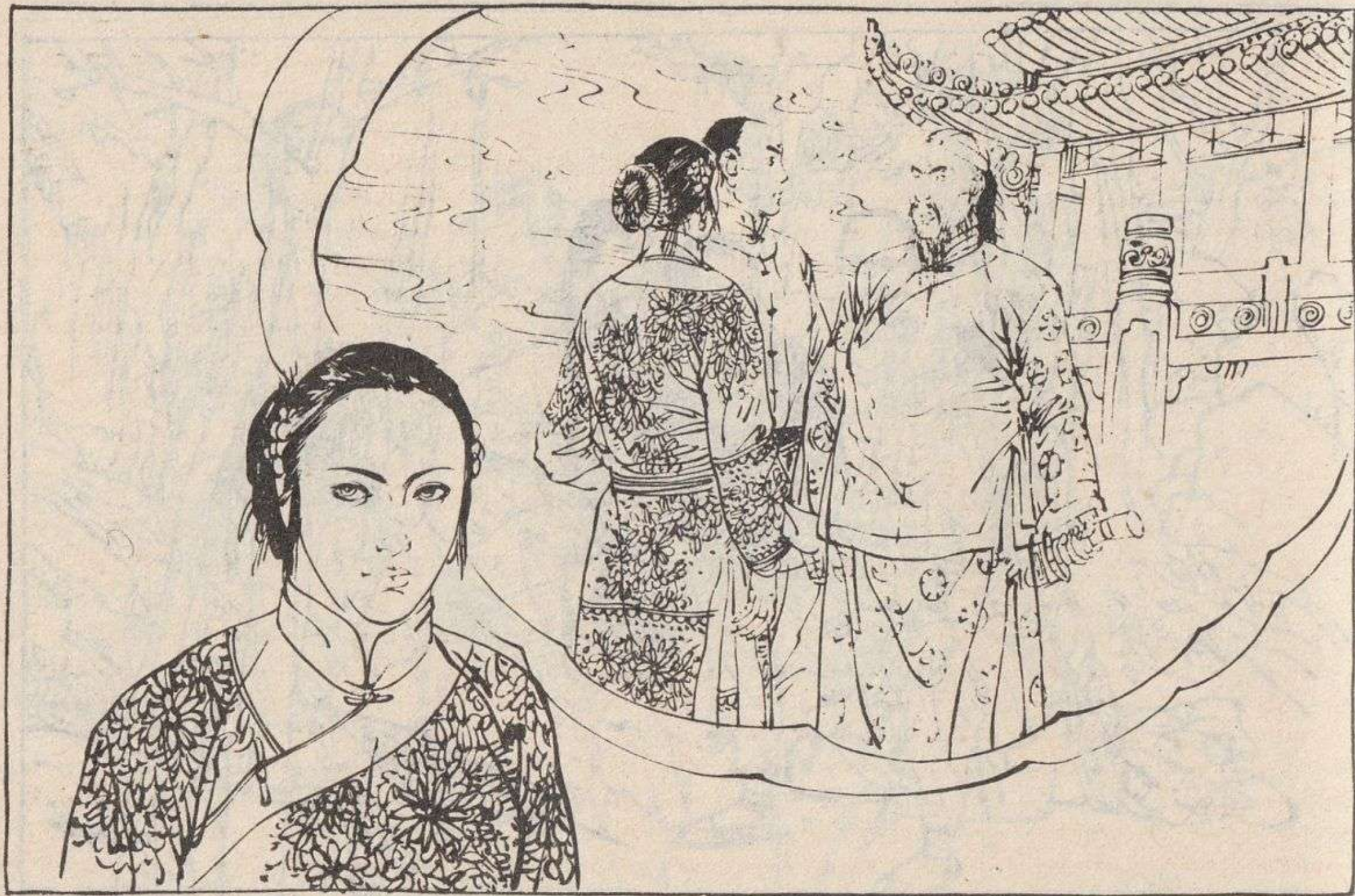
135 周仲英见女儿如此不听话，背地里好几次叫了她来谕导呵责。周绮当时答应，可是一见徐天宏，忍不住又和他抬起扛来。后来徐天宏也气了，索性独自落在后面，一言不发，住店吃饭就睡，天明又忙赶路，一路马不停蹄，第二天过了嘉峪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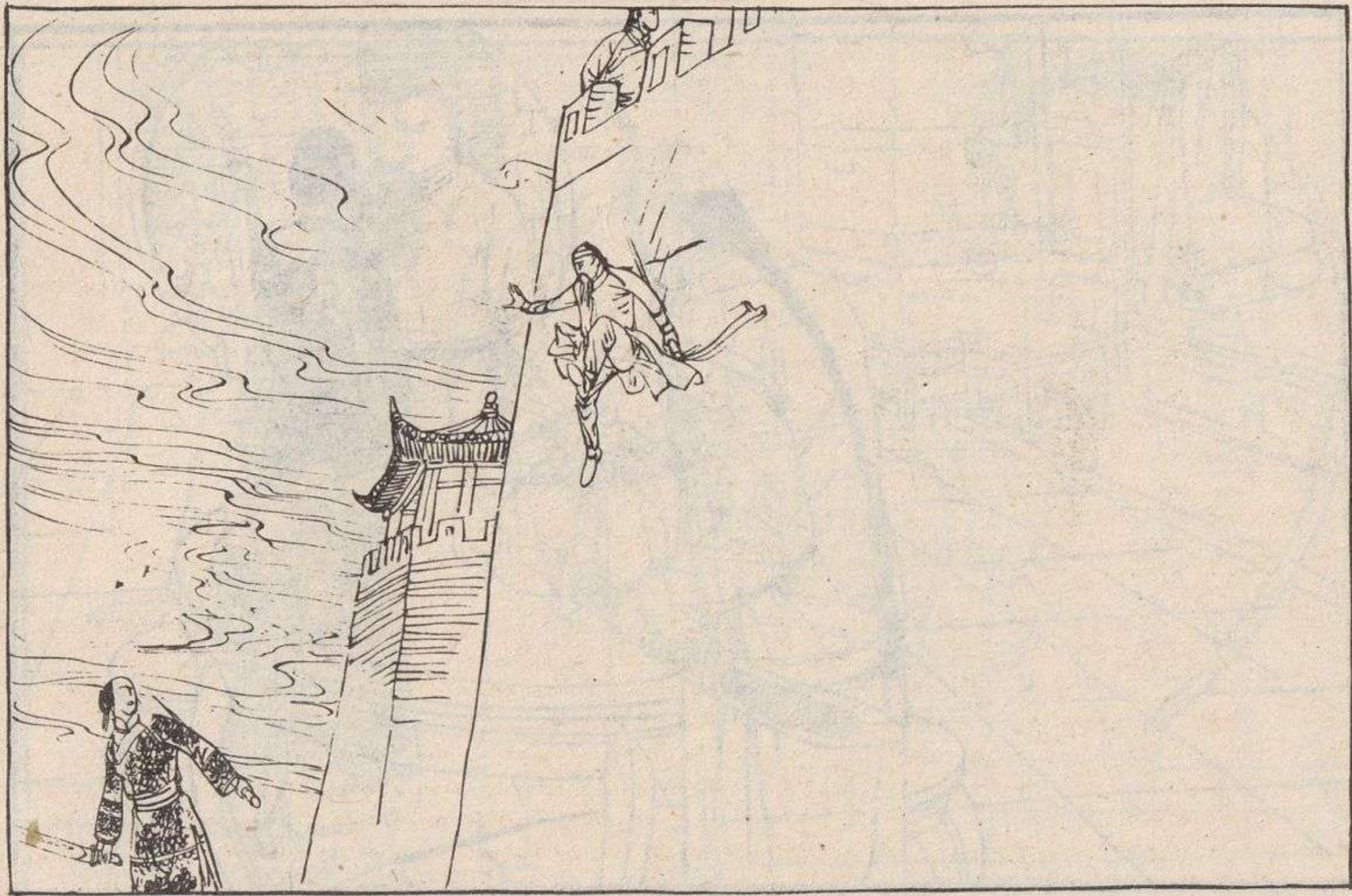
136 当晚到了贵州，周仲英见徐天宏闷闷不乐，又觉过意不去，道：“咱们今晚索性多赶几十里路，找个荒僻之处，好好谈谈。”徐天宏点头称是。幸喜天色未黑，城门未闭，大家连忙出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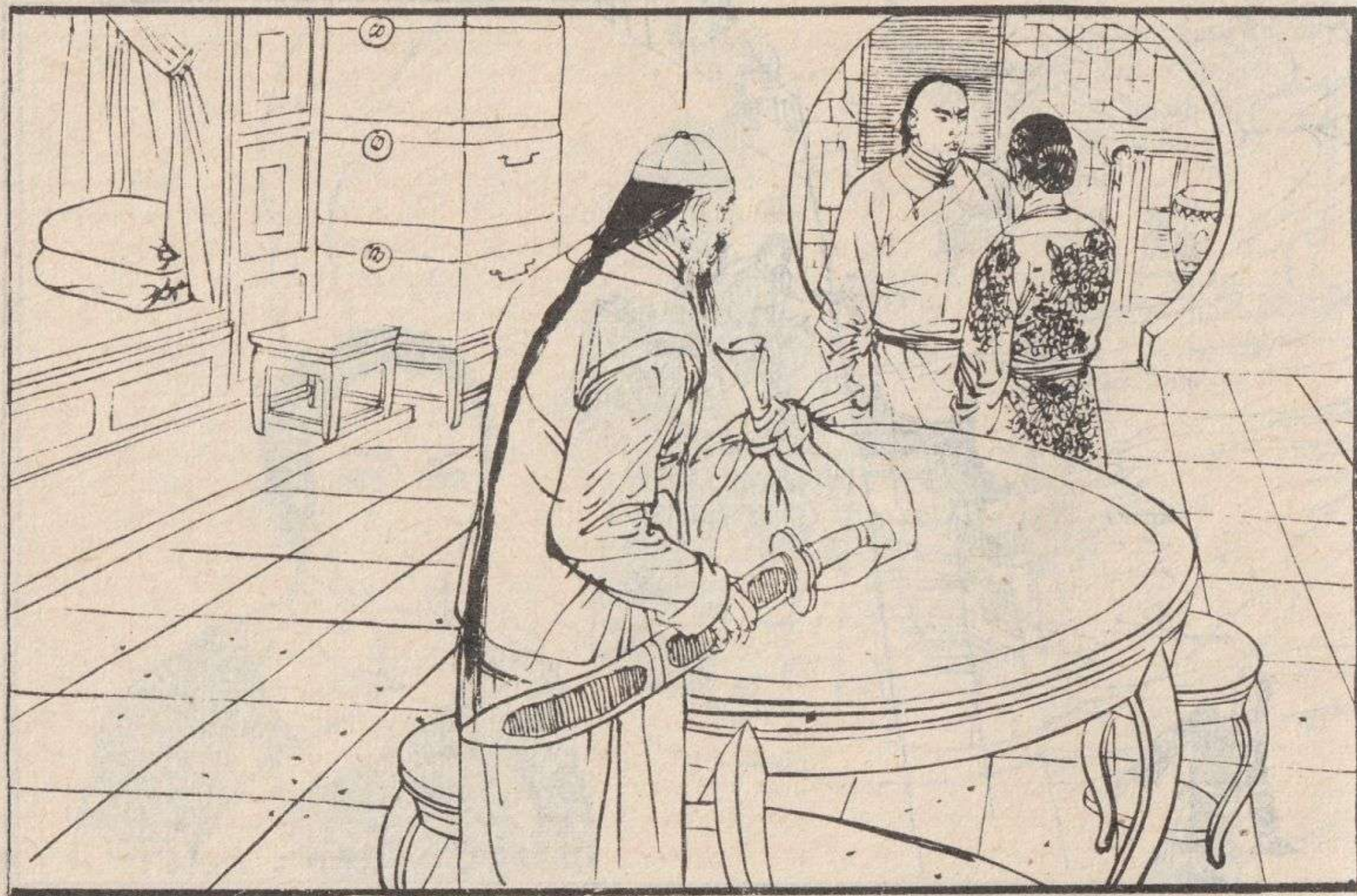
137 坐骑一气奔出三十里地，见左首一排十来株大树，树后乱石如屏，是个隐蔽所在，四人将马缚在树上，倚树而坐。连日赶路，一直无暇详谈，这时周仲英才问起清廷缉捕文泰来的原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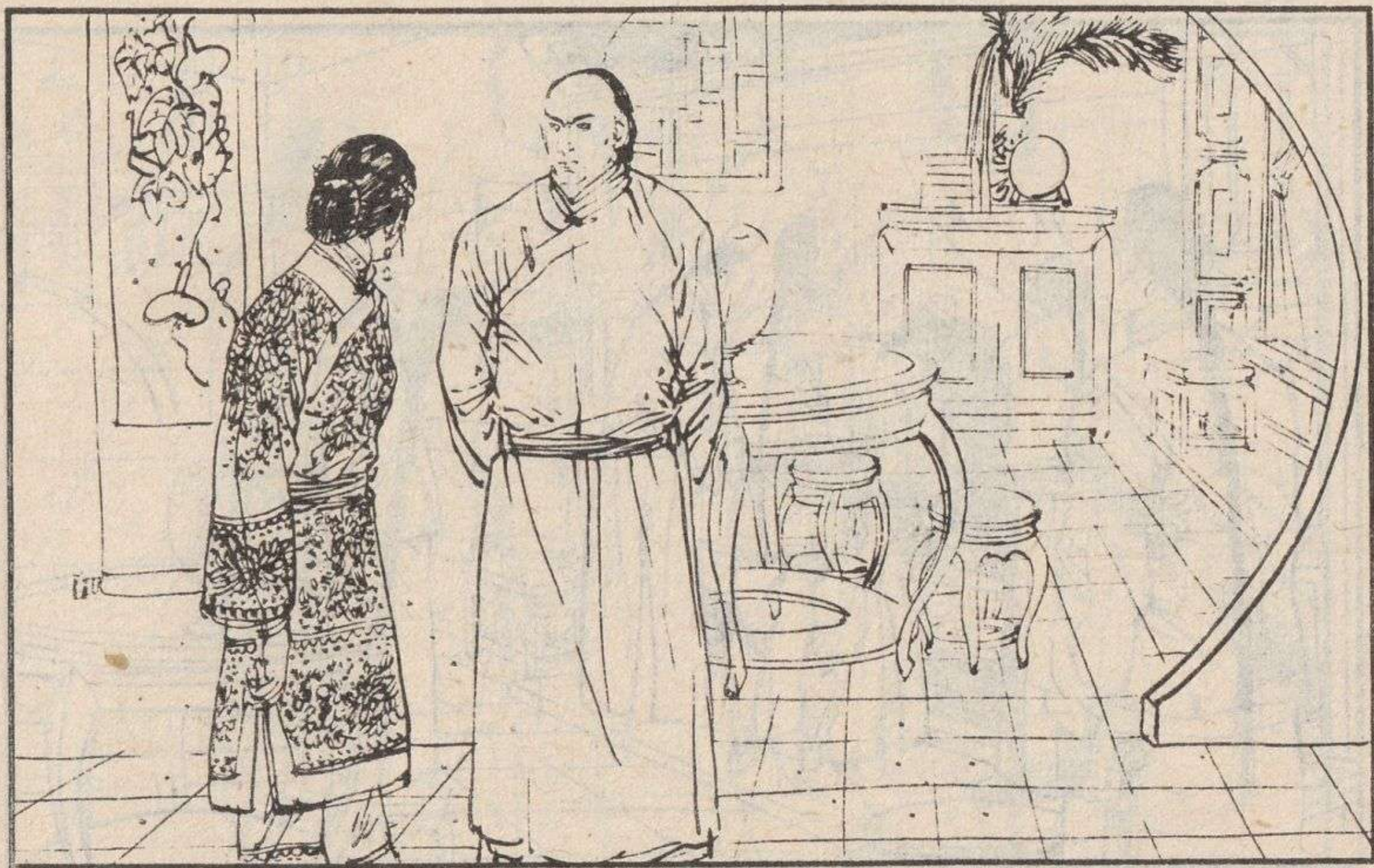
138 骆冰道：“官府一直把红花会当做眼中钉，但是这次派遣许多武林高手，不把文四哥抓去不肯罢休，那是另有原因的。上月中，红花会前总舵主于万亭从太湖去北京，叫我们夫妻跟着同去。到了北京，于老当家悄悄对我们说，要夜闯皇宫，见一见乾隆皇帝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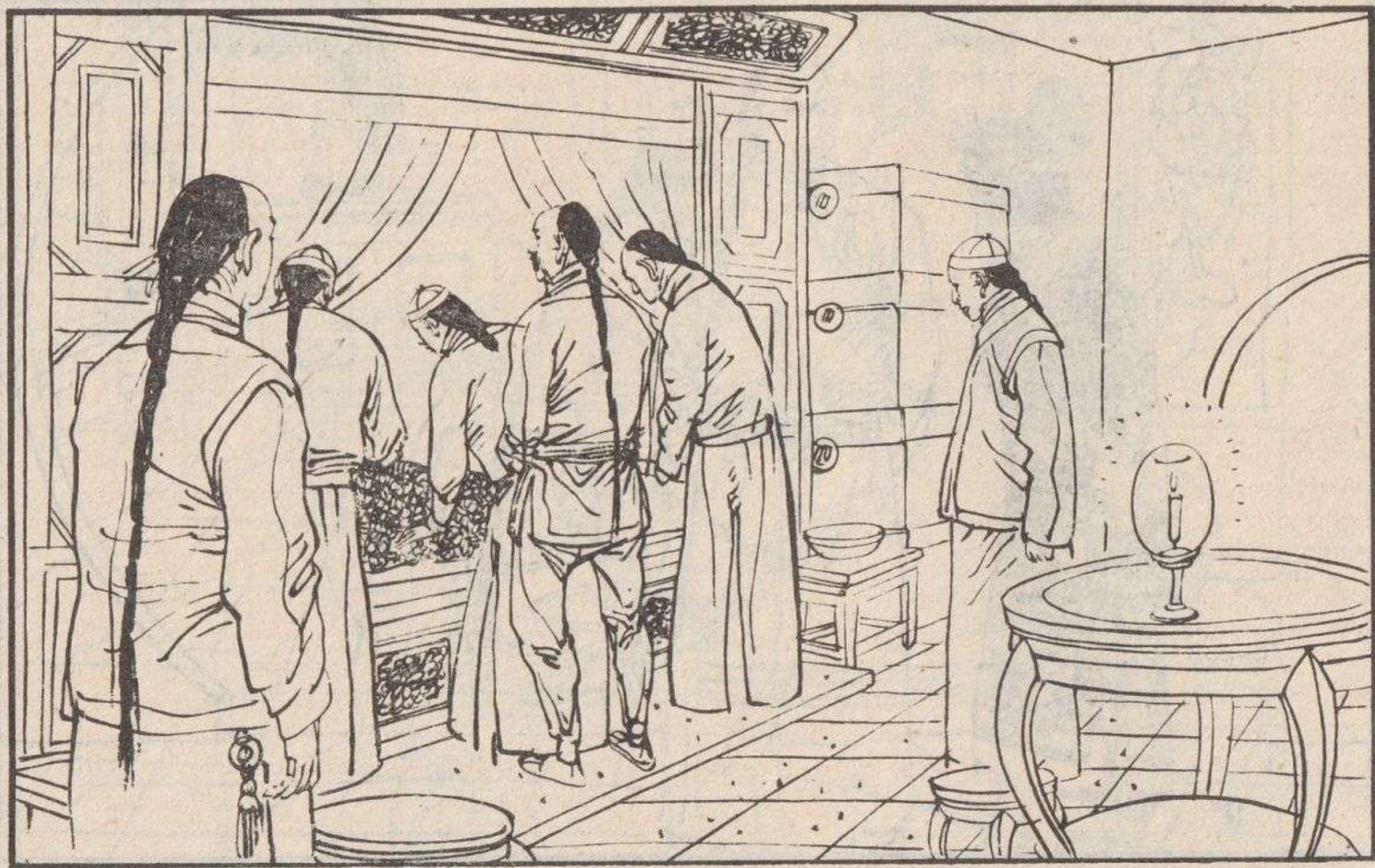
139 “于老当家说，他去见皇帝老儿的事关系大极，进宫的人决不能多。四哥听他这么说，自是遵奉号令。当夜他二人越墙进宫，我在宫墙外把风，这一次心里可真是怕了。直过了一个多时辰，他们才翻墙出来。



140 “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三人就离京回江南。我悄悄问四哥，皇帝老儿见到没有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四哥说，皇帝见到了，不过这种事关连到赶走满人、光复汉家天下的大业。他说不是信不过我，但多一人知道多一份危险，所以不对我说。



141 “于老当家到江南后，就和我们分手了。我们回太湖总舵，他到杭州府海宁州去。他从海宁回来后，神情大变，好象忽然之间老了十多岁，整天不见笑容，不几天就一病不起。四哥悄悄对我说，老当家是因生平至爱之人逝世而伤心死的。



142 “老当家临终之时，召集内三堂外三堂正副香主，遗命要少舵主接任总舵主。他说这并不是他有私心，只因此事是汉家光复的关键所在，要紧之至。其中原由，此时不能明言，众人日后自知。



143 “众兄弟感念他的恩德，一致推拥少舵主接充大任。少舵主是老当家的义子，原是海宁陈阁老的公子，十五岁就中了举人。中举后不久，老当家就把他带了出来，送到天山北路天池怪侠袁老英雄那里学武。



144 “老当家弥留之际，有一桩大事未了，极想见少舵主一面。安西到太湖总舵相隔万里，少舵主无法赶回。老当家知道见不着义子，遗命要六堂正副香主赶赴西北，会见少舵主后共图大事，一切机密，待四哥亲见少舵主后面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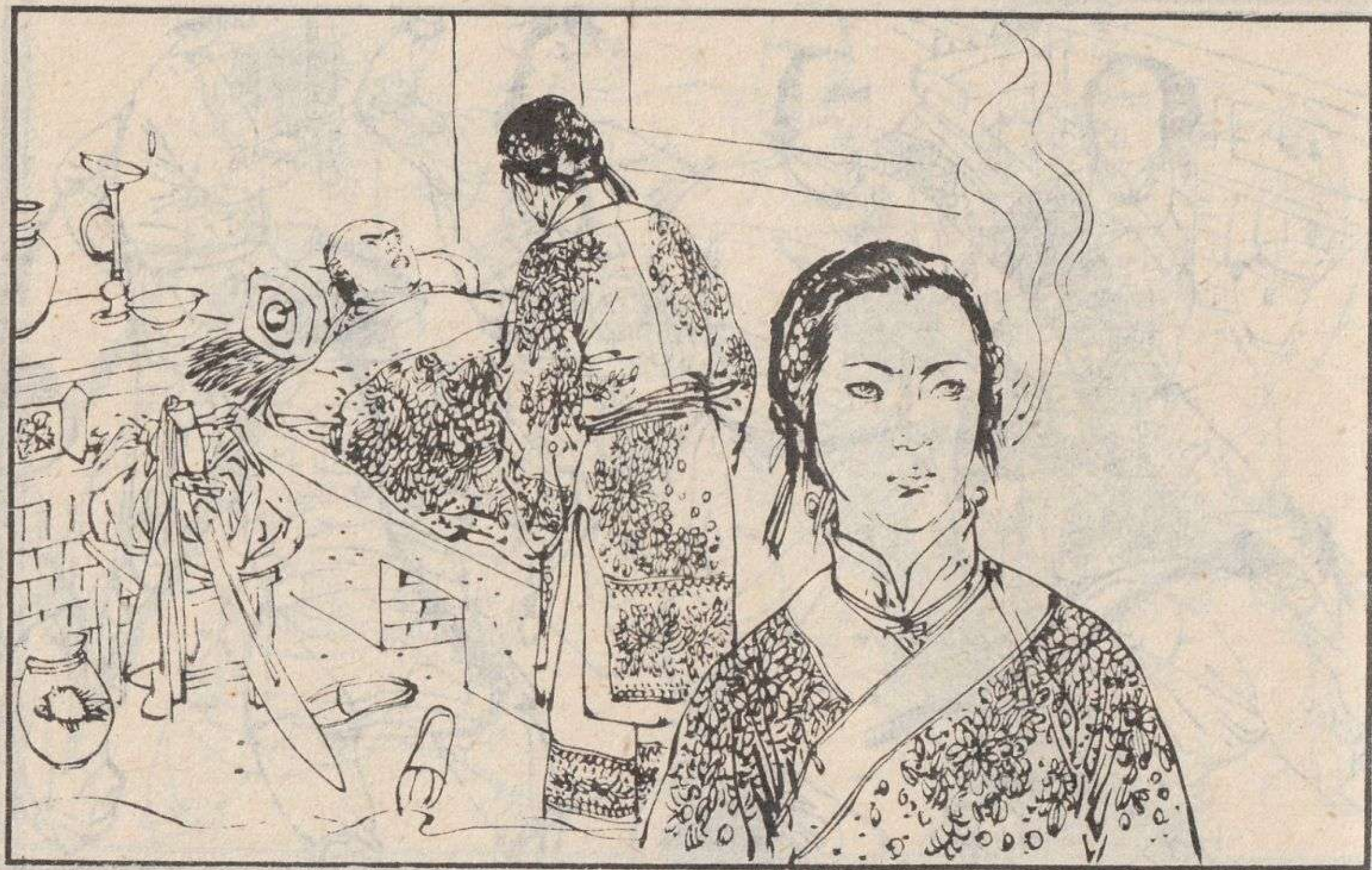
145 “老当家升天之后，众兄弟分批来迎接少舵主，我们夫妇是最后一批，到达肃州，忽有八名大内侍卫来到客店相见，说是奉有钦命，要我们前往北京。四哥说要见过少舵主后，才能应命，那八名侍卫却非要四哥立刻赴京不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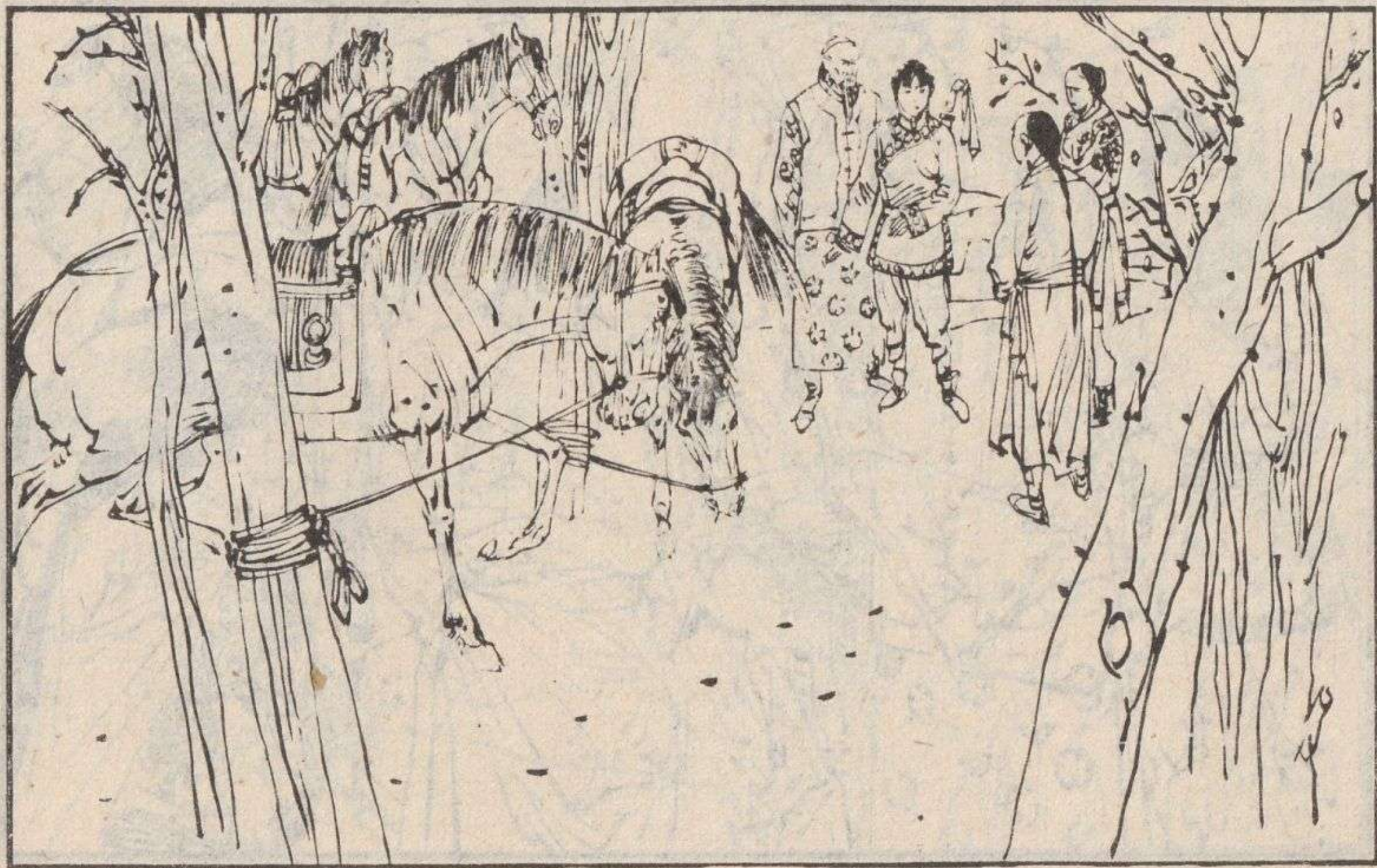
146 “四哥犯了疑，双方越说越僵，最后动起手来。那八名侍卫原是特选的高手，我们以二敌八，渐落下风。四哥发了狠，说我奔雷手豁出命来不要，也不能让你们逮去。”



147 一场恶战由此而发。他单刀砍翻了两个，发掌打死了三个，还有两个中了我的飞刀，余下一个溜走了。但四哥也受了六七处伤，厮拚之时，他始终挡在我身前，因此我一点也没伤着。



148 “我们知道在肃州决不能停留，挣扎着出了嘉峪关。后因四哥伤重，实在不能走了，就在客店养伤，只盼少舵主和众兄弟快些转来，哪知北京和兰州的鹰爪又跟着寻来。如今，要是四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老当家的遗志，就没人知道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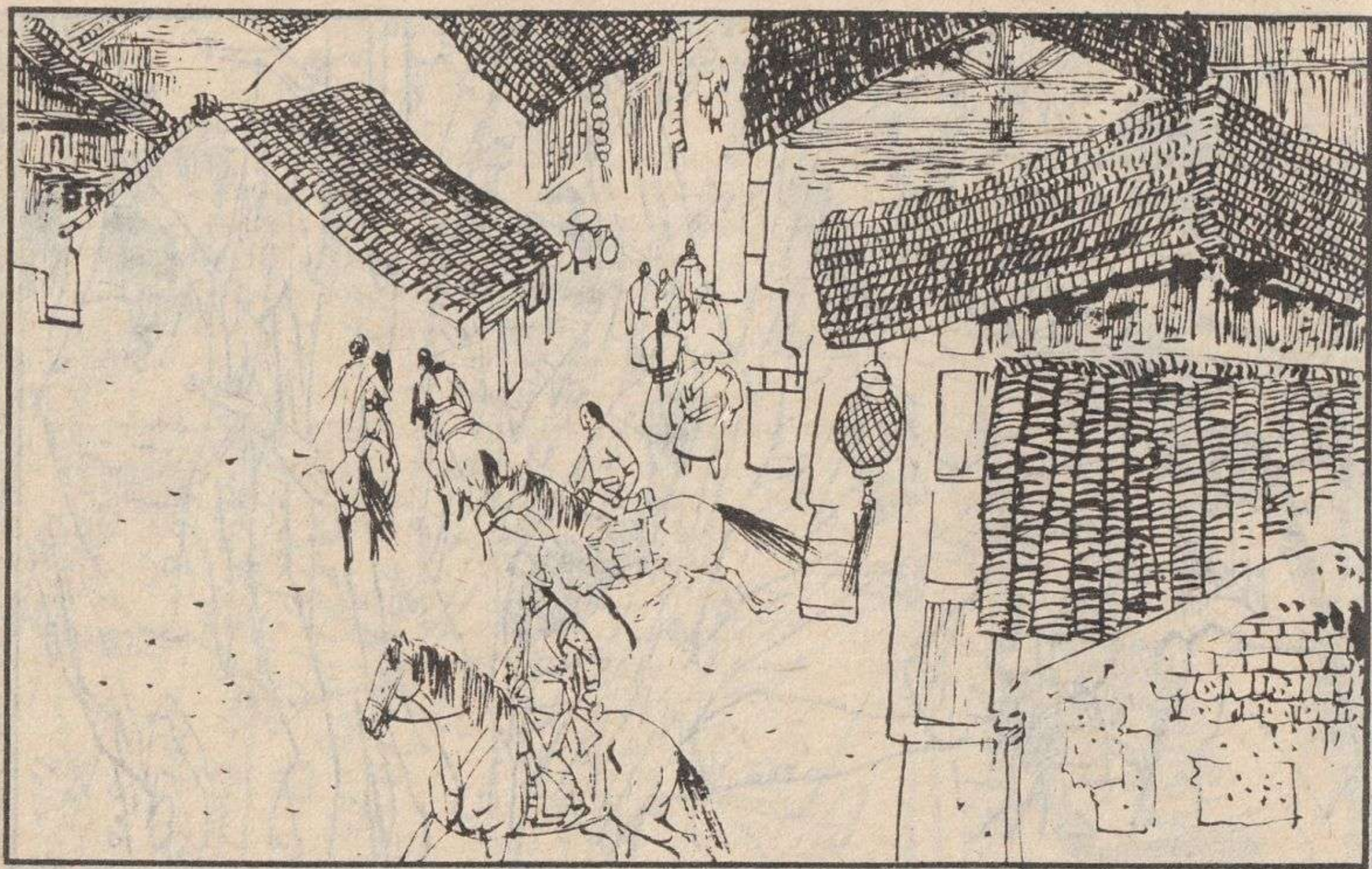
149 徐天宏道：“皇帝老儿越是怕四哥恨四哥，在四哥未解到北京之前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”周绮忽向徐天宏道：“你们要是早些去接文四爷，将那些鹰爪料理个干净，你们也不用到铁胆庄来发狠……”周仲英连忙喝止：“这丫头，你说什么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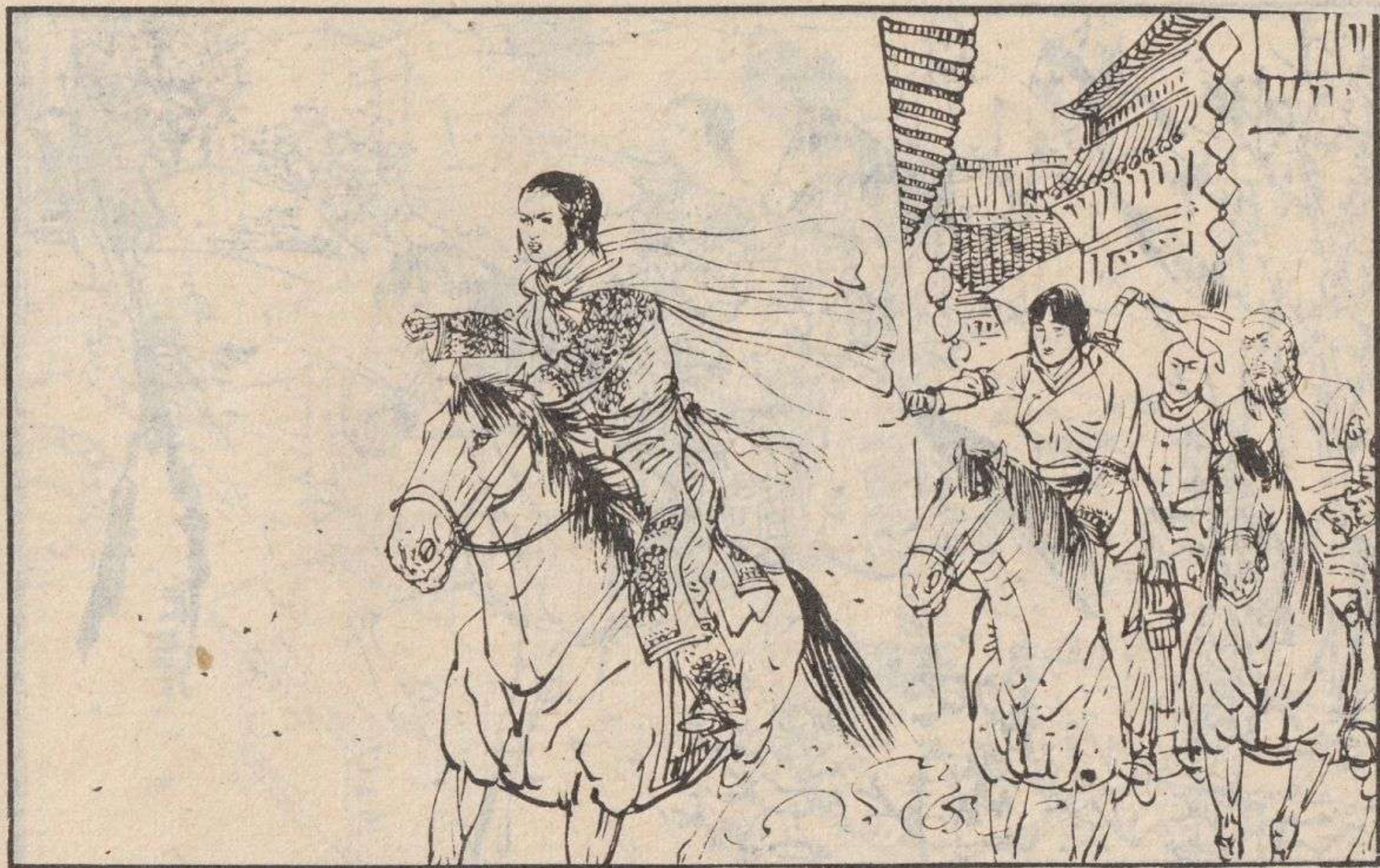
150 徐天宏道：“因为少舵主谦虚，说什么也不肯接任总舵主，一劝一推，耽搁了日子。直到陆老前辈一天一夜赶了六百多里到达安西，来替文四哥四嫂报信时，少舵主才答应出任总舵主，然后率领众兄弟分批赶赴铁胆庄，未想迟了一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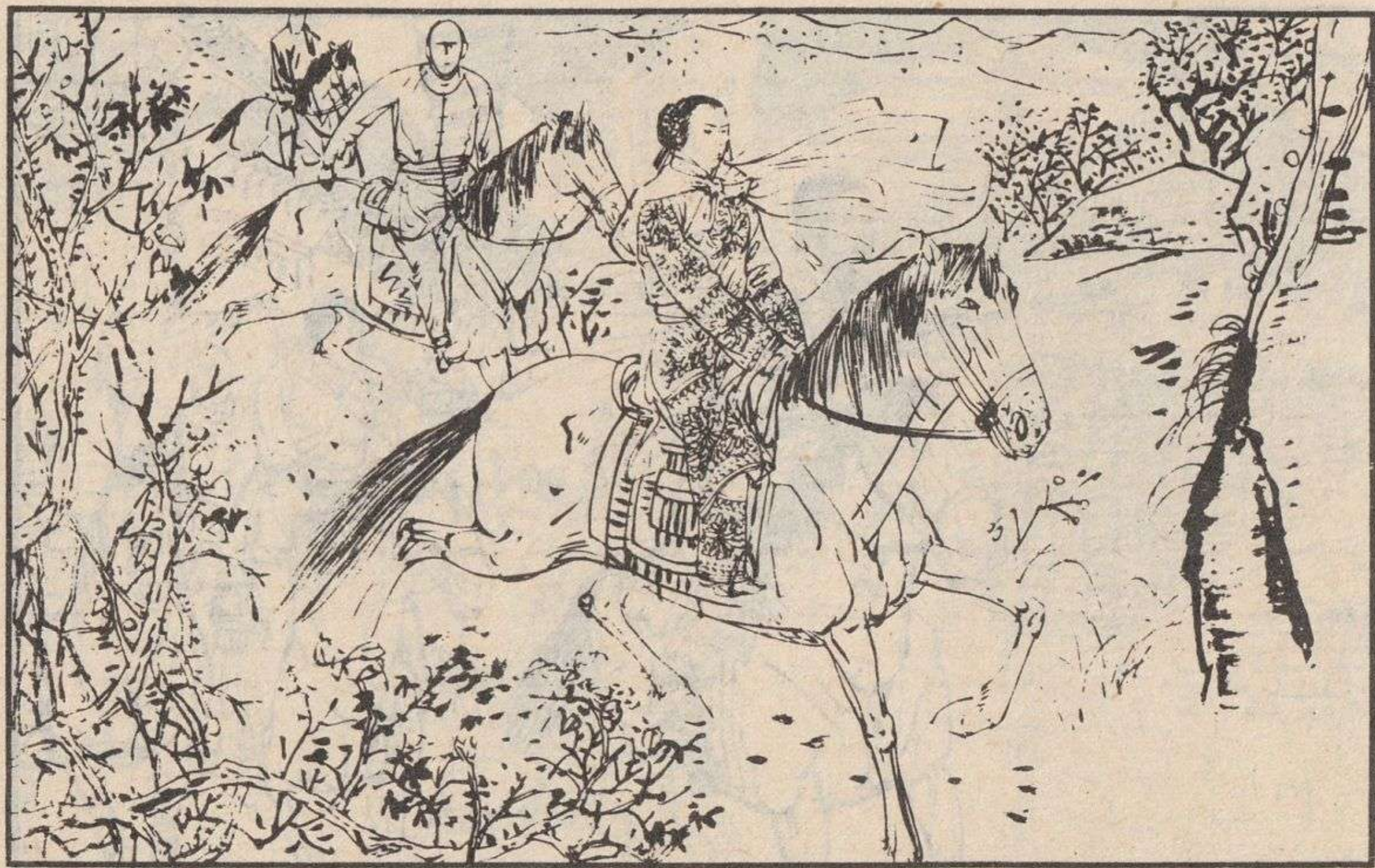
151 一路奔波，此时都感困倦。周仲英道：“好啦，大家睡一会儿吧，天亮了好赶路。”四人从马背上取下毡被，盖在身上，在大树下卧倒。不一会便鼾声微微，进入了睡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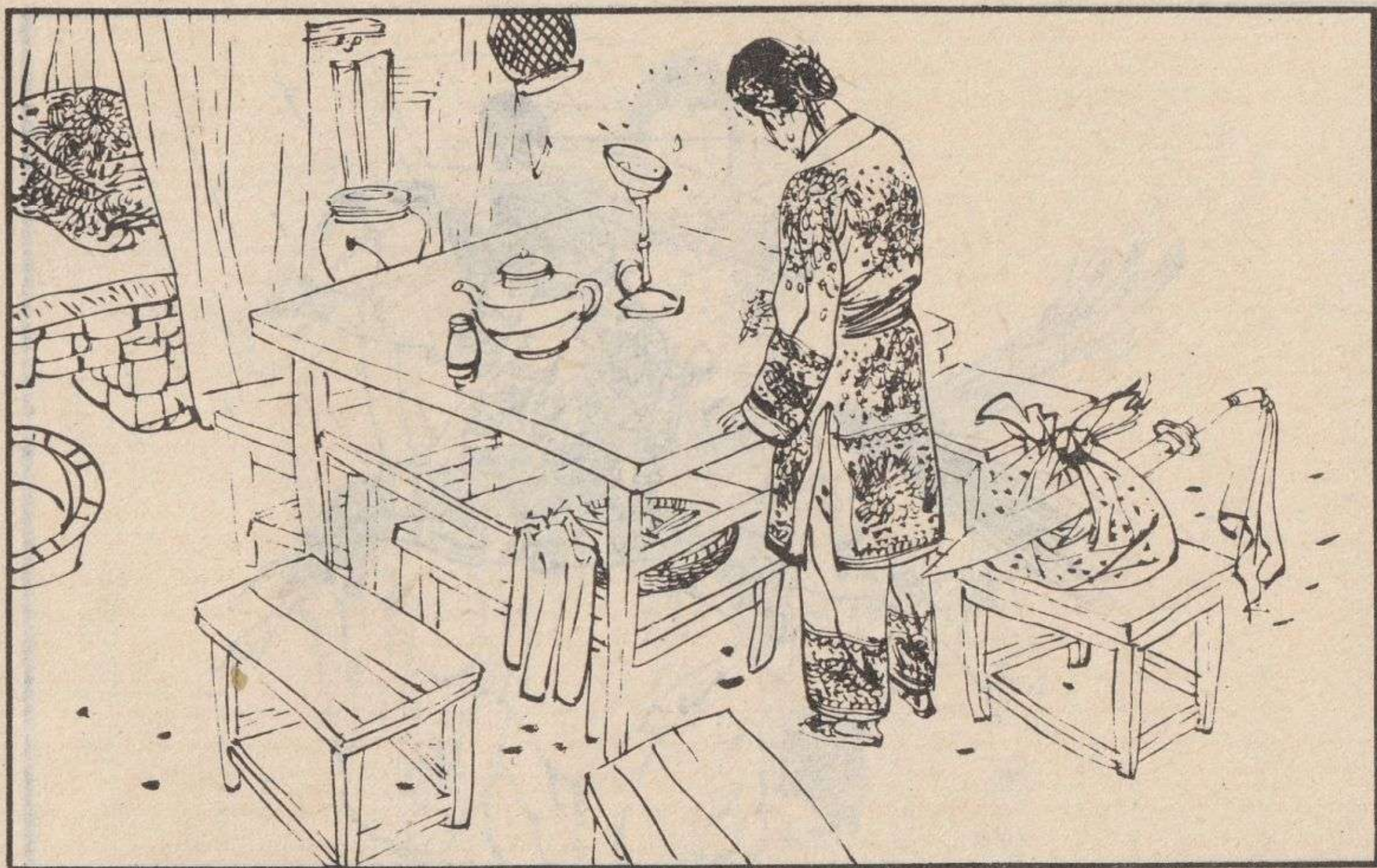
152 第二天来到了双井，四人买些面条吃了。出得镇来，徐天宏与骆冰忽然俯身，在一座屋子墙脚边细看。周绮凑近一看，见墙角上用木炭画着乱七八糟的符号，忽听骆冰喜道：“西川双侠已发现四哥行踪，跟下去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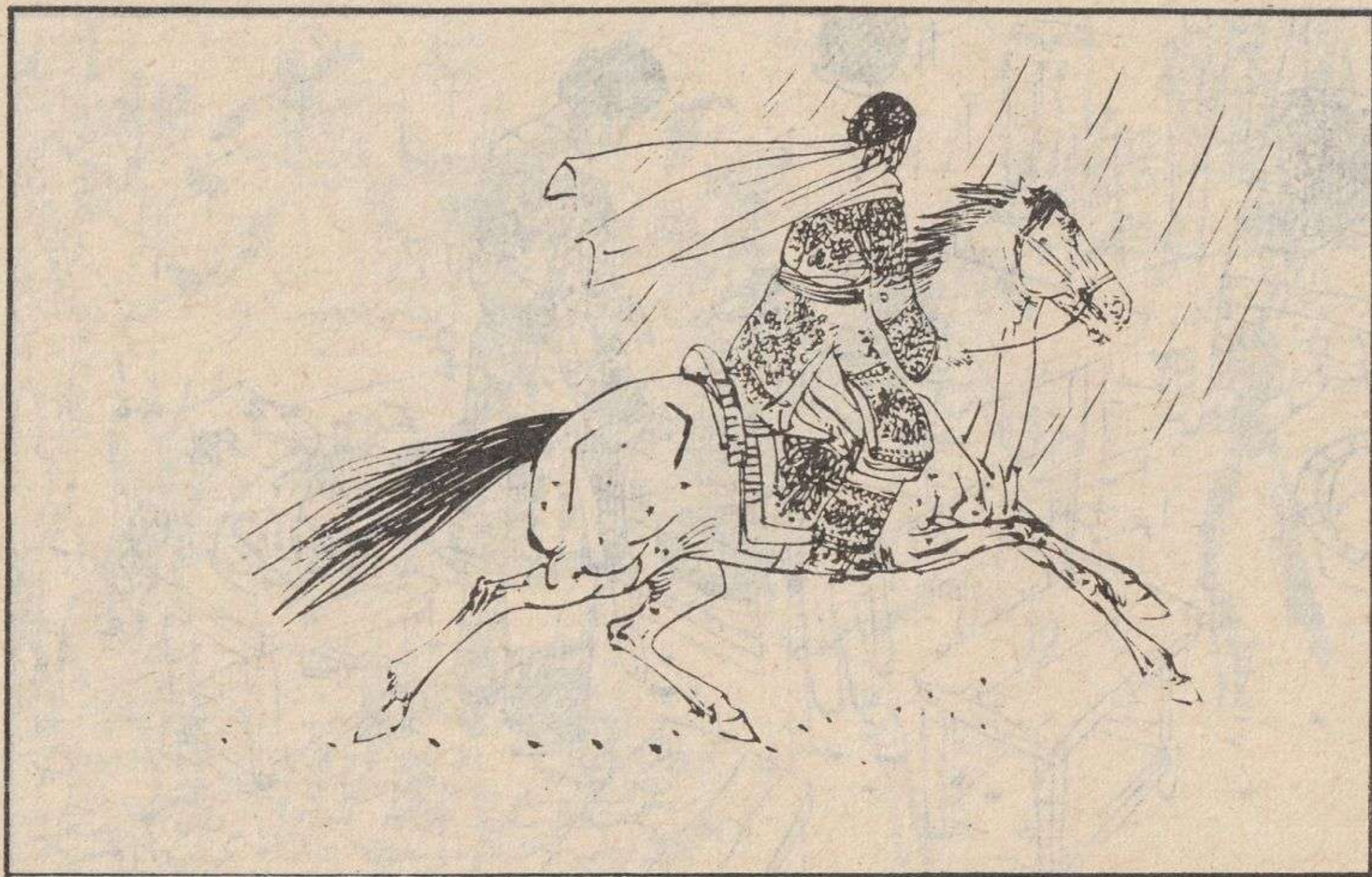
153 周绮惊奇地问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骆冰道：“这是我们会里互通消息的记号，是西川双侠画的。”四人得知文泰来已有踪迹，顿时精神大振，骆冰更是笑逐颜开。四人一口气奔出四五十里，打尖歇息之后，又忙赶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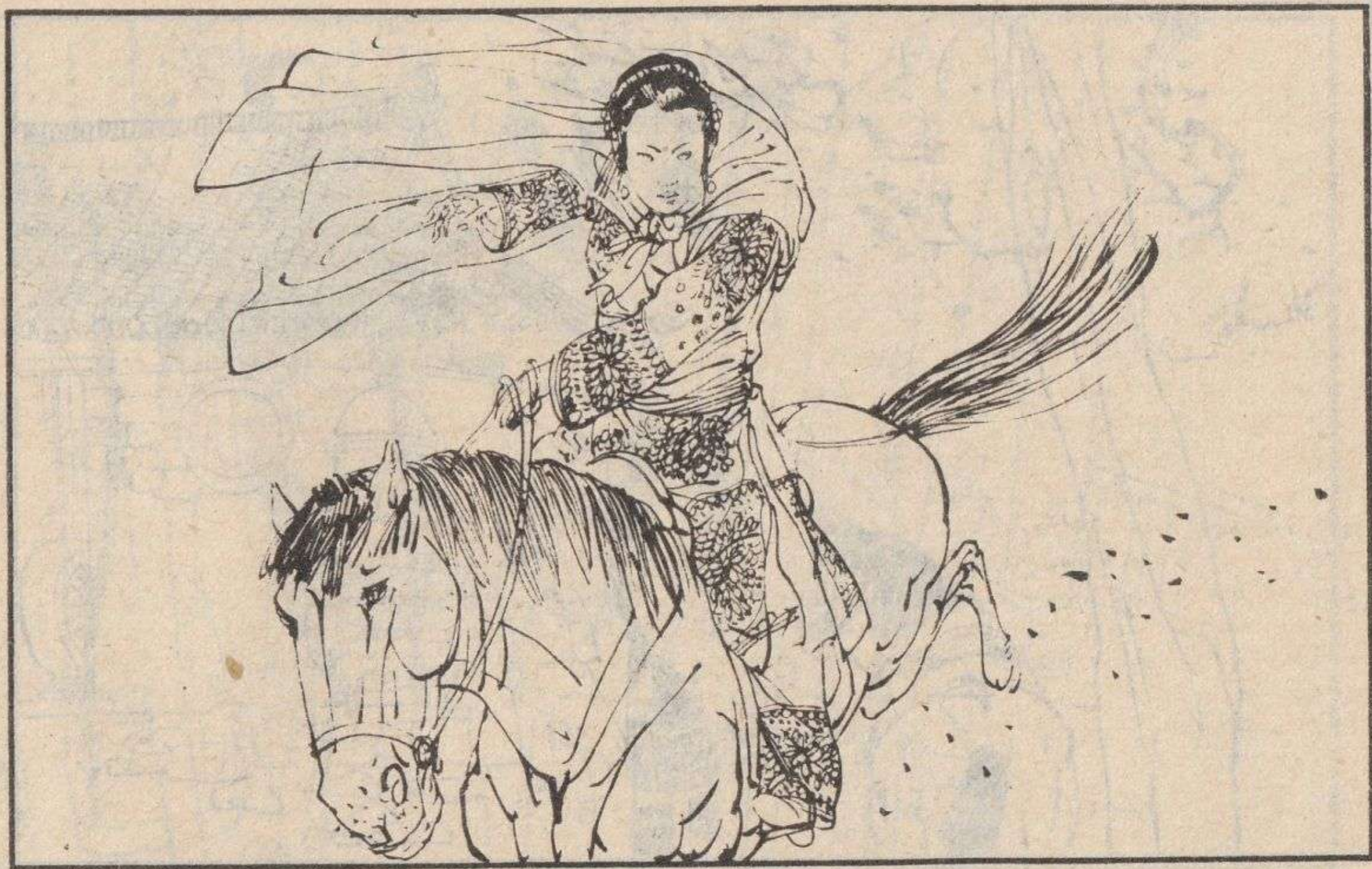
154 次日中午，在七道沟又见到余鱼同留下的记号，说已赶上西川双侠。骆冰经过数日休养，腿伤已经大好，虽然行路还有些不便，但已不必扶杖而行，想到不久就可会见丈夫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，一马当先，疾驰向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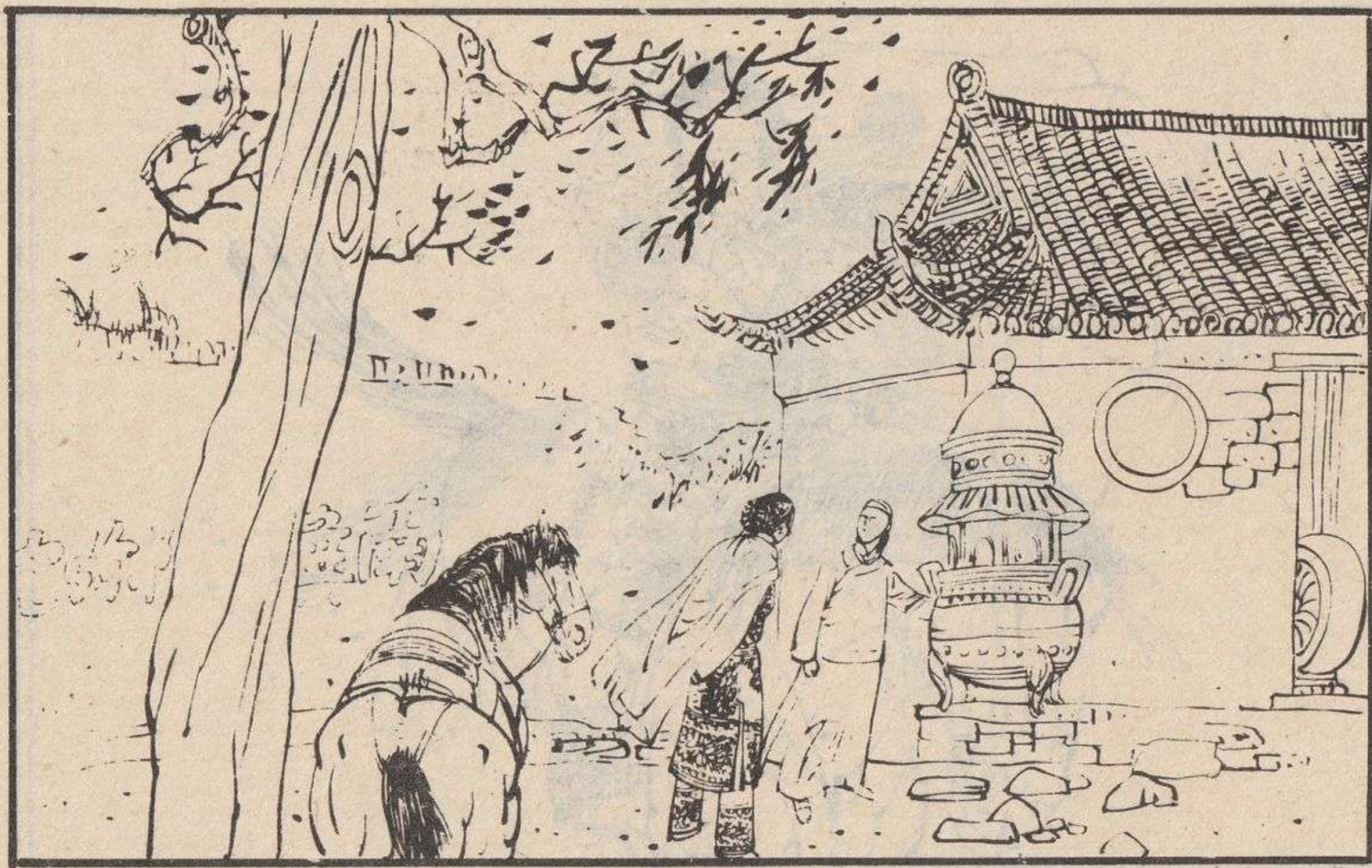
155 傍晚时分赶到了柳泉子投店歇宿，骆冰在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，心想：“七哥顾念周氏父女是客，不肯赶路，我何不先走？”此念一生，再也无法控制，当下悄悄起身，用木炭在桌上留了记号，要徐天宏向周氏父女代为致歉。



156 然后，骆冰带了双刀行囊，见周绮在炕上睡的正熟，怕开门惊醒了她，轻轻开窗跳出。外面正下着雨，她骑上马，披了油布雨衣，纵马向东。雨点打在火热的面颊上，只觉阵阵清凉。



157 黎明时，她赶到一个镇甸打尖，休息了半个时辰，又赶了三四十里路，忽然道旁蹿出一人，拦在当路，举手一扬，马已停住。骆冰正要发话，那人已迎面行礼，说道：“文四奶奶，少总舵主在这里呢。”原来是陈家洛的书僮心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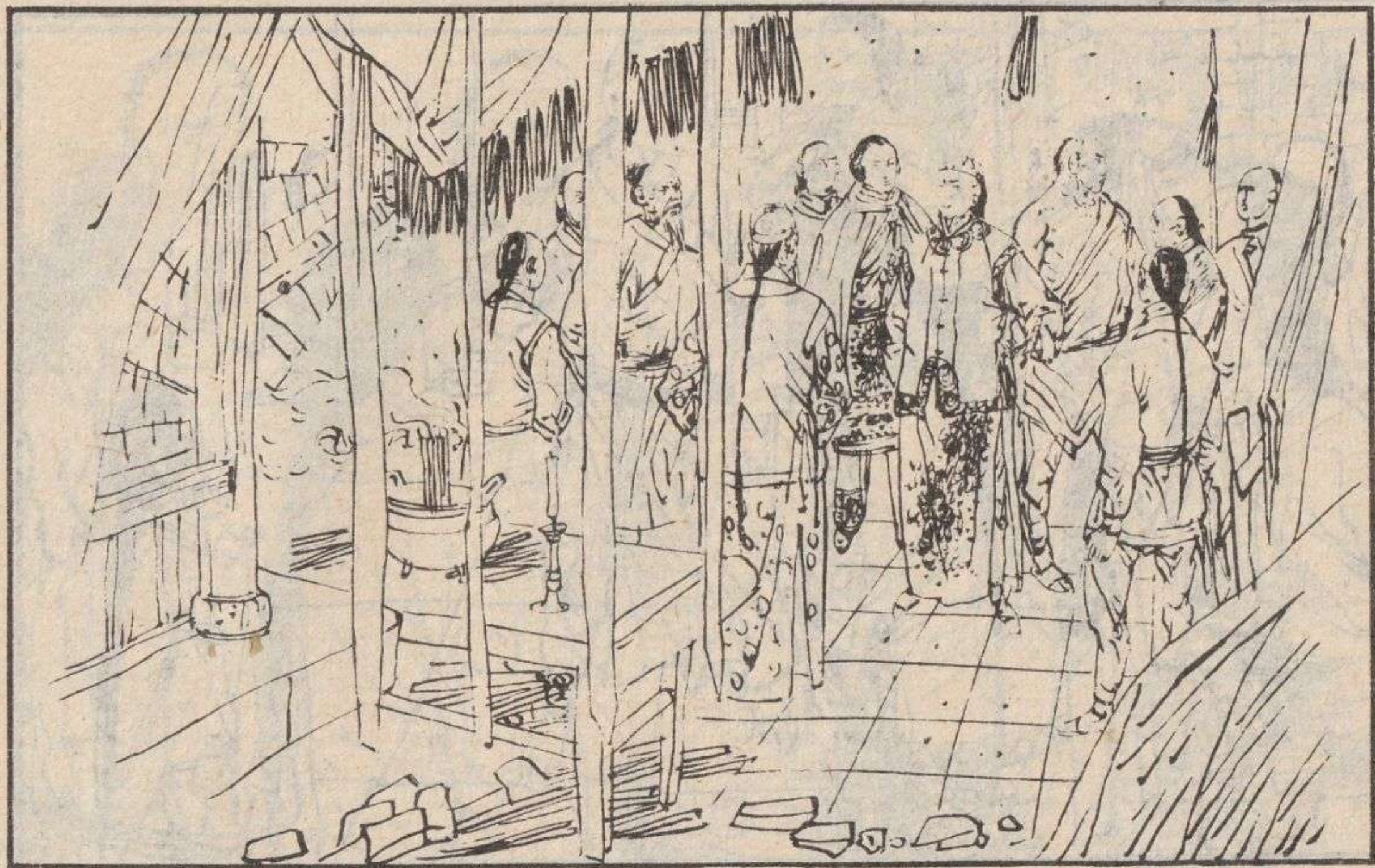
158 骆冰大喜，忙下马来，问道：“文四爷有什么消息没有？”心砚道：“常五爷、常六爷说已见过文四爷一面，大伙儿都在里面呢。”他边说边把骆冰引到路旁的一座破庙里去。



159 骆冰抢在头里，直奔进庙，见大殿上陈家洛、无尘、赵半山、常氏兄弟等几拨人都聚在那里。众人见她进来都站起来迎接。骆冰向陈家洛行礼之后，忙问常氏双侠：“五哥六哥，你们见到四哥了？他怎么样？有没有受苦？”



160 常赫志道：“昨晚我们兄弟在双井追上了押着四哥的鹰爪孙，夜里我在窗外张了张，见四哥睡在炕上养神，屋里守卫看得很紧，我就退出来了。”常伯志道：“镇远镖局那批龟儿子和鹰爪孙混在一起，武功好的，我数了一下，总有头十个人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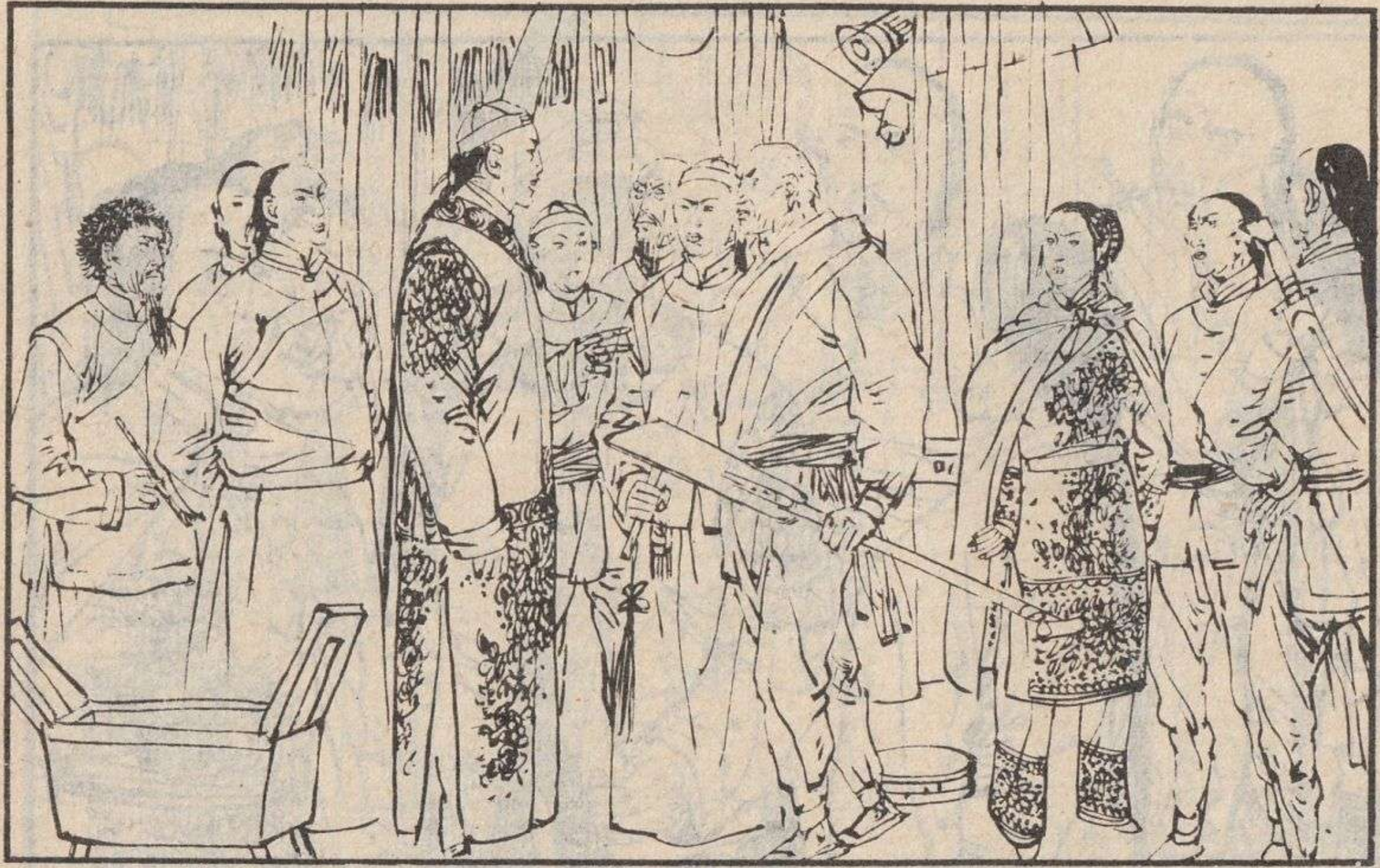
161 说话之间，余鱼同从庙外进来，见到骆冰，不禁一怔，叫了声“四嫂”，向陈家洛禀告道：“一群回人在前边溪旁搭了帐篷，守望的人手执刀枪，看得很严。白天不便走近，等天黑了再去探。”



162 忽然间庙外车声辘辘，骡马嘶鸣。心砚进来禀告：“过去了一大队骡马大车，一名军官领着二十名官兵押队，象官宦人家迁徙。”说罢又出庙守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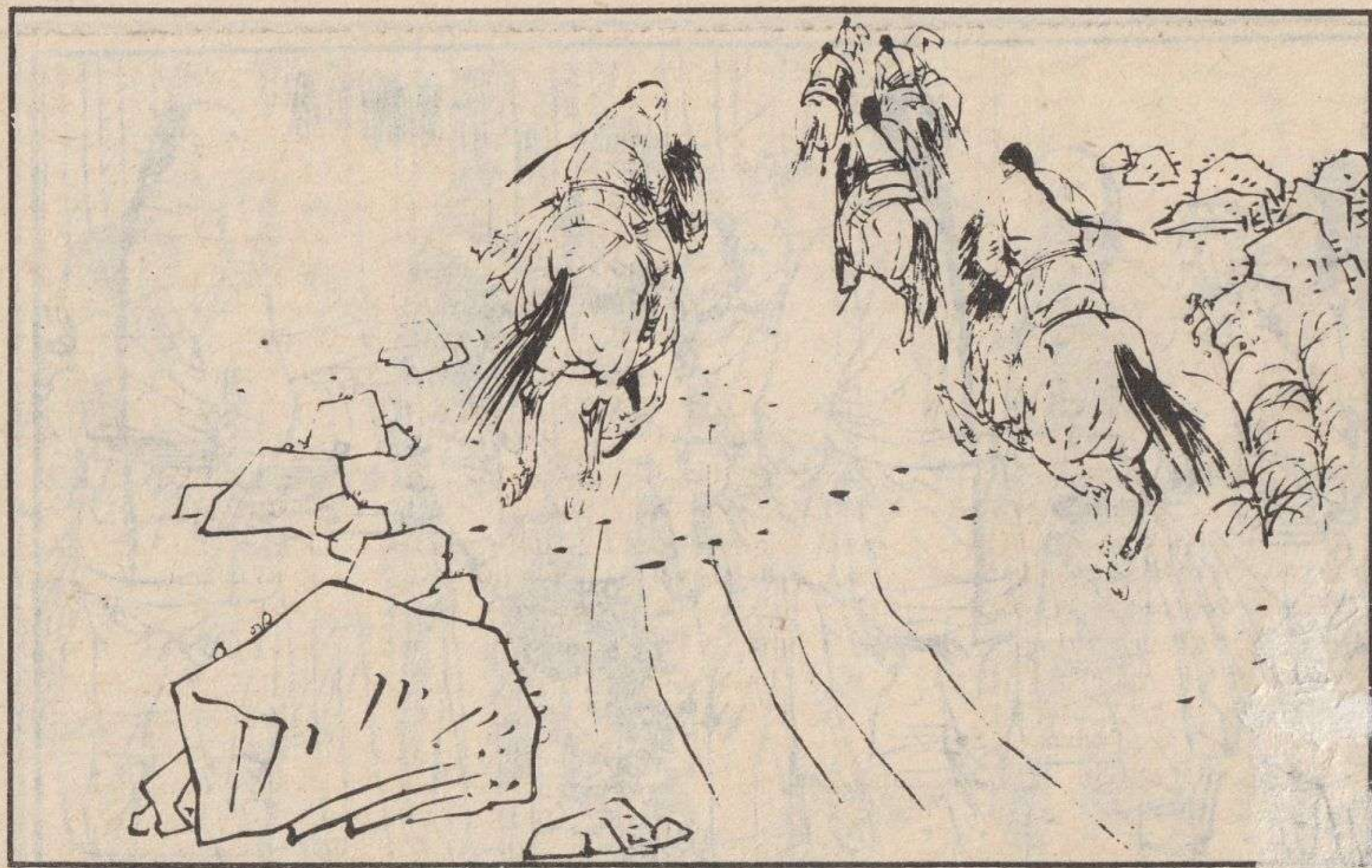
163 陈家洛和众人计议：“此去向东，人烟稀少，正好行事。只是这队官兵和那群回人不知是何路数，咱们搭救四哥时，说不定他们会伸手干扰，倒不可不防。”众人说是。常氏兄弟又详细说了官差和镖行的底细。



164 众人摩拳擦掌，只待厮杀，草草吃了点干粮，便请总舵主发令。陈家洛盘算已定，说道：“那些回人未必和公差有甚勾结，咱们不必理会他们。十四弟与十三哥明儿专管截拦那军官和二十名官兵，只不许他们过来干扰，不须多伤人命。”



165 陈家洛又吩咐九哥、十二哥马上出发，赶在鹰爪孙的前头，守住峡口；道长、五哥、六哥对付公差，三哥、八哥对付镖行小子；四嫂连同心砚抢四哥大车，他自己在中间策应；十哥就在此处扼守。各人都答应了。



166 分派已定，众人出庙上马，和章进扬手告别。要知后事，请看第四集。



误打铁胆庄 —— 书剑恩仇录之三

原 著 金 庸 出版者： 安徽美术出版社
改 编 郑明之 发 行 者： 安徽省新华书店
绘 画 亚 非 印 刷 者： 安徽新华印刷厂
 吴 恺 等

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 787×1092毫米 1/64 印张： 2.625

统一书号： 8381·154

定价： 0.38元

